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罗马盛衰原因论

〔法〕孟德斯鸠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罗马盛衰原因论

附：论趣味

〔法〕孟德斯鸠 著

婉 玲译

商务印书馆

199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罗马盛衰原因论

附：论趣味

〔法〕孟德斯鸠 著 婉 玲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870-6/D·149

1962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64 千

印数 9 000 册 印张 7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7.1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 年 5 月

出版説明

孟德斯鳩(1689—1755)是十八世紀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思想家,是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思想先驅之一。他的著述很多,最主要的有«波斯人信札»(1721 年)、«罗馬盛衰原因論»(1734 年)和«論法的精神»(1748 年)。«波斯人信札»已由罗大岡譯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58 年出版;«論法的精神»原有严复的旧譯本,书名«法意»。严复是据英譯本轉譯的,最近已由張雁深据法文本重新譯出,由我館出版(新譯本分上下两册,上册已出版)。这样,在«罗馬盛衰原因論»相继譯出后,孟德斯鳩的主要著作在我国就基本上都有了譯本。

«論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鳩一生辛勤研究的最后成果和理論总結;而本书則可視为該著的前奏或緒論部分。在思想內容上,两者是緊密联系的。因此,我們与其把«罗馬盛衰原因論»看作一本历史著作,毋宁把它看作一本政治論著更为切合該书的性质和作者的原意。作者不过是利用罗馬的有关史料来闡发他的政治主張,来論証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来为共和国制度提出历史的、理論的辯护,用以反对当时的专制暴政。

孟德斯鳩的历史观在当时具有鮮明的进步意义。他提出:社会的发展是遵循着一定的規律,而非人的意志所能完全控制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沒有能揭示眞实的社会发展規律。他所得出的具体結論却是:罗馬的兴盛是由于設立共和制度、法律开明、統治者賢智、人民风俗朴质、品德良善等等;而罗馬的衰亡則是由于施行君主政体的統治和对外的掠夺政策以及民风敗坏等等。归根結蒂,孟德斯鳩是把政治、法律制度看作决定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十八世紀法国許多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都和孟德斯鳩一样，在历史領域內，他們都是唯心主义者，一方面承认人的意識是由环境决定的；另方面又认为人們的意見（或思想）支配着世界。他們始終陷在这个迷宮里。

关于本书的版本，据查考，本书自1734年出版以来，曾有过多种版本。此次本館所据以翻譯的是巴黎卡尔涅兄弟出版社《古典著作丛刊》內的新版本，它是依据最好的原本、經过愼重的校訂，应是比較完备和可靠的。这个版本在《罗馬盛衰原因論》正文之外，还附有孟德斯鳩的《論罗馬人的宗教政策》（1716年）、《苏拉和欧克拉底的談話》（1722年）和《論趣味》（詳題应为《論自然和艺术的趣味》，写于何年不詳。首次发表于1892年）三篇文章以及圣爱瓦尔蒙（Saint Evremont）《論罗馬共和国各时期罗馬人民的各种特长》一文。本譯本只选譯了《論趣味》一文，附在正文之后。

为了帮助讀者更好地了解本书，本譯本采用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孟德斯鳩选集》內的有关注文；还将該选集卷首苏联学者巴士金所写的《沙利·路易·孟德斯鳩》一文譯出，收在附录內。此外，在《論法的精神》中譯本卷首刊有該书譯者張雁深所写《孟德斯鳩和他的著作》一文和所編《孟德斯鳩生平大事年表》、《孟德斯鳩論著举要》，对于讀者全面地了解和研究孟德斯鳩，都是有帮助的，可一并参考。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2年4月

目　录

罗馬盛衰原因論

論　趣　味

罗馬盛衰原因論

第一章　罗馬的起源——它的战爭

在考慮到罗馬城的起源时，不应当把我們今天看到的城市拿来和它相比；能和它相比的只有克里米亚的那些城市，因为它們是为了收藏战利品、牲畜和粮食而修建的。罗馬的主要地点的古老名称都是由于这样的习俗得来的。

这座城市甚至是沒有街道（ruos）的，如果人們不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一直接續到这里的、以这里为終点的道路的話。房屋是毫无秩序地分散在各处，而且非常之小，因为男子总是在外面工作或是在广場上，他們根本就不是呆在家里的。

可是从罗馬的建筑物上面，立刻就能看出它的偉大来。这些营造物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依然也能使人对于它的强大产生一种最为崇高的念头，它們都是在国王执政的时期修建的。那时人們已經开始建造这座永久之都了。

为了爭夺公民、妇女和土地，罗慕露斯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永远是和他們的邻人作战的。他們每次回城都要带着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这就是捆成一束束的麦子和畜群，这些战利品会給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欢乐。这就是凱旋的起源：凱旋在后来也正是这座城市所以变得偉大的主要原因。

罗馬由于和薩比尼人結合到一起，他們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薩比尼人是象拉栖代孟人那样的严峻而又好战的民族，而他們的祖先就是拉栖代孟人。罗慕露斯采用了他們的大楯，来代替他以前一直使用着的阿尔哥斯的小楯。而且，我們应当指出，最足以使

罗馬人成为世界霸主的一种情况，就是在他們經常不断对一切民族作战的时候，他們只要是看到比自己更好的习慣，他們立刻就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习慣。

在意大利的各共和国里，当时人們认为，他們和一个国王締結的条約对于他的继承人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这对它們来說已經成了一种国际法。因此，凡是被罗馬的一个国王所征服的人，到另一个国王即位时，便自认为不再受約束了。結果就产生了連續不断的战爭。

努瑪的长期的和和平的統治恰恰足以使罗馬維持住一种小康的局面。如果在当时他的領土更大一些，他的国力更强一些，那末他的命运就很可能永久被确定了。

罗馬繁盛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国王都是偉大的人物。在历史上，除此之外，我們再也看不到不間断的一連串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統帅。

在社会制度剛剛产生出来时，共和国的首脑們就締造了共和国的制度，而后来則是共和国的制度造成了共和国的首脑。

塔尔奎紐斯① 未經元老院、也未經人民的选举就取得了王冠。从此政权变成了世襲的：他并且把它变成了专制的政权。在这两个革命之后紧接着又来了第三个革命。

他的儿子塞克司图斯奸污了路克列奇娅，这样就做了一件几乎永远会使暴君从他們所統治的城市被放逐出来的事情：因为这样一种行为很容易使人民感到自己的被奴役的地位，所以他們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

当新的税收加到人民身上的时候，人民是容易忍受下来的；他

① 塔尔奎紐斯（統治时期为紀元前584—509年），他是罗馬帝国的所謂王政时期的第七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国王。他的政策引起了氏族貴族的不滿。反对塔尔奎紐斯的起义結果是把他赶跑，搞垮了国王的政权，建立了共和国。

們并不知道在使用从他們身上取得的金錢时，他們是不是因此得到一些益处。可是，当他們受到侮辱的时候，他們就只会感到自己的不幸，而且他們还要把他們可能受到的一切灾难都想到了。

路克列奇娅的死亡不过是业已到来的革命的一个誘因而已，这一点可以說是千眞万确不容怀疑的。因为一个自尊心强、有事业心、勇敢大胆并且被关閉在城牆之內的民族，必然或者是掙脫身上的枷鎖，或者是把情緒鎮靜下来。

两种情况当中必然会发生一种：或者是罗馬改变它的政府，或者是它仍然保持着自己那小而貧穷的王国的地位。

現代的历史提供給我們一个可以說明当时罗馬发生的事情的例子；这实在是一种值得人們十分注意的事情：因为不論任何时代，人們的感情总是相同的，引起巨大变革的誘因虽然不同，但原因却永远是一样的。

就和英国国王亨利第七加强下院的权力以低貶上院一样，塞尔維烏斯·图留斯[1]却在他之前扩大了人民的权利以削弱元老院。可是人民后来变得更加大胆起来，他們把两个王国全都推翻了。

塔尔奎紐斯的形象在后人的心目中是十分不妙的。在攻击暴政的任何一位演說家口中，都不会漏掉他的名字。但是在人們看到他自己預見到的不幸临头之前他的行为，他对于被征服各族人民的溫和，他对于士兵的寬厚，他能够使許多人归向他那一方面的本領，他所营造的公共建筑物，他在战爭时的勇敢，他在遭到不幸

① 塞尔維烏斯·图留斯（紀元前578—535年）是罗馬帝国王政时期的第六个国王。罗馬的新宪法卽和他的名字有关。恩格斯认为这一新宪法是“以希腊的范例，特别是以梭倫为依据的”。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居民都根据財产資格被分为六个阶級。由于塞尔維烏斯·图留斯的改革，罗馬的政权集中在最富裕的那部分居民的手里，它不仅是反对奴隶的，也是反对罗馬的无产者的。孟德斯鳩在这里試图揭露塞尔維烏斯·图留斯的改革的阶級性质。

时的坚忍，他在既无王国又无财产的情况下对罗馬人民所进行的或是激使别人进行的二十年的战爭，为进行战爭他取得的源源不絕的資源，这一切都使人看得很清楚，这个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后人对他的估价，和对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好或者是坏都会受到命运的任意摆布。任何一个国王如果他为后来占了統治地位的党派所战胜，或是他想消除掉留在他身上的偏見的話，那他的名誉总是要遭受損害的：

罗馬把国王赶跑之后，就建立了每年选举执政官的制度。这一点也是使它变得极其强大的原因。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于其他享乐、甚至是懶散的时期了。然而共和国的領袖是年年更換的，他們总是想在他們的任职期間成就赫赫的功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他們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現自己的雄心；他們劝說元老院建議人民发动战爭，他們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

元老院本身也是很願意进行战爭的。因为它經常不断地被人民的声訴和請求所苦，因此为了使自己摆脫人民的困扰，它就設法把人民的精力放到对外事务上去。

原来对人民来說，战爭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們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罗馬这个城市沒有商业，又几乎沒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財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沒有其他的办法。

正是由于打劫的原故，人們却受到了一种訓练，人們在打劫时所遵守的紀律几乎和我們今天在小韃靼人中間所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战利品是公有的，它們在士兵中間分配：什么都遺失不了，因为在出发作战之前，每个人都要发誓决不私吞任何东西。而且罗

馬人是世界上对誓約最虔誠的民族，誓約永远是維护他們的軍紀的动力。

最后，留在城里的公民也享有胜利的果实。被征服民族的土地一部分被沒收，沒收的部分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公家出售，另一部分在貧苦的公民中間分配，条件是要向共和国交納租金。

只有在征服了什么地方或是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执政官才能得到凱旋的荣誉，因此他們把战爭进行得极其猛烈；他們作战时是一直冲向敌人，而决定战爭胜負的首先是实力。

罗馬因此永远是处于战爭状态，而且这些战爭又永远是激烈的战爭：原来，一个永远在进行战爭的民族，一个以战爭为政府統治原則的民族，必然会或是自己毁灭，或是战胜所有其他的民族，因为那些民族不論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是旣不适于进攻又沒有防守的准备的。

因此罗馬人对于战术便有了深刻的认識。在那些为时短暫的战爭里，大部分的范例都失傳了：和平往往使人們想到另一方面去，人們不仅忘掉他們自己的錯誤，甚至忘掉自己的功业。

不断战爭的原則的另一个后果是：罗馬人不战胜决不締結和約。老实讲，和一个民族締結可耻的和約以便再去进攻另一个民族，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旣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們就总是按照他們失敗的程度扩大自己的要求；因此他們就使战胜他們的人感到胆战心惊，他們幷且下决心要自己非取得胜利决不罢休。

由于随时有遭到最殘酷报复的危險，坚忍和勇气对他們說来就成为必不可缺的了。而这些美德在他們身上就和对他們自己、对他們的家人、对他們的祖国以及对人类的一切最珍貴的东西的爱不能区分开来了。

意大利的各族人民完全不知道使用攻城器械。而且由于士兵根本不領餉銀，这就不能使他們长期駐守在一个地方；因此，在他們的战爭中，决战非常之少。他們作战不过是为了劫掠敌人的营地或是敌人的土地；在这以后，战胜者和战敗者便各自返回自己的城市。这种情况造成了意大利各族人民的抵抗，同时也造成了罗馬人想制服这些民族的頑强意志；这种情况使罗馬人取得的是这样一些胜利，这些胜利决不会使他們腐化墮落，却使他們依旧过着貧困的生活。

如果他們迅速地征服了所有邻接的城市，那末在庇魯斯、高卢人和汉尼拔[①]来攻的时候，他們会早已处于衰微的境地了；就象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遭到的命运一样，他們是会过于迅速地从貧穷走向富足，再从富足走向腐化墮落的。

但罗馬永远是自强不息并且永远是遇到障碍的，它虽然不能把自己的威力扩張出来，却总是使其他的民族感到这种威力。在一个很小的圈圈之內，他們施行了必然会对整个世界发生宿命作用的美德。

意大利的一切民族并不是同样好战的：托斯卡尼人由于他們的財富和奢侈而变得柔弱了；塔林頓人、卡普阿人、坎佩尼亚和大希腊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是在閑散和嬉戏中萎靡下去；但是拉丁人、埃尔尼克人、薩比尼人、埃克人和沃尔斯克人則酷爱战爭；他們都住在罗馬的四周，对罗馬进行着极为酷烈的抵抗，这样他們就成了把頑强精神教給了罗馬人的老师。

拉丁的城市是阿尔巴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是拉丁努司·西尔維烏斯建立起来的。这些城市的居民除了血統和罗馬人相同之

① 汉尼拔（約在紀元前247—183年），著名的迦太基統帅，以反对罗馬人的軍事行动而知名。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孟德斯鳩认为汉尼拔是一位政治家和統帅而对他感到兴趣。

外，他們的仪节也都一样。塞尔維烏斯·图留斯劝他們在罗馬修建一座神殿，以便作为两个民族相結合的中心。拉丁人在列吉拉湖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失败以后，便不得不和罗馬人結成联盟并和罗馬人締結一項軍事条約。

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十人执政官专制統治的短暫的时期里，罗馬的扩張依賴于它的自由达到了何等地步。国家仿佛失去了使它活动起来的灵魂。

在城里不过只有两类人:一类人是受奴役的人,另一类人則是为了他們私人的利益而想法奴役人民的。元老們象离开一个外国城市那样地离开了罗馬:相邻的民族并沒有遭到任何抵抗。

在元老院設法給士兵发了軍餉以后,就进行了威伊城的圍攻:这次圍攻持續了十年之久。人們看到罗馬人使用了新的技巧，罗馬人有了另一种作战方法;他們的成就更加輝煌了;他們的胜利得到的好处更多了,他們进行了更大規模的征服,开辟了更多的殖民地,最后,威伊的攻克則成为一种革命了。

然而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更容易些。如果說他們沉重地打击了托斯卡尼人、埃克人和沃尔斯克人的話，这一点却造成了这样的一些后果:罗馬的同盟者,同罗馬人有着同样武器和同样軍紀的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却离开了他們;托斯卡尼人自己組成了同盟;意大利的一切民族当中最好战的撒姆尼特人則对他們展开了酷烈的战爭。

自从建立了軍餉制度以后，元老院便不再把被征服民族的土地在士兵中間分配了。不过元老院却規定了另一些条件:例如說，它要这些民族在一定的时期內供应軍队以餉銀，供应他們以粮食和衣服。

高卢人的攻占罗馬絲毫沒有削弱它的实力：与其說是被征服毋宁說是被分散开来的軍队几乎是不損一兵一卒地撤退到了威

伊。人民也都逃避到相邻的城市去；城市的火灾只不过是燒掉了牧人的几間小屋而已。

第二章　論罗馬人的战术

罗馬人注定和战爭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把它看成是唯一的艺术，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全部思想都用来使这种艺术趋于完善。維吉秀說，毫无疑問，他們是在受了一位神的启示之后才組成了軍团的。

他們认为，应該給軍团的士兵以比任何其他民族的武器都要有力、都要沉重的进攻的和防御的武器。

但是由于在战爭中有些事情是重武裝的士兵所不能做的，因此他們就使軍团內部有一支輕武裝兵，为的是使这支队伍能够出去作战，而在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它还可以退回来。他們使軍团还拥有騎兵、弓兵、弩兵，为的是追击逃敌和保証胜利。他們使軍团裝备着各种各类的战爭器械，这些器械都是随着軍团行动的。正象維吉秀所說，每当軍团定駐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設防的营地。

罗馬人为了能够使用比其他人的武器更重的武器，他們就得受更多的鍛练：他們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們不断地努力劳动以增强自己的体力，他們还通过各种练习以取得动作的灵巧，而这种灵巧不外是正确地分配自己的力量而已。

目前我們看到，我們的軍队由于士兵的过度的劳动而发生大量的死亡。但正是由于大量的劳动，罗馬軍队才把自己保存下来。我想，这理由是：罗馬軍队經常是劳苦的，反之我們的軍队在連續一段时期极度的劳动之后，却又整天閑下来什么都不做：这在世界

上最足以造成大批死亡的情况。

在这里我以为有必要談一談作家們笔下罗馬士兵所受訓练的情况。他們要习慣于按照軍队的步伐行进，这就是說，要在五小时內行軍二十哩，有时是二十四哩。在行軍的时候，他們得背負六十里弗的重量。他們要学习习慣于全副武装地奔馳和跳跃。他們在操练的时候要带着劍、标枪、箭，它們比起普通的武器来要重一倍。而且这样的操练又是經常不断地举行的。

人們不仅仅在营地里受到軍事訓练：在城市里也有一块可供市民操演的地方(这就是战神广場)。在操演之后，他們就跳入梯伯河，这一方面是为了练习游泳的技巧，一方面是为了洗掉身上的尘土和汗垢。

对于体力的鍛炼，我們在目前幷沒有一个正确的认識：我們蔑視过多地从事体力鍛炼的人，理由是这些鍛炼的大部分，它們的目的不外是娛乐而已。可是对古人来說，一切体力鍛炼，直到舞蹈，都是战术的一部分。

在我們中間甚至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即过分巧妙地使用我們在战争中所用的武器，竟然成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因为自从单个对单个的战斗之风流行以后，劍术就被看成是爱吵架的人或胆小鬼才学的东西了。

有些人批評荷馬①，說他总是称贊他的英雄的气力、灵巧或是体格的匀称，这样的人一定会覚得撒路斯特也很可笑，因为他称贊庞培，原因是“庞培能够和跟他同时的人們比賽跑、比跳跃、比負重”。

每当罗馬人遇到危險或当罗馬人想弥补某一損失的时候，他們就必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軍事紀律。在他們不得不同象他們

① 荷馬，古希腊的半传說的詩人，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賽》两大史詩。孟德斯鳩多次把荷馬的史詩认为是古代創作的杰出文献。

自己一样好战的拉丁人作战时，曼利烏司想要加强統帅部的力量，結果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处死了，因为他的儿子不遵守他的命令而战胜了敌人。他們在努曼齐亚战败以后，斯奇比奥·埃米里亚努斯馬上就沒收了士兵身上一切会使他們萎靡下去的东西。罗馬軍团在努米地亚从軛下走过，麦鉄路斯便由于恢复古老的紀律而洗雪了这一耻辱。为了战胜西布利人和条頓人，馬利烏斯① 一开头就使河流改道。苏拉則使自己的那些害怕对米特利达特作战的士兵劳苦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們为了結束自己的劳苦，竟然要求去作战了。

普布里烏斯·納西卡毫无必要地迫使士兵修造一支艦队，因为人們害怕懶惰，甚于害怕敌人。

奥路斯·盖留斯对于罗馬人給犯了过失的士兵放血的习慣沒有說出什么道理来；而眞正的意图却是，力量旣然是士兵的主要美德，所以削弱他的身体，也就是貶損他了。

受到这样严格鍛炼的人們通常都是健康的。在古人的著作中，我們看不到在多种多样的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罗馬軍队会由于疾病而发生大量的死亡；相反地，在今天却几乎不断发生这样的情况，[illegible]过的軍队，在一次战役中就可以說溶化掉了。

在我們这里，开小差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因为士兵都是每一个民族的最低劣的那一部分。結果是沒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这一点上比其他民族有什么高明之处，也沒有任何一个民族这样认为过。在罗馬人中間，开小差的事情就比較少：士兵們是从一个自尊心这样强、这样驕傲、这样深信应該統治别人的民族中間吸收来的，他們絕不会想到把自己鄙視到这样程度，甚至不要再做一个罗馬人。

由于罗馬的軍队人数不多，要維持这支軍队的給养并不困难；

① 盖約·馬利烏斯（約紀元前156－86年），罗馬統帅和政治家、执政官。他是“騎士”阶层利益的代表；他改革了罗馬軍队，用雇佣的常备軍代替了民兵。

統帅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士兵，可以更容易看到士兵的过錯和破坏紀律的情况。

由于他們的鍛炼而取得的力量和他們所修筑的极其良好的道路，使他們能够进行长途的、快速的行軍。他們的出其不意的出現可以使敌人丧胆：特别是他們偏偏在战败之后举行进攻，而这却正是他們的敌人因胜利而疏于防备的时候。

在我們今天的战斗中，个别的士兵不集合成大群是沒有信心作战的；但是比自己的敌人更要强壮和更加受过战爭訓练的每个罗馬人永远是凭着自己的本領作战的：他生来就有勇气，这就是說，他具有能够认識到他自己的力量的那种美德。

罗馬的軍队的紀律永远是十分严明的。因此即使在最不利的战斗中他們也不会不集結在某一个地区，或者在敌人的队伍中也不会不发生任何混乱。因此在历史上，我們总是不断地看到，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他們由于敌人的数量大或是斗志强而被战胜，但最后他們总是从敌人的手中夺得了胜利。

他們的主要注意力是考察在什么上面他們的敌人能够胜过他們，从而他們首先就在这上面进行整頓。他們从伊特魯里亚人那里学会了举行劍术比賽，他們看惯了在进行这种比賽时所造成的流血和負伤。

高卢人的鋒利的劍，庇魯斯的大象，只不过使他們吃惊一次。为了弥补他們的騎兵的弱点，他們首先取消馬匹的繮繩，以便使他們的騎兵向前冲鋒时所向无敌，接着他們又把輕武裝兵（velites）配合到騎兵里面去。当他們知道了西班牙式的劍以后，他們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劍了。由于发明了波利比烏斯[①]給我們記述下来的

① 波利比烏斯（紀元前約201—約120），古希腊历史家。他积极地参加了希腊的政治生活。在《通史》一书中，波利比烏斯闡述了个别国家的政治史。他主张这样的一种統治方式，即君主的、貴族的和民主的原則三者相結合的方式。他认为罗馬的国家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鳩吸收了波利比烏斯的折衷思想。

一种器械，他們又掌握了对付舵手技术的办法。最后，正如約瑟夫所說，战爭对他們来說是一种深思熟慮的机会，而平时則是他們进行操练的机会。

如果某一个民族由于本性或是由于自己的制度而有某种特殊的优点的話，他們立刻就把它学习过来；他們决不会忘記要有努米地亚的馬、克里特的弓手、巴列亚尔的弩手、罗德斯的船只。

最后，沒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准备战爭时能够象罗馬人这样小心謹愼，在作战时能够象罗馬人这样毫无畏惧。

第三章　罗馬人如何能够强大起来

由于今天欧洲各民族有着几乎相同的战术、相同的武器、相同的軍紀和相同的作战方法，所以罗馬人的令人惊异的命运在我們看来就是不可理解的了。而且目前各国的实力又是这样不均衡，以致一个小国根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摆脫神意为它們所安排的那个卑屈的地位。

这一点值得人們很好地思索一下，否則的話，我們对于看到的事件，就会无法理解。而且，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領会罗馬人和近代人在处境方面的区别，那末在讀古代历史的时候，我們就会以为我們看到的是和我們不同的另一种人了。

长时期的經驗使欧洲的人們认識到，拥有百万臣民的国王，要使自己的国家不致毁灭，就不能保有一万以上的士兵：因此只有大国才能有軍队。

在古代的共和国里，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在今天，士兵是其他居民的百分之一的这个比例，在那里很容易提高到八分之一。

古代共和国的締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这就是說，造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这一点还能造成一支精良的軍队，他們每个人都能同样充分地关心保卫自己的祖国。

当人們不能严格遵守法律的时候，事情就会发展到我們今天这样的情况：某一些人的貪欲和另一些人的浪費使土地轉到少数人的手里去；而很快地为了貧富的相互需要又产生了手工业。这种情况使公民和士兵几乎不再存在；因为在先前土地是用来維持士兵的，現在却用来維持奴隶和手工业者了，奴隶和手工业者都是新占有者的奢侈工具：然而如果沒有士兵的話，那尽管秩序混乱却又必須維持下去的国家就要灭亡了。在風俗敗坏之前，国家最初的收入是在士兵中間分配的，这就是說，在农民中間分配：当共和国的風俗敗坏之后，土地立刻就轉到富人手里去，富人又把土地交給奴隶和手工业者，再向他們抽取土地的一部分收入作为租稅，用来維持士兵。

不过这样的人却完全不适于作战的：他們都是胆小鬼，他們都已被城市的奢侈生活，甚至往往被自己的技艺所腐蝕。此外，既然他們根本沒有自己的祖国，而且他們到处可以凭自己的本領吃飯，因此他們就沒有什么会丟失或是要保存的东西了。

在国王被驅逐之后不久罗馬所进行的人口調查，以及在法列拉的狄米特留斯在雅典所进行的調查中，我們看到两个城市居民的数目几乎是相等的：罗馬的居民是四十四万人，雅典的居民是四十三万一千人。不过罗馬的进行人口調查正是在它的全盛时代，而雅典进行人口調查的时候，它已經完全腐化了。我們看到，罗馬的成年公民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雅典，成年公民只占二十分之一弱；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中間，罗馬的实力比起雅典的实力来几乎是四分之一比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說罗馬比雅典要

强到五倍。

在莱喀古士时期[1]，斯巴达公民的人数是九千，可是斯巴达到国王阿吉斯和克列欧美尼的时候却只不过有七百人了，而且其中有土地的最多不过一百人，其他的人都只是胆小的賤民而已；他們因而恢复了过去的法律，斯巴达也就重新取得了昔日的强大，成了对全体希腊人的严重威胁。

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罗馬能够摆脱当初的卑微地位，而这一点在罗馬已經腐化墮落的时候，就使人們特别明显地感覚到。

当拉丁人拒絕承担提供罗馬以軍事援助的义务时，罗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然而罗馬却在自己的城內一下子拿出十个軍团的兵力来。李維[2]說："如果今天敌人突然出現在罗馬城下的話，則全世界都容納不下的罗馬也未必能再做出同样的事情了；这一点很确切地表明，我們根本沒有强大起来，而我們所做的，不过是增加使我們一天比一天糟下去的奢侈和財富而已。"

提貝留司・格拉古[3]对显貴們說："告訴我，哪一个更珍貴些：

---

① 莱喀古士(約紀元前八世紀)，传說他是草創斯巴达国家制度的人物。他本人和归到他身上的那些改革都是不可信的。根据这些改革，全部土地平分为九千或一万块，归斯巴达居民所有。这一改革反映了从原始公社制度向阶級的奴隶制社会的过渡。

② 狄特・李維(紀元前59年至紀元17年)，罗馬历史家，他記述了古代罗馬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慣。李維同情共和国，却又不反对帝国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鳩把李維的著作利用来作为古代的史料。

③ 提貝留司・格拉古(紀元前163－132年)和蓋約・格拉古(紀元前153－121年)，古代罗馬政治家。他們的改革的目的是复兴自由农民和加强罗馬軍队。担任保民官的提貝留司提出了把土地給予罗馬貧苦公民的法案。这一改革是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提貝留司・格拉古被反对他的元老所杀。

蓋約・格拉古继續实施土地法并施行了其他許多民主改革(在罗馬廉价出售粮食，减輕軍役，为貧苦公民开辟殖民地)。他提出方案，要把罗馬公民权給予联盟者。这一切改革引起了貴族的激烈反对并且未能彻底实施。蓋約・格拉古也是死于自己的敌人的迫害的。

一个公民或是一个終身的奴隶，一个士兵或是一个不能作战的人？难道你們为了要比别的公民多几阿尔旁的土地，就願意放弃征服世界其他地方的希望，或是願意遭到敌人夺走你們拒絕給予我們的这些土地的危險嗎？”

第四章　論高盧人——論庇魯斯——迦太基与罗馬的平行地位——对汉尼拔的战爭

罗馬人对高卢人曾进行过多次的战爭。爱荣誉，不怕死，有頑强的胜利意志，这是这两个民族的共同的特点，但他們的武器却不相同。高卢人的楯是小的，他們的劍也不行：因此罗馬人对他們的看法几乎和后世西班牙人对墨西哥人的看法一样。而使得人們感到惊訝的是，这些几乎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里被罗馬人所征服过的民族，虽然接連遭到毁灭的命运，却根本不去认識、也不去設法防止它們的不幸的原因。

庇魯斯和罗馬人作战的时候，正是罗馬人能够抵抗他，并且从他的胜利吸取經驗教訓的时候：他教給罗馬人修筑防地的方法，教給他們如何选擇营地和扎营，他使他們习慣于应付大象，訓练他們适应更大規模的战爭。

庇魯斯的偉大地方仅仅在于他个人的一些优秀品质。普卢塔克①告訴我們，他之所以不得不进行馬其頓战爭，是因为他无法維持他的八千步兵和五百騎兵。在死后便不再被人們所提起的这个

---

① 普卢塔克（約 46—126 年），古代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到倫理学、宗教、历史方面的問題和希腊罗馬活动家的传記。在这些作品里，他表现为一位說教的哲学家、拥护君主制度者和罗馬帝国的崇拜者。孟德斯鳩很尊敬普卢塔克，认为他是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小国的国王乃是个冒險家，他不断进行征伐，因为不这样做，他便无法存在下去。

和他联盟的塔林頓比起他的祖先拉栖代孟人的制度来已大大地蜕化了。他和撒姆尼特人在一起，本来是可以做出大事情来的，可是罗馬人把他們几乎全都消灭了。

比罗馬更早地富有起来的迦太基腐化墮落得也比罗馬早；因为，正当在罗馬只能由于美德方才可以取得公职，而公职除了能給人以荣誉和执行职务时的优遇以外，并不給人以利益时，公家所能給予个人的一切在迦太基却是出售的，而私人所担任的一切公职也都是由公家付給报酬的。

对于国家来說，一个国王的暴政的害处比起不关心公共利益对一个共和国的害处还要小些。一个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的收入分配得比較好，但如果分配得較差的时候，則自由的国家的优点是它根本沒有寵臣；但是当事情不是如此，不是使国王的朋友和双亲发財，而是使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双亲发財的时候，那末一切便都垮台了；这样的違法乱紀比一个国王的違法乱紀要更加危險，因为作为一国公民之首的国王，他照例是最关心守法这件事情的。

古老的風俗习慣，一种安于貧穷生活的作風，使罗馬人的財富相互間几乎是沒有多大出入的；但是在迦太基，私人的財富却可以同帝王相埒。

在迦太基得势的有两派，一派总是希望和平，另一派則总是希望战爭；結果迦太基便把自己弄得旣不能享有和平，又不能很好地进行战爭。

在罗馬，战爭从一开始便会把全体的利益結合成为一体；但在迦太基，战爭却只会更加扩大个人之間的利害冲突。

在由一个国王所統治的国家里，爭端容易調处，因为国王手里

有强制的权力，足以使两派言归于好。但是在一个共和国里，争端反而更加曠日持久，因为毒害通常总是向可以糾正它的权力本身进攻的。

在法律統治之下的罗馬，人民容許元老院領导国家大事；迦太基則是营私舞弊的人們的天下，因此人民对于任何事都願意自己做才放心。

迦太基凭借自己的財富对罗馬的貧穷作战，但正因为如此，却有它不利的一面：金銀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貧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罗馬人由于驕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則由于貪欲而野心勃勃。罗馬人是想統治別人，迦太基人則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計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

失利的战爭，居民的減少 商业的衰落，国庫的耗竭，相邻各民族的騷动，只会迫使迦太基接受最为苛酷的讲和条件；但罗馬在行动时是不考慮得失的，他們一切决定于他們的荣誉感。既然它相信它不可能不統治别人而存在下去，因此决不会有任何希望或是恐惧，足以迫使它締結一項不是按照它的意思拟訂的和約。

在象罗馬和拉栖代孟这样的共和国里，人們遵守法律并不是由于恐惧或由于理智，而是由于热爱法律；因此不可能有比这样的共和国更加强大有力的了，因为那时除了一个好政府的賢明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派别所能拥有的全部力量。

迦太基人使用外国雇佣軍，罗馬人則使用他們自己的軍队。由于罗馬人总是把被征服的人們看成是取得未来的胜利的工具，因而他們就把他們所征服的一切民族变成士兵；在征服别的民族时他們付出的力量越大，他們也就越发认为这个民族值得并入自己的共和国。因此我們就看到，經过二十四次胜利之后才被征服的撒姆尼特人就为罗馬提供了輔助的軍队；而在第二次布匿战爭

之前不久的时候，他們从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盟者中間，也就是从决不比教皇領地或那波里王国来得大的一块地方，征集了七十万步兵和七万騎兵来对抗高卢人。

当第二次布匿战爭正在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罗馬手里經常准备着二十二个到二十四个軍团；但是根据李維的报道，当时罗馬的全部公民人数只不过有十三万七千人左右罢了。

迦太基把它大部分的軍队用来进攻；罗馬則用来防守。正如我們刚才提到的，罗馬武装了很大的一支軍队去对付向它进攻的高卢人和汉尼拔，但它只派出两个軍团去对付那些最大的国王：这一点就使它的兵力永远不会枯竭。

迦太基在非洲所处的地位比之罗馬在意大利所处的地位是不够巩固的：罗馬的四周有三十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对罗馬来說仿佛是它的壁垒。在坎奈一役之前沒有一个同盟者背弃过罗馬：这是因为撒姆尼特人和意大利的其他民族已习慣于服从罗馬的統治了。

非洲的大多数城市防守得很差，不管是誰的軍队，只要是开到它們的城市跟前，它們就立刻会投降的；因此在那里登陆的任何人，阿伽托克列斯也好，列古魯斯也好，斯奇比奥也好，他們都立刻会使迦太基处于絕望的境地。

在头一个斯奇比奥对迦太基作战的全部期間，迦太基人所遭遇的一切只能由一个坏政府負責：他們的城市和甚至他們的軍队挨饥受餓，但同时罗馬人却任何东西都十分丰足。

迦太基的軍队在战敗时就变得更加横暴；他們往往把他們的将領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們是由于本身的胆怯而懲治他們的将領的。在罗馬人那里，执政官則把临陣脫逃的軍队的十分之一处死，然后再率領其余的人去杀敌。

迦太基人的統治是十分苛酷的：他們把西班牙的各族人民折

磨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在罗馬人一到那里的时候，这些人立刻把他們看成是解放者。如果我們注意一下迦太基人在进行一次不成功的战爭时他們所花費的巨大款項的話，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义之財是保不住的，不公正的作風甚至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亚力山大里亚的建設大大地削弱了迦太基的商业。在最早的时候，迷信以某种方式把外国人驅出埃及；当波斯人征服了埃及时，他們所想的只不过是如何削弱自己的新臣民而已；但是在希腊国王的統治之下，世界上的全部商业几乎都由埃及包办，而迦太基的商业則开始衰落了。

由于商业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如果謙虛自守的話是可以长久維持下去的；但是它們变成大国之后却无法长久維持下去了。它們是一点一点地在他人沒有察覚的情况之下兴旺起来的；因为它們并沒有任何突出的行动足以动人听聞，或者足以显示它們的威力；可是当事情发展到它的实力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时，人們就都从这个国家夺取可以說是用欺騙的手段得来的权益了。

迦太基的騎兵优于罗馬的騎兵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努米地亚的和西班牙的馬比意大利的馬品种要好；另一个原因是罗馬騎兵的武裝差。从波利比烏斯的著作中我們知道，直到罗馬人在希腊作战的时候，罗馬人才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法。

在第一次布匿战爭中，自从迦太基人选擇平原地带用騎兵作战之后，列古魯斯就被打敗了；在第二次布匿战爭中，汉尼拔也是由于他手下的努米地亚人才取得了他的那些主要胜利的。

斯奇比奥在征服了西班牙并和瑪西尼撒締結了联盟之后，便使迦太基人失掉了这个优势。正是努米地亚的騎兵在扎瑪之役中取得胜利并結束了战爭的。

迦太基人在海上有較多的經驗，他們在海战方面也比罗馬人精明；但是我以为对当时来說，这一长处所起的作用并不象今天这

样大。

古人因为沒有罗盘，所以只能沿着海岸航行；因此他們所用的不过是用橈划行的船只，这种船是一种平底的小船；几乎所有的停泊地点对他們来說都是港口；掌舵的技术十分有限，而他們对船只的操纵意义也并不大；因而亚里士多德[①]就說，专門搞一批水手在那里是沒有用处的，农夫就足够做这些事情了。

航海的技术是如此不完善，以致当时人們用一千只橈所得到的效果不过等于今天一百只橈所得到的效果。

就下面一点說来，大船是不方便的：橈手要它們移动很困难，因此它們无法进行必要的轉动。安东尼在阿克求姆有这方面的一个十分慘痛的經驗：他的船只不能轉动，于是奥古斯都的那些較为輕便的船只这时就从四面八方向它們进行攻击。

古代的船只都是用橈划行的，較輕便的船很容易把較大的船只的橈打断。于是这些大船就成了无法轉动的庞然大物，就和今天的帆檣折断了的船只一样。

自从罗盘发明以后，人們的做法就改变了；人們不再使用橈来划船，船只远离了海岸，人們开始修造大船；机械变得更加复杂，而船只的操纵方法也更加完善了。

火药的发明引起了这样一种人們不会怀疑的后果：这就是海

---

① 亚里士多德(紀元前 384—322 年)，古代希腊的杰出思想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討了哲学、邏輯、自然科学、心理学、历史、政治、倫理学、美学等等方面的問題。亚里士多德拥护奴隶制度，他的这种主张是以生物学为借口的。他还很注意国家与法的問題。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动摇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間。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同，他承认自然的客观存在。每一物体都是由物质与形式构成。形式是本源，这种本源組成死的物质并賦予它以灵魂。物质与形式結合，产生了新的物体。列宁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辯証法要素。

孟德斯鳩对亚里士多德感到兴趣，因为他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是一位国家和法的理論家以及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是他批評亚里士多德給奴隶制度所作的辯护。

軍的力量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有賴于航海术；因为，为了能够經得住发炮时的猛力和不遭受优势炮火的轰击，就必須修造大船。然而随着船只的加大，操纵船只的技术也一定要不断地相应改进。

从前，小船突然地相接到一处，于是双方的士兵便展开了战斗；全部陆軍都配置在一支艦队上面。在列古魯斯和他的同僚取得胜利的一次海战当中，是十三万罗馬人对十五万迦太基人作战。对当时来說，重要的是士兵，水手則居次要的地位；但是在今天，士兵根本无关重要或者不很重要，而水手却占了重要的地位。

执政官杜伊里烏斯的胜利就使我們深深地感到这样的一个区別。罗馬人根本不懂得航海术；迦太基的一只艦船在他們的海岸上擱淺了，于是他們便模仿着这只船修造了一只新船：在三个月的时期里，他們的水手受到了訓练，他們的艦队被修造和装备起来并且被放到海里去，这支艦队遇到了迦太基的海軍后，便把它击敗了。

在今天，一个国王恐怕用一輩子的时間也未必能建立一支能够和已經称霸海上的国家相抗衡的艦队：这可能是单用金錢所不能做到的仅有的一件事。如果在今天，一位偉大的国王能立刻做到这样一点的話，那末別人身上的經驗却会使我們看到，这是一个只能加以贊許却不宜于模仿的例子。

第二次布匿战爭是如此著名，以致世界上沒有一个人不知道它。当我們仔細考察一下汉尼拔所遇到的重重障碍，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又克服了一切困难的时候，我們也就看到了古代提供給我們的一幅最輝煌的画面。

罗馬表現了令人吃惊的坚忍精神。在鉄新、在特列比司、在特拉西孟等战役失敗之后，在更加悲惨的坎奈一役战敗之后，虽然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背离了罗馬，罗馬却始終沒有求和。元老院始終不渝地遵守着那些古老的金言：它对付汉尼拔的办法就同过

去对付庇魯斯的办法一样，过去只要是庇魯斯留在意大利，元老院便拒絕同他和解；而在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烏斯[①]的著作中我发現，在和科利奥兰奴斯談判的时候，元老院宣布說，它决不願破坏罗馬人的古老的习慣，这便是当敌人留在他們土地上时，罗馬人民是不願讲和的；可是，如果沃尔斯克人撤退的話，罗馬却可以滿足他們的一切正当要求。

罗馬的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在坎奈之役以后，它甚至不允許妇女們流泪。元老院拒絕把战俘贖回，并且把軍队中剩下的那些可怜的人們送到西西里去作战；在汉尼拔被赶出意大利之前，不对任何人給予奖賞，不頒发任何軍事荣誉。

另一方面，执政官鉄倫求斯·瓦罗却可耻地一直逃到威努西亚。这个出身极其卑微的人所以当选为执政官只是为了使貴族感到难堪而已。但是元老院并不願意利用这一不幸的凱旋；它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是多么需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它迎接了瓦罗并且对他表示感謝，因为他并沒有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絕望。

一般对国家十分不利的并不是在战役中所遭到的实际損失（这就是說損失了几千个人），而是想象中的損失和士气的沮丧，这种士气的沮丧使国家失去了甚至是命运留給它的那些力量。

有这样一些事情，所有的人所以都談論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过去有人談过它們。人們都认为汉尼拔在坎奈之役以后不包圍罗馬是他的一个錯誤。誠然，在开头的时候，城里的人們是恐慌万状的；但一个好战的民族的沮丧几乎总是会轉变成为勇气的，因而这种沮丧同只感到自己弱点的劣等賤民的那种沮丧是不一样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証明即使汉尼拔圍攻罗馬也不会成功，这就是：罗馬人

① 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烏斯（紀元前一世紀至紀元一世紀），古希腊历史家。在論述罗馬远古时期的著作《罗馬稽古录》中，狄奥尼西烏斯的目的是要証明罗馬法的明智并表现罗馬的勇敢，在他看来，这必然会使希腊人容忍罗馬的統治。

这时还有力量向各处輸送援軍。

人們还說，汉尼拔把自己的軍队率領到卡普阿去，而这支軍队就在那里变得疲弱不振，这是汉尼拔的一个大錯。但是他們却根本沒有想到他們并沒有找到根本的原因。在这样多次的胜利之后而富裕起来的这支軍队的士兵，他們岂不是到处都能找到象卡普阿这样的地方嗎？率領着自己臣民的亚历山大[①]在同样的情况下却使用了一个率領着雇佣軍的汉尼拔所无法采用的办法：他下令燒掉他的士兵的輜重，这样就把他的士兵的以及他自己的財产搞个一干二净。人們还告訴我們說，庫力汗在征服了印度人之后，留給他的每个士兵的錢只有一百卢比。

正是汉尼拔的胜利本身开始改变了这一次战爭的命运。他不是迦太基的长官們派到意大利来的；他得到的支援太少了，这或者是由于一派的嫉妒，或者是由于另一派的过分的信任。只要是他和他的軍队留在一起，他就能击敗罗馬人。但是当他不得不把卫戍部队留在各个城市的时候，当他要保卫他的同盟者的时候，当他要圍攻要塞或者当他使自己的要塞不受罗馬人圍攻的时候，他的兵力就太少了；而他的一部分軍队就是这样零敲碎打地消耗掉的。历次出征之所以容易取胜，是因为在出征时都是全力以赴的；出征成果之所以难于保持，是因为要保持它們时只能使用自己一部分的兵力。

---

① 馬其頓的亚历山大（紀元前356—323年），馬其頓的国王，杰出的統帅和政治家，以軍事远征聞名。由于軍事远征，馬其頓这样一个小国竟拥有极为广大的領土。他征服了希腊，占領了波斯王国和埃及。亚历山大的軍队在中亚細亚占領了巴克妥利亚和索格底安納。他还打算出征西部印度。在馬其頓的亚历山大死后不久，他的国家便分裂了。馬其頓的亚历山大的出征对于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五章　論迦太基失敗后希腊、馬其頓、叙利亞和埃及的情况

我以为汉尼拔讲的机警話十分少，而那种有利于法比烏司和瑪尔开路司，而不利于他自己的机警話尤其少。我遺憾地看到，李維給古代的那些巨人添花添彩：而我所希望看到的，毋宁說是他应該象荷馬那样，不是給他們塗脂抹粉，而是深知怎样使他們行动。

无論如何应当使汉尼拔所說过的那些話是理智的。如果在听到他的弟弟失败的消息时，他竟会承认他因而預見到迦太基的毁灭的話，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更合适的东西足以使信賴他的各民族对他感到絕望，使指望在战后取得巨大奖賞的一支軍队更加灰心丧气的了。

由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在西西里、在薩地尼亚沒有一次战爭不是失利的，而敌人却在不断加强起来，因此汉尼拔不得不轉入防御的战爭。这一点使罗馬人想到要把战爭轉到非洲去；于是斯奇比奥就在那里登陆了。他在那里取得的胜利使迦太基人不得不把汉尼拔从意大利召回来，而汉尼拔在被迫把他多次征服的土地让給罗馬人的时候，他痛心得哭起来了。

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汉尼拔做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偉大的統帅所能做的一切；由于不能使斯奇比奥和他締結和約，他就进行了一次战爭；在这次战爭中，命运好象故意跟他的才能、他的經驗和他的淸醒的理智过不去似的。

迦太基不是从敌人而是从主人那里接受了和約的；它不得不在五十年当中付出一万塔兰特的賠款，交出人质，交出自己的船只和象，并且非得到罗馬人的允許不得对任何人作战；而为了永远使

迦太基感到屈辱，罗馬加强了迦太基的宿敌瑪西尼撒的力量。

在迦太基失势之后，罗馬几乎只不过进行小規模的战爭了，但是它取得的胜利却是巨大的；恰恰相反，先前它进行了大規模的战爭，所取得的胜利却是很小的。

在那时，仿佛存在着两个各不相关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是迦太基人和罗馬人作战；在另一个世界里则是亚历山大死后一直未停的混乱：那里的人根本沒有想到西方发生的什么事情；因为，虽然馬其頓的国王菲利普和汉尼拔締結了条約，但是这个条約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对迦太基人只提供了很少援助的这个国王，对罗馬人只不过表示了一种无用的恶意。

当人們看到两个偉大的民族相互間进行长期的和頑强的战爭时，那个只想在旁边作一个安靜的旁观者的人常常是一个很不高明的政治家；因为在两大民族中間，胜利的一方会立刻再发动新的战爭，而一个全国皆兵的国家又会和只有公民的那些民族开战的。

在当时，这样的一点表現得十分清楚；由于罗馬人刚刚制服了迦太基人，他們便进而向一些新的民族进攻，这样，他們便出現于各个地方以便把它們一一占有。

在东方能够和罗馬人相抗衡的国家只有四个：希腊、馬其頓王国、叙利亚和埃及。我們应該先来看一下头两个国家的情况如何，因为罗馬最初征服的正是这两个国家。

在希腊，当时有三个大民族：埃托利亚人、阿凱安人和貝奥西亚人；这都是自由城市的联盟，它們都有人民大会，有公推的长官。埃托利亚人是好战的、勇敢的、鲁莽的、貪欲的，他們說的話、他們起的誓永远是不算数的，最后，他們在陆地上作战，就和海盜在海上打劫的行徑一模一样。阿凱安人则經常受到相邻民族或行动乖戾的防御者的煩扰。貝奥西亚人在所有希腊人当中是最迟鈍的，他們极少参加公共的事务：他們单单为了一时的善恶之感而行动，

却缺乏足够的理智，让演說家能够很容易地就把他們激动起来。而使人感到异乎寻常的却是，他們的共和国竟然保持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

拉栖代孟人保存了自己的威力，这就是說，保存了使他們拥有萊喀古士的制度的那种好战的精神。帖撒利亚人就某种方式来說，是被馬其頓人所奴役了的。伊里利亚的国王們已經被罗馬人打得稀烂了。阿卡奈人和阿塔瑪尼人則时而被馬其頓的軍队、时而被埃托利亚的軍队所蹂躪。雅典人自己沒有兵力，也沒有同盟者，他們使世人吃惊的不过是他們对国王的諂媚态度而巳；人們到德謨斯提尼斯[1]发过言的那个讲坛上；不过是建議最卑劣和最可耻的法令而巳。

而且希腊由于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力量，由于它那众多的城市、士兵的数量，还由于它的政治制度、它的風俗习慣、它的法律，而成为一支絕对不能小看的力量；它爱好战爭，精通战术：假如它結合成为一体，那它将是无敌的。

希腊曾严重地为第一个菲利普、亚历山大和安提帕特尔的行动所震撼，但是它并未被征服；而未能决意放弃自己的要求和希望的馬其頓国王們却始終拚命想奴役它。

馬其頓的四周几乎都是无法穿越的山。那里的民族十分适于作战，他們是勇敢的、服从的、勤劳的、永远不知疲倦的；应当承认他們是从气候取得这些品质的，因为卽使在今天，这些地方的居民仍然是土耳其人的帝国的最好的士兵。

希腊是仰仗着某种均势而維持着的：拉栖代孟人一般是埃托利亚人的同盟者，而馬其頓人則是阿凱安人的同盟者。但是在罗馬

① 德謨斯提尼斯(紀元前384—322年)，杰出的雅典演說家和政治家，他領导了雅典的反馬其頓派，他力图保持奴隶民主制和雅典对菲利普二世統治下的馬其頓的独立。他大約有四十篇演說保存下来。

入来到之后，这样的全部均势就被破坏了。

既然馬其頓的国王們无法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队，因此最小的挫败对他們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而且他們很难强大起来，因为他們的計划永远是隐瞒不住的，人們永远是睜大着眼睛望着他們的一举一动的。如果他們在由他們的同盟者发动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話，則同盟者本身就会把这种胜利看成是应当立刻挽回的灾难。

但是馬其頓的国王通常都是机警的国王。有一些国家，它們的政策方針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而以后也一直不变，不过馬其頓王国并不是这一类的国家。他們不断地接受各种軍事危险和外交事务方面的教訓，不断地牵連到希腊的一切糾紛里去，这样他們就必須爭取各城市的領导人物，向各族人民夸耀自己，把利益分开或是結合起来；最后，他們还經常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菲利普开始統治的时候，由于他的中和稳健而贏得了希腊人的爱戴和信任，但是他突然改变了；正当他由于政策和野心的理由而必須表現得公正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殘酷的暴君。尽管相隔得很远，他却看到了迦太基人和罗馬人，因为他們的力量是强大的；他在有利于他的同盟者的情况下結束了战爭，并和埃托利亚人取得和解。因此，他想把整个希腊和他自己結合起来以便阻止外国人到希腊来取得立足点，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相反地，他却用小規模的侵略激使它反对自己；在涉及自己的存在問題时，他总是喜欢糾纏在瑣屑的利益上面，結果他就因为三四次不好的行动，而使全体希腊人痛恨他、憎恶他。

埃托利亚人对他最有反感；而罗馬人便利用了埃托利亚人痛恨他的机会，或毋宁說利用了他們的狂热，同他們結成同盟，开入希腊，并把它武装起来反对菲利普。

这个国王在奇諾賽法里一役中被战败了；这次的胜利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埃托利亚人的勇敢。菲利普惊惶失措到这样的程度，

以致他竟然答应缔結这样一項条約，这項条約与其說給他以和平，毋宁說要他放弃自己的兵力：他要把他的卫戍部队从整个希腊撤出，要交出他的船只，还必須在十年当中付出一千塔兰特。

波利比烏斯以他慣常具有的清醒头脑把罗馬人的战陣同亚历山大之后一切国王所承受下来的馬其頓人的战陣作了比較。他使我們看到了枪兵方陣和軍团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罗馬的战陣是比較好的。如果从当时发生的許多事件来判断的話，則波利比烏斯的說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有一种情况大大地促使罗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爭中处于危急的地位，这就是，汉尼拔从一开头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士兵按照罗馬人的方式武装起来；但是希腊人既未改变他們的武器，也未改变他們的作战方法；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放弃他們曾用来取得十分巨大的战果的那些习慣。

罗馬人在对付菲利普时所取得的成功是他們所进行的全面征服的一切步驟中最大的一个。为了确保希腊，他們用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帮助他們取得了胜利的埃托利亚人的地位。而且他們更下命令，要屬于菲利普或是其他国王的每一个希腊城市，今后都依照它們自己的法律来治理。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共和国不可能是独立的。希腊人心里傻欢喜了一番并相信他們实际上是自由了，因为罗馬人已經宣布他們自由了。

想象自己已經成了希腊的主人的埃托利亚人，一旦看到什么事都要听任主子的摆布，就陷于絕望的境地了；既然他們总是欢喜采取极端的决定，于是他們便想用一些狂乱的行徑来糾正另一些狂乱的行徑，他們把叙利亚的国王安条庫斯召到希腊来，就同当初他們把罗馬人召来一样。

叙利亚的国王們在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当中是最强大的；因为

他們拥有大流士的几乎全部領土，只有埃及不算在內；但是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大大地削弱了他們的实力。

奠立了叙利亚帝国的塞琉古在他晚年的时候摧毁了李西瑪克的王国。在这种混乱的时期里，許多省里发生了叛乱：形成了培尔伽姆、卡帕多齐亚和比提尼亚等王国。但是这些胆怯的小国家总是认为它們先前的主子所受的屈辱对它們自己来說是一种幸运。

由于叙利亚的国王們总是以极其嫉妒的眼光来看待埃及王国的幸福，因此他們总是考虑到如何征服它的問題。这一点所引起的后果是：既然忽視了东方，他們在那里便失去了許多省份，并使另一些省份对他們也很不服从。

最后，叙利亚的国王們領有上亚細亚和下亚細亚；但是过去的經驗使人們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当首都和主要的兵力是在下亚細亚諸省的时候，那末上亚細亚各省就保不住；而当帝国的重心是在上亚細亚各省的时候，則下亚細亚各省又无法加以固守了。波斯帝国和叙利亚帝国最强大的时期正是帕尔提亚帝国的时期，但帕尔提亚帝国拥有的省份，不过是前两个帝国的省份的一部分。如果居鲁士不去征服呂底亚王国，如果塞琉古留在巴比倫而把沿海各省留給安提岡的继承者們，那末波斯帝国对希腊人来說就是不可战胜的，而塞琉古帝国对罗馬人来說也是不可战胜的了。为了控制人类的野心，大自然給各国定出了某种界限。当罗馬人越过了这种界限的时候，帕尔提亚人几乎总是能够把他們歼灭掉，而当帕尔提亚人胆敢踏过这个界限时，結果是他們不得不仍然退回；而在今天，当土耳其人超越了这样的界限时，他們也是不得不退回去的。

叙利亚和埃及国王的治下有两类臣民：一类是征服别人的各民族，一类是被征服的各民族。第一类民族还念念不忘他們的出身，因而他們是很难統治的；他們完全沒有那种使人們产生摆脱桎梏的願望的独立精神，但是他們却有一种不能忍耐的情緒，这种情

緒会使人們产生改换主人的願望。

不过叙利亚王国的主要弱点却来自宫廷，因为在那里統治着的是大流士的继承者，而不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宫廷里，到处看到的是奢华、虚荣和柔弱，这些坏風气从来也沒有离开过亚細亚的宫廷。坏風气也傳染到了人民和士兵的身上，甚至傳染到了罗馬人的身上，因为他們对安条庫斯作战时，已是他們腐化堕落的时代了。

当取得了巨大功业的安条庫斯发动反对罗馬人的战爭时，叙利亚王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在行动的时候，他甚至沒有人們在处理一般事物时所具有的那种正常的判断力。汉尼拔希望重新发动意大利的战爭，因此他的意思是把菲利普爭取到自己的方面来，或是使他保守中立。但是安条庫斯对这样的事情一件也沒有做：他只率領他的一小部分兵力来到希腊；他只是沉湎在享乐之中，仿佛他只想旁观战爭，却不想参加战爭似的。他被打敗之后就逃到了亚細亚，他与其說是被战胜，毋宁說是被吓倒了。

在这一次战爭中，被罗馬人象洪流那样冲跑的，菲利普竭尽全力为罗馬人服务，成了罗馬人取得胜利的工具。想对埃托利亚进行报复和蹂躪的迫切願望，被答应让他減少貢物和給他留几个城市的諾言，他对安条庫斯的嫉妒，以及最后若干小的动机，都使他要这样做。旣然他不敢有摆脫桎梏的想法，因此他就只能設法不使这种桎梏过于无法忍受罢了。

安条庫斯对局势竟然作出了这样不明智的判断，他以为罗馬人会使他在亚細亚平安无事。但是罗馬人还是跟踪而来了：他再一次被打敗，并且惶恐万状地同意締結一項最为可耻的条約，这是任何一个偉大的国王都未曾干过的事情。

我从来不知道有任何事物比在今天統治着的国王所作的决定更有气度了，原来他宁可把自己埋葬在他自己宝座的碎片之下，

也不願意接受有失一位国王的尊严的建議：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因此他不能处于比不幸給予他的遭遇更加不堪的地位；而且他知道得十分清楚，勇气可以巩固王冠的地位，但可耻的行动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能够作战的国王，这样的人物是常見的。然而知道如何进行战爭，既善于利用命运又善于等待命运，具有在作战前反复地考虑、但在一旦开战之后便能毫无畏惧这种識見的国王，那就十分稀少了。

在安条庫斯失势以后，剩下的就只有小国了，但这里并沒有把埃及計算在內，而埃及由于本身的地位，本身土壤的肥沃，本身的商业、居民人数，本身海上和陆上的兵力，却仍然会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但是埃及国王的殘酷，他們的胆怯，他們的貪欲，他們的低能，他們那种駭人听聞的纵欲行为，使他們受到自己的臣民的深恶痛絕，以致在大部分的时期中，如果不是有罗馬人給他們撑腰，他們早就垮台了。

从某种意义来說，这乃是关于埃及王位的一項基本法律，即姊妹和兄弟可以同样地继承王位，而为了維持統治时的統一，兄弟一般是可以同姊妹結婚的。因此在政治方面，很难想象有什么比这样的王位继承制度更加危險的事物了：因为任何家庭小糾紛都会变成全国范圍的騷动，二者中間一方稍感不滿，立刻会发动起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来反对另一方，人数众多的賤民总是准备着归附想首先鬧事的那一个国王的。此外，奇列涅和塞浦路斯王国通常是在这一王朝的、对一切具有同样权利的其他国王的手里，結果就几乎总是有正在統治着的国王和企图取得王位的人，因此这些在位国王的地位就总是不稳固的，而且他們在国內的地位既然不稳固，在对外方面自然也不会有力量了。

埃及国王的实力，和亚細亚其他国王的实力一样，在于他們的希腊的輔助軍队。希腊人是具有爱自由、爱荣誉、爱光荣的精神

的，在这种精神之外，他們还不断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他們在他們的主要城市里举行比賽，比賽的优胜者当着全希腊的面接受花冠；因此这便引起了普遍的竞爭。不过既然在那个时代人們是用武器作战，而成功有賴于使用武器的人們的气力和技艺，因而人們便不能怀疑，受过这样的訓练的人們比起那不分青紅皂白地集合起来并不加选擇地被率領去参加战爭的蛮族大群来具有巨大的优点，大流士的軍队正是这种蛮族大群的一个好例子。

罗馬人为了剝夺国王們的这样的軍队，从而不声不响地取消他們的主要力量，結果做了这样两件事情：首先，他們一点一点地在希腊城市中制訂这样一个慣例，即不經罗馬人的同意，希腊人不得締結任何联盟，不得援助任何人或对任何人开战。其次，在罗馬人和国王們締結的条約中，罗馬人禁止国王們在罗馬人的同盟者中間征兵。这一点便使他們只能保有本民族的軍队了。

第六章　論罗馬人用以征服一切民族的行动

在一切都十分順利的时候，人們一般容易粗心大意，但元老院却永远是踏踏实实地处理事务的；当軍队打敗了一切敌人的时候，它便使那些已被击潰的敌人俯首听命。

它还是审判一切民族的法庭：在每一次战爭結束时，它便确定每个民族应受到的懲罰或是奖賞。它从被征服民族的領土上拿走一部分土地用以分配給它的同盟者；結果它就做到了两件事情：它使对它沒有什么危險但能給它不少好处的那些国王依附于罗馬，同时它还使对它沒有任何好处但是又十分可怕的那些国王的力量削弱下去。

人們利用同盟者，是为了对敌人作战的；然而，很快地破坏者也要被击潰。菲利普是借着埃托利亚人的帮助而被征服的，但埃托利亚人由于和安条庫斯联合而自己不久也被歼灭了。安条庫斯又是由于罗德斯人的援助而被战胜的，但是，在他們取得十分丰厚的报酬之后，却在他們要求和佩尔賽締結和約的借口之下，永久地被消灭了。

当罗馬人身旁有許多敌人的时候，他們就和那比較軟弱的敌人締結一項停战协定，而这个敌人也就因为自己能够締結这样一項协定而感到庆幸，它指望这样可以延緩一下自己被毁灭的命运。

当他們在进行一場大規模的战爭的时候，元老院便把各种侮辱都承受下来，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报复时刻的到来；如果某个民族把罪犯交給它，它却不懲罰他們，而宁願宣布整个民族都是有罪的，这样便能給自己保留一种有利的报复。

当他們使他們的敌人遭到极大灾难的时候，也决不会組成反对他們的联盟，因为离开危險最远的人，是不願意挨近危險的。

因而别人很少向他們宣战，但是他們却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以最适当的方式，对他們最有利于进攻的那个民族宣战。在他們所进攻的許多民族中，为了求得同他們相安无事，很少不遭受他們的各种各样的侮辱。

他們永远是习慣于以主人的口吻讲話的，因而他們派到还完全不曉得他們的威力的那些民族那里去的使者肯定会受到不好的款待：这一点就成了他們发动一次新战爭的可靠的借口。

既然他們从沒有眞心誠意地締結过和約，而是想侵占一切，因而老实說，他們的条約不过是战爭的暫时的中止而已，他們总是把会使接受这些条約的国家陷于毁灭的各項条件加到条約里面去。他們迫使卫戍部队撤出要塞，或是限制陆軍的人数，或是要对方献納馬匹或象。而如果这个民族是个海上的强国，他們就强迫它燒

掉自己的船只，有时甚至强迫它离开海岸，到更加深入内地的地区去居住。

在消灭了一个国王的軍队之后，他們便用极为苛酷的税收或一种貢物来搞垮他的財政，借口是要他支付战費：这是一种新的暴政，这种暴政使他不得不去迫害自己的臣民，从而失去了臣民对自己的爱戴。

当他們和某一国王締結和約的时候，他們便从这个国王的兄弟或是儿子当中要一个人作为人质：这便使他們可以为所欲为地在他的国家內制造騷乱。旣然在他們手中有了最亲近的王位继承人，那他們便可以恐吓王位上的人；如果在他們手中的不过是国王的一个远亲，那他們便利用这个人在各民族中間制造騷乱。

当某一个国王或某一个民族拒絕服从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們便立刻給他以罗馬人民的同盟者的头銜；这样他們就使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結果就沒有一个国王，不拘他是多么偉大的人物，能够一时一刻对他自己的臣民，甚至对他自己的家人放心了。

尽管罗馬人的同盟者这个头銜是一种奴役，但人們对这个头銜仍旧是十分向往的；因为这样人們就可以确信，他們今后只受罗馬人的侮辱了，而且他們也就有理由指望这种侮辱不会是很严厉的。因此，各民族和国王便不惜提供各种服务，不惜做出各种低三下四的事情，以便取得这一头銜。

罗馬人有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对于一些同盟者，他們是用給予特权和分享胜利成果的办法加以維系的，如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等便是这样的同盟者；另外一些，例如他們的各殖民地，它們从建立时起就具有同盟者的身分；还有一些是由于帮了罗馬人的忙而成了罗馬人的同盟者的，如瑪西尼撒、优美涅司和阿塔路斯便是这样的同盟者，这些人从罗馬人那里得到了自己的国家或因罗馬人而大大伸張了自己的势力；再有一些是由于自願締結的条約而成

为罗馬的同盟者的，不过当这种条約締結得日子久了以后，这些同盟者就逐漸成了罗馬的臣民，例如埃及、比提尼亚、卡帕多齐亚的国王和大多数的希腊城市便是这样的同盟者；最后，許多是由于罗馬人强加的条約，由于必須屈从于罗馬人的权力之下而成为罗馬的同盟者，例如菲利普和安条庫斯便是这样的同盟者：因为他們从来不和不同意成为他們的同盟者的敌人締結和約，而这就等于說，他們所征服的每一个民族都要被他們利用来制服另外的一些民族的。

当他們把自由給予某些城市的时候，他們很快地就在那里制造两个派别：一派維护本地法律和自由，另一派則承认只有罗馬人的意志才是他們的法律。旣然后面的一派总是比对方要强得多，因此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自由不过是一个虛名罢了。

有时他們在继承的借口之下成为一个地方的主人：他們依照阿塔路斯、尼科美德和阿庇昂的遺囑进入了亚細亚、比提尼亚、利比亚；而埃及則是根据奇列涅国王的遺囑而被制服的。

为了使那些大君主永远无法强大起来，罗馬人不願意使他們和那些已和罗馬結盟的国家結成联盟。由于他們从不拒絕和强大国王的任何一个邻国結成同盟，結果和約中的这一条款便使他失去了一切同盟者。

此外，当他們征服了某一个大国国王的时候，他們就在条約中載明，在他和罗馬的同盟者（通常就是指他的全部邻人）发生爭端时，不得訴諸战爭而是要請求罗馬的仲裁：这就使他在今后再也不能使用軍事力量。

而且，为了自己保存宣战的全权，他們剝夺了甚至是他們的同盟者的这一項权利：只要同盟者一发生什么糾紛，他們就派使节去迫使他們締結和約。我們只要看一看他們如何中止阿塔路斯和普魯西亚司之間的战爭就可以明白了。

当某一个国王取得一次常常是耗尽了本身力量的胜利的时候，罗馬的使节就立刻出現在他那里，把胜利从他的手里夺走。在成千的例子当中，我們可以回想一下，罗馬人怎样一句話就把安条庫斯从埃及赶走了①。

罗馬人旣然知道欧洲各族人民是何等适于战爭，他們便通过一項法律，根据这項法律，亚細亚的国王誰都不許进入欧洲和征服那里的随便哪一个民族。他們对米特利达特宣战所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他破坏了这个禁例，他征服了欧洲的几个蛮族。

如果罗馬人看到两个民族相互作战，而他們和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是同盟者，同时和其中任何一方也沒有糾葛的时候，他們仍然不放过出場的机会；同我們今天那些流浪的騎士一样，他們总是参加到較弱的一方面去。哈里卡尔拿苏的狄奥尼西烏斯說，这是罗馬人的一个古老的习慣：永远帮助那請求帮助的人。

罗馬人的这些习慣决不是偶一为之的个别行动。这永远是他們經常不变的原則；这一点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他們对最大的国家所使用的規則正是在罗馬建国初期他們对他們周圍的那些小城市所使用的規則。

他們利用优美涅司和瑪西尼撒征服菲利普和安条庫斯，正同当年他們利用拉丁人和埃尔尼克人征服沃尔斯克人和托斯卡尼人一样；他們要迦太基和亚細亚的国王們交出海軍，也正同他們要安求姆交出平底船一样；他們取消了馬其頓四个部分之間的政治上的和公民的各种联系，也正同他們当初破坏了拉丁小城市的联盟一样。

然而特别应当指出，他們一貫使用的規則是分散各民族的力

① 孟德斯鳩这里指的是罗馬总督波庇留的事情。波庇留在安条庫斯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对他說："在走出这个圈之前，要回答我可以传达給元老院的話。"安条庫斯在稍稍犹豫之后就回答說："我执行元老院所要求的一切。"

量。阿凱安共和国是由自由城市的联盟构成的；但元老院却宣布說，今后每一个城市都要依照自己的法律来治理，不必依賴一个共同的政权。

貝奧西亚人的共和国同样是許多城市的一个联盟；但是，既然在反对佩尔賽的战爭当中，联盟中一些城市支持佩尔賽，而另一些城市支持罗馬人，后者于是得到了罗馬人的优遇，这样就使这个共同的联盟解体了。

如果在今天統治着的一位偉大的国王在他看到邻国的一个国王被赶下王位时而奉行这些規則的話，那他就要用自己的全力来支持这个国王，并且把他的政权局限在仍旧对他忠誠的那个島上面；在分散唯一会抵制他的計划的国家的力量时，他会从甚至是自己同盟者的不幸中取得巨大的利益①。

当某一个国家里发生了某种爭論时，他們立刻就来进行审判；結果，他們便确信，只有被他們宣告有罪的一方面才会起来反对他們。如果爭夺王位的人們是屬于血統相同的国王，他們便往往宣布两个人都是国王，如果其中的一个人年紀較輕的話，他們在解决問題时便偏袒这个年紀較輕的人，并以全世界的保卫者的身分担任他的监护人。他們已經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即各民族和国王們甚至不确实知道到底根据什么法律他們会成为罗馬人的臣民。原来罗馬人自己竟认为，只要他們一听到人們談到罗馬人，那就足以使他們成为罗馬人治下的臣民了。

在他們出发作战的时候，他們一定要事先保証在他們进攻的敌人近旁取得某一个同盟者，为的是从这个同盟者那里可以得到支援的队伍；而且，既然罗馬的軍队从来就不是人数众多的，因而他們总是注意到在离敌人最近的行省里，配置第二支罗馬軍队。第

① 孟德斯鳩这里指的是路易十五和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关系，后者在1688年的革命中被废。

三支軍队则配置在罗馬，这支軍队随时都准备着出征。这样看来，他們不过是把他們軍队的很小一部分派出来，可是他們的敌人却把他們的全部軍队都拿出来碰运气。

有时他們濫用他們語言中名詞意义上的細微区别。他們毁掉了迦太基，說他們曾答应保存的只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大家还知道，相信罗馬人的忠誠的埃托利亚人是如何受了騙的：罗馬人认为，**相信一个敌人的忠誠**，这話的意思就是使自己丧失各种各样的物品、人物、土地、城市、庙宇、甚至坟墓。

他們甚至能够对一个条約作出任意的解釋：这样一来，当他們要低貶罗德斯人的时候，他們就說，过去他們把呂奇亚給罗德斯人的时候，不是作为一种礼物，而是作为罗馬人的朋友和同盟者的。

当罗馬人的一位将領为了拯救他那势必复灭的軍队而締結和約的时候，根本不会批准和約的元老院就会用这一和約来找便宜并把战爭继續下去。例如說，当优古儿塔包圍了一支罗馬軍队，但是在同罗馬人締結条約的保証之下把他們放走的时候，罗馬人偏偏用优古儿塔放走的那些軍队来对抗他。而当努曼齐亚人迫使快要餓死的两万罗馬人請求締結和約的时候，这个救了这样多罗馬公民生命的和約却在罗馬被撕毁了，而且他們为了逃避輿論的指責，竟把簽訂和約的执政官交給了努曼齐亚人。

有时他們是在公正的条件下同一个国王締結和約的；可是当履行这些条件时，他們就把会迫使对方重新发动战爭的这样一些条件加上去。例如說，当他們要优古儿塔向他們交出他的象、他的馬、他的宝庫，交出投降到他那一面去的人們时，他們就要求他把自己也交出来。这对一个国王来說是一件最大的不幸，因而它是决不能成为締結和約的一个条件的。

最后，罗馬人还由于国王們的个人的錯誤和罪过而审判他們。他們听取了所有和菲利普有某些糾葛的人們的訴苦；他們把使节

派出去以保障菲利普的反对者的安全；他們要佩尔賽向他們控訴說，菲利普杀死过同罗馬締盟的城市的某些公民，又同它們的某些公民发生过爭端。

既然人們在判断一位将領的荣誉时，要看他在凱旋时带回金銀的数量，因此被征服的敌人便会被搞得一干二凈。罗馬总是会弄到大批的錢，因此每一次战爭都使它能够发动另一次战爭。

和罗馬友好或是同盟的各民族，为了取悅于罗馬人或是取得罗馬人的更大的欢心而把巨量的礼物送給罗馬人，但这种做法却使他們自己破产了。为了这个目的而送給罗馬人的錢，只要其中的一半就足以把他們打敗。

作为世界的主人，他們把它的全部財富收归自己的手里：在他們进行比較公正的掠夺时，与其說是作为立法者，毋宁說是作为征服者。他們知道塞浦路斯的国王托勒密拥有巨量的財富，因此他們便在一位保民官的建議下通过一項法律，根据这項法律，他們可以从一个还活着的人那里取得遺产，这样就沒收了和他們結成同盟的一个国王的財产。

从国家的貪婪的手中漏出来的一切，很快地就落入了私欲无穷的个人的腰包。长官和統治者在和国王們打交道时貪贓枉法。爭执的双方都自寻毀灭地拚命花錢賄买那永远是令人怀疑的关照，以便战胜尙未把自己最后耗尽的对方；因为在这里甚至連强盗中間的那种公道都沒有，而甚至强盜在犯罪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不留情面的。最后，国王們不用金錢就无法保持合法的或是非法夺取来的权利，而为了保持这种权利，他們就掠夺庙宇，沒收最有錢的公民的財产：为了把全世界的財产交給罗馬人，人們犯了无数的罪恶。

但是使罗馬受益最大的，莫过于罗馬使世界各国对它产生的尊敬了。很快地它就使国王們沉默下去，好象使他們失去了知覚。

現在的間題已不在于他們的权力有多么大;老实說,連他們本身都已受到了侵害。敢于发动战爭,这就等于說要冒着被俘、丧失生命或是在凱旋时受辱的危險。因此过着奢华而又安逸的生活的国王們便不敢正眼来看罗馬人民;他們既然丧失了勇气,便只能指望仰仗他們的耐心和他們的低声下气来稍稍延緩逼临到他們头上的灾难。

我請你注意一下罗馬人的行动。在安条庫斯战敗之后，几乎自己沒有占領城市,他們便成了非洲、亚細亚和希腊的主人。仿佛他們进行征服,只是为了給予；但他們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主人,以致当他們对某一个国王宣战的时候，他們竟可以說是把全世界的力量都压到对方的身上了。

夺占所有被征服的土地还不是时候。如果他們自己保有从菲利普手中夺过来的城市，那就会引起希腊人的密切注意；如果在第二次布匿战爭或反安条庫斯的战爭之后，他們夺取非洲或是亚細亚的土地的話，那他們就不能保有尙未最后确定下来的胜利果实了。

在象指揮臣民那样地指揮各民族之前,还应当等待一下,卽必須等到他們以自由人或同盟者的身分习慣于服从的时候，等到他們一点一点地溶化在罗馬共和国的时候。

看一看在列吉拉湖之役的胜利以后，他們和拉丁人締結的条約吧：它是罗馬人的威力的主要基础之一。在那里人們找不到一个詞会使人怀疑他們有取得統治权的野心。

这乃是一种逐步进行的征服。在征服某一个民族的时候，他們把这个民族削弱就满足了。他們向它提出了这样一些会不知不覚地把它削弱下去的条件。如果它重新振作起来，他們就更进一步地低貶它;这个民族成了罗馬的臣民,可是它自己也說不出到底它是在什么时候落到这种从屬地位的。

因此，老实說，罗馬旣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組成的軀体的脑袋。

如果西班牙人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魯之后施行同样計划的話，他們就不至于为保存一切而必須毁掉一切了。

如果征服者想把自己的法律和風俗习慣强加于一切民族，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这样做一点好处都沒有；因为在各种形式的統治之下，人們都是能够服从的。

但是罗馬并不强行規定任何共同的法律，因此各民族之間便根本不会有任何危險的联系了。他們只有在共同服从的条件下才能組成一个整体；他們虽不是同国人，却都是罗馬人。

也許有人会反駁說，建立在封建法律之上的罗馬帝国从来也不是巩固的，从来也不是强大的。然而世界上却再也沒有比罗馬人的制度和蛮族的制度更加矛盾的东西了；一句話，可以說前者是实力的結果，后者則是軟弱的結果；在一种情况下是极度的从屬，在另一种情况下，則又是极度的独立。在日耳曼諸民族所征服的各国里，权力是掌握在家臣的手里，只有法律是掌握在国王的手里：但在罗馬人那里，情况完全相反。

第七章　米特利达特为什么能抵抗罗馬人

在罗馬人所进攻的一切国王当中，只有米特利达特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使罗馬人陷于危險的境地。

他的国家所处的地位是十分适合于对罗馬人作战的。他的国家邻接高加索的不易进攻的地区，在那个地区里到处都是他可以利用的好勇斗狠的民族。从这里他的領土又向南伸入黑海：米特

利达特的大量船只就在黑海上游弋。他还继續不断地从西徐亚人那里收买新軍队；他随时可以进攻亚細亚 他是富有的，因为他在黑海沿岸地带的那些城市对工业較不发达的民族进行着有利的貿易。

这时开始实施的放逐的习慣使許多罗馬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米特利达特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們；他組織了軍团，并使罗馬人參加这些軍团，成为他的最好的軍队。

从另一方面来說，为国內糾紛所困扰的罗馬，又忙于应付更加迫切的不幸事件，因此它不能把亚細亚的事件放在重要地位，一任米特利达特接二連三地取得胜利，或是在失敗之后再恢复过来。

使大部分国王遭到毀灭命运的，莫过于他們所表示的想締結和約这种明显愿望了。因此，他們就使所有其他民族不想和他們一同共危險，而这种危險又正是他們自己所渴望能够避免的。然而，米特利达特从一开头便要全世界的人們看到，他是罗馬人的敌人，今后也永远是罗馬人的敌人。

最后，希腊和亚細亚的城市看到罗馬人加到他們身上的枷鎖一天比一天沉重，于是便把期望寄托在号召他們爭取自由的这位蛮族国王的身上了。

这种情况引起了三次大規模的战爭：这三次大規模的战爭形成了罗馬历史上精彩的篇幅；因为人們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为享乐和傲慢所制服的国王如安条庫斯和提格拉涅斯，或是为畏惧所制服的国王如菲利普、佩尔賽和优古儿塔，而是一位豁达大度的国王。这个国王在他处于逆境的时候，行动却和獅子一样：他看到了自己的伤口，只会使他比先前更加激怒。

他們的战爭是很特別的，因为在战爭的进程中不断发生变故，而且又总是預想不到的变故；原来，如果說米特利达特能够容易地补償所損失的軍队的話，却也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便是在不利的情

况下，也就是人們最需要服从和紀律的时候，他的蛮族軍队却叛离了他。如果說他有办法喚起各民族，并有办法在各城市中引起騷动的話，他自己却又飽尝他的将領、他的妻子孩儿对他的背信行为的痛苦。最后，如果說他所对付的都是罗馬的那些无能的将領的話，那末在不同的时期，罗馬人却也把苏拉、路庫魯司和龐培派去和他对抗的。

在击敗罗馬的将領并征服了亚細亚、馬其頓和希腊以后，这个国王却敗在苏拉的手下，而根据和苏拉締結的条約，他只好退回到自己原来的領土上面去。在他对罗馬将領苦战时，他再一次战胜了他們，征服了亚細亚。可是在他給路庫魯司所逐并一直被追到本国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躲到提格拉涅斯那里去了。看到自己在失敗之后已沒有任何办法而且能够指望的只有他自己时，他就回到自己的国里去重整旗鼓。

继路庫魯司之后来了龐培，米特利达特又敗在他手里了：他逃离了自己的国家，而在穿过阿拉克斯之后，就九死一生地在拉吉人的土地上行进了；在途中他从蛮族方面集結了軍队之后，出現在博斯波魯斯他那同罗馬人締結了和約的儿子瑪卡列司的面前。

处于絕望深淵的米特利达特拟訂了一个計划：把战爭轉移到意大利去，并且和几世紀之后才征服了罗馬人的同样的那些蛮族一道，沿着后来那些蛮族所走的同样的道路进軍罗馬。

米特利达特被他的另一个儿子法尔那克和軍队所出卖而悲壮地死去了。他的計划的宏大規模和他在执行这些計划时会遭到的种种危險把軍队吓倒了。

由于迅速取得的胜利，在龐培手里就完成了罗馬这一偉大而壮丽的工程。他把广闊无垠的土地收入自己帝国的疆域：但这与其說增强了罗馬的实际力量，毋宁說是給罗馬帝国添上了一层庄严的气象。而且，尽管在他凱旋时的牌子上写着說，他給国庫增

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但国家的实力并未增强，而人民的自由也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第八章 在城里經常存在的傾軋

正是在罗馬征服全世界的时候，在它自己的城里却发生了一場隐蔽的战爭：这就同火山的火焰一样，每当什么物质能够加强它的沸騰程度时，它立刻就会爆发出来。

在国王被驅逐以后，統治权便落到貴族手里了：貴族家族包办了一切高官显职，因而也就包办了一切軍事方面的和民政方面的荣誉。

为了不让国王回来，貴族就設法扩大人民中間的激动情緒；但是他們所做的比他們自己所期望的不免过火了。貴族既然要他們憎恨国王，就使他們对自由产生了无限的期望。在国王的政权完全轉到执政官的手里去以后，人民就感到他們并沒有得到人們要他們深深热爱的自由；因此他們就設法削弱执政官的权力，設法設置平民的高級官吏职位，并且要同貴族一起取得能够坐圈椅的高級官吏的資格。貴族不得不滿足他們的一切要求，因为在貧穷被认为是公众的美德，而作为取得政权的秘密手段的財富受到蔑視的城市里，出身和显貴并不能給人們很大的好处。权力应該归于大多数的人民，貴族的国家就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民主的国家。

服从一个国王的人們比起生活在世襲的貴族制度下的人們来，他們所受到的嫉妒的痛苦要少些。国王离开自己的臣民很远，以致他們几乎看不到他；他是这样有力地君临在他們之上，以致他們竟然不能想象在他們之間会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关系；但是占統治地位的貴族却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他們并不是这样高高地在

其他公民的上面，因此公民們便总是能够做出不愉快的比較。因此在过去任何时候以及在現在，人民总是憎恨元老的。在出身并不提供参加政府的任何权利的共和国，在这方面是最幸运的，因为人民可以不怎样嫉妒他們給予他們所选擇的那个人，并且可以任意取回政权。

对貴族感到不滿的人民跑到圣山上去：安慰他們的使节被派到他們那里去；但是由于所有的人都保証当貴族不履行答应給他們的諾言的时候，必須相互帮助(这一点永远会引起騷动，并且会阻止高級官吏执行自己的全部正当职权)，因此人們认为最好是創設一个高級官吏职位，以便防止对平民做出不公道的事情。但是由于人类的一个由来已久的缺点，取得保民官职位以便自卫的平民却被他們利用来进攻；他們一点一点地取消了貴族的全部特权。这就引起了接連不断的糾紛。保民官支持，或毋宁說鼓动人民，元老院則袒护貴族，因为元老院几乎全部是由貴族組成的，它比較傾向于遵守古老的规則，并且害怕賤民会把某一个保民官变成暴君。

人民利用了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在选举中的优势，他們拒絕参加战爭的行动，他們的离开的威胁，他們单独作出决定的权利，最后，他們对于过分頑强地反抗他們的人們的彈劾。元老院用它自己的智慧、它的公正和它激起的对祖国的爱，用它的善行和共和国的財富的一种合理的分配，用人民对于主要家族的光荣和偉大人物的美德的尊敬，甚至用宗教，用古老的制度，用在預兆不吉利的借口下廢除集会的日子，用門客，用一个保民官来对抗另一个保民官的办法，用任命独裁官，用进行新战爭或把所有人的利益結合到一起的不幸事件，来进行自卫。最后，元老院用来进行自卫的手段还有：它向人民表示出一种父亲般的謙逊以滿足人民所提出的一部分要求，为的是使他們放弃其他的一些要求，它还使用这样一个常用的规則，那就是不拘任何阶层或是任何高級官职的特权都

不如保存共和国这件事重要。

后来，也就是当平民把貴族低貶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家族的这种区别已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二者都沒有区别地可以取得荣誉的时候，新的紛爭又发生了；紛爭的一方是普通的人民，他們是受着他們自己的保民官的鼓励的；另一方是貴族和平民的主要家族，即人們現在所說的新貴：站在他們一方的是元老院，而元老院便是由他們組成的。但是，既然古昔的朴素風气不复存在，个人拥有了巨大的財富，而这样巨大的財富又不可能不产生权力，因此新貴就势必进行远比先前的貴族更加猛烈的反抗：这也就是格拉古兄弟和力图实現他們的計划的許多人致死的原因。

現在我应当再来談一談那大大地有助于加强罗馬政府的力量的一个高級官吏职位：这就是监察官的职位。监察官主持人口調查；此外，既然共和国的力量在于紀律，在于風尙的严峻和經常不断地遵守某些习慣，他們的职責便是矯正法律所不曾防止的弊端或是过問其他官吏所不能懲处的罪行。有一些比犯罪还要坏的例子：因破坏風尙而毁灭的国家多于因破坏法律而毁灭的国家。在罗馬，任何会輸入危險的新鮮事物的行动都要受到监察官的制裁，因为这些新鮮事物会改变公民的情緒或精神，并损害罗馬的永久性，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名詞的話。监察官也可以調处家庭的或公共的紛爭：他們可以看情况把任何人赶出元老院，可以取消一个騎士所乘用的、由公家負担費用的馬匹，可以把一个公民轉入另一个特里布，甚至可以使他变成向城市納税但是沒有其他公民享有的特权的那一类人。

李維甚至指責了人民；在三十五个特里布中，他把三十四个特里布都放到根本不享有城市公民特权的那一类里去。他說："因为在你們判了我的罪之后，你們又要我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因此，你們一定是做了一次違法瀆职的事，因为你們处罰了我；或者是做

了两次違法瀆职的事，因为你們又使我担任执政官，而后是监察官的职务。"

人民的保民官杜洛紐司被监察官逐出元老院，是因为他在任的时候，他廢止了限制宴会方面的开支的那項法律。

这是一个十分賢明的制度。他們不能撤銷任何人的高級官吏职位，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妨害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但是他們能够貶低人們的称号和等級，因此可以說，他們能够剝夺一个公民的个人的显貴地位。

塞尔維烏斯·图留斯依照百人团来区分公民的办法是著名的，李維和狄奧尼西烏斯把这件事对我們作了很好的解释。他們把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分成六个阶級，并把全部普通人民編入最后一个百人团，使他們单独組成第六个阶級。我們看到，这样的分法不是从法律上而是在事实上剝夺了普通人民的选举权。后来人們又规定，除去在某些个别情况以外，选举是要按照特里布的划分来进行的。有三十五个特里布，它們的每个特里布都有一票，在它們当中城市的特里布有四个，乡村的特里布有三十一个。主要的公民都是农民，他們自然是屬于农村特里布的了；普通人民則只能參加城市特里布，他們对国事的影响极小：正是这一点被視为拯救了共和国。而当法比烏司把普通人民列入城市的四个特里布（阿庇烏斯·格老狄烏斯却把他們分配到一切特里布中去）的时候，他便因而获得了"最偉大的"这样一个称号。监察官每五年都要檢查一下共和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就把人民分配到不同的特里布里面去，以便使保民官和野心家不能操纵选举，使甚至人民自己也不能濫用自己的权力。

罗馬的政府是十分完善的，因为自从它产生以来，它的制度就足以使或是人民的精神，或是元老院的力量，或是某些高級官吏的威望永远能够制裁任何濫用权力的事件。

迦太基亡国的原因是：正是应該消除濫用职权的行为的时候，它竟不容忍甚至是汉尼拔这样做。雅典的垮台是因为，他們的过失在他們自己看来是这样地无关重要，以致他們竟不想糾正这些錯誤。在我們今天，意大利的以本国政府的稳定持久而感到驕傲的那些共和国，它們所能驕傲的，不过是世世代代中間无穷无尽的貪赃枉法行为而已；因此，比起在十人执政官时期的罗馬来，它們的自由并不更加多一些。

英国的政府所以比較高明，是因为有一个机构經常不断地檢查政府和檢查它本身。結果它的錯誤便决不会是持久的，而由于这些錯誤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它們又常常是有用的。

一句話，一个自由的政府，也就是說經常动蕩的政府，如果它自己沒有法律来糾正自己的錯誤，它是无法維持下去的。

第九章　罗馬灭亡的两个原因

当罗馬的統治局限在意大利的时候，共和国是容易維持下去的。所有的士兵同时也就是公民；每个执政官都征集軍队；其他公民則在下一任执政官的統率下去作战。軍队的人数既然不是太多，人們就注意到只把关心保存城市的有相当财产的人吸收到軍队里来。最后，元老院还密切注視将領們的一举一动，它根本不使他們想到要做出違反自己本分的事情。

但是当軍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們在許多战役中就不得不留駐在他們所征服的地方，这样他們就逐漸地丧失了公民們应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着軍队和王国的将領們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

于是士兵們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領了，他們把自己的

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他們已經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苏拉、馬利烏斯、龐培、凱撒[①]的士兵了。罗馬再也无法知道，在行省中率领着軍队的人物到底是它的将領还是它的敌人了。

正当罗馬人民被他們的保民官引入歧途的时候（他們正是把他們自己的权力委托給保民官的），元老院却易于进行自卫，因为它的行动是坚持不懈的，可是賤民却不断地从激昂狂暴的一个极端走向軟弱无能的另一个极端。但是当人民能够使他們所拥戴的人們在国外取得一个极大的权力时，元老院的全部智慧就变得无用，而共和国也就垮台了。

自由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所以維持得不如另一些国家长久，这是因为它們所遭遇到的不幸和成功几乎总是使它們失掉了自由。但另一方面，人民受到統治的一个国家的成功或不幸却总是确定了他們的奴役。一个賢明的共和国决不应当冒險使国家一任命运的摆布：它应当追求的唯一的幸福，就是它的国家的巩固持久。

如果說帝国的偉大毁掉了共和国，則城市的偉大足以毁掉共和国的程度并不更差一些。

罗馬在意大利各民族的支援下征服了全世界，它在不同的时期把不同的特权給予了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从一开头就不很关心取得罗馬人的公民权；有一些民族毋宁說更願意保存自

---

① 蓋約・尤里烏斯・凱撒（約紀元前100—44年），古罗馬政治家，杰出的統帅。凱撒为了取得独裁大权，曾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他憎恨貴族政治和民主制度，虽然就出身而論，他是一个貴族并曾为煽动的目的而組織了被苏拉所摧毁的民主派。凱撒虽是罗馬国家的最高祭司，但他是藐視宗教的。他力图推翻元老院的政权，因而他就利用罗馬民主派来压制元老院。

“凱撒主义”这一概念后来就被用来表示周旋在各社会集团之間的軍事专制政权。凱撒死于元老集团的阴謀。

孟德斯鳩在記述日耳曼各族人民的法律时，利用了凱撒的名著《高卢战記》（«De bello Gallico»）。

己过去的习惯。但是，当这个权利变成代表世界主权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是罗馬的公民就什么都不是，而且有了这个头衔就等于有了一切的时候，意大利各民族就决定，要是不能成为罗馬公民，就毋宁死掉；在不能用阴謀或是用請求达到目的的时候，他們就訴諸武力；面临伊奥尼亚海的全部地区的居民发动了起义；其他的同盟者也想学他們的样。罗馬不得不对說起来正是他們征服全世界时的左右手作战，因此罗馬的处境便十分危險了。它眼看就要退回自己的城里去：它同意把人們如此期望取得的这种权利給予还沒有中止对它表示忠誠的同盟者。此后罗馬就逐步把这种权利給了所有的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馬就不再是象过去那样的一个城市：在过去的罗馬城里，人民是被一种同样的精神，对自由的一种同样的爱，对暴政的一种同样的憎恨所鼓舞的；过去在那里，对于元老院的权力和显貴的特权的嫉妒总是和尊敬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嫉妒不过是对平等的一种爱罢了。意大利各民族成为罗馬的公民以后，每一个城市便表現了它自己的特色，表現了它所关心的特殊利益，表現了它对某一个强大的保护者的依賴。一个居民分散开来的城市再也不能形成一个統一的整体；而且旣然人們不过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法律上的規定才成为罗馬公民的，人們便不再有同样的高級官吏、同样的城牆、同样的神、同样的庙宇、同样的坟墓，因此人們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眼光看待罗馬，人們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地爱自己的祖国，对罗馬的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

野心家們把别的城市的居民和整个整个的民族引入了罗馬，为的是在选举时制造混乱或是操纵选举；集会成了不折不扣的阴謀；人們把几个暴徒組成的集团称为科米凱司（comices）；人民的权威，人民的法律，人民本身都成了空中楼閣；而无政府状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們竟无法再知道人民是通过了某一个决定还

是根本沒有通过什么决定。

在作家們所写的作品里，人們只听到他們談到把罗馬引向灭亡的糾紛；但是他們却沒有看到，这些糾紛是必要的，它們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应当永远存在下去。引起灾难并且把人民的騷动变为內战的，完全是由于共和国的龐大。在罗馬是必然要发生糾紛的：它的战士們在国外既然是这样傲慢、这样勇敢、这样可怕，那末他們在国內也就不可能是十分溫和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要求人們在战爭中大胆而在和平时期中胆怯，这无异是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說有这样一个普遍的慣例，这便是每当人們在一个自称为共和国的国家里看到，所有的人都安靜无事的时候，那就可以肯定，在那里是沒有自由的。

在一个政治組織中人們称为联盟的东西，乃是一种十分曖昧費解的东西；眞正的联盟是和諧的联盟，这种联盟使我們看来不管是多么矛盾的一切組成部分都能协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幸福，就好象音乐中的不协和音有助于全体的和諧一样。在人們认为是存在着混乱的一个国家里，仍然可以有联盟存在，这就是說，存在着一种和諧，从这种和諧中产生出构成眞正和平的幸福。在那里就同这个宇宙的各个部分一样，它們永远是借着一些部分的作用和另一些部分的反作用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在亚細亚的专制制度中，这就是說，在一切并非溫和的政府的和諧中，却总是有一种眞正的糾紛。农民、士兵、商人、官吏、貴族等人所以結合到一起，不外是由于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而沒有遇到另一些人的反抗罢了。如果人們在那里也看到有联盟存在的話，那末它并不是团結一致的公民，它只不过是一些挨着另一些埋葬下去的尸体而已。

罗馬的法律后来已无力統治共和国，这是千眞万确的事情；但下述的情况却是一件人們永远会看到的事情，这就是使一个小共

和国变成大国的好法律，在这个国家扩大的时候，对它就不方便起来了：因为这些法律的自然作用是造成一个偉大的民族，却不是統治这个偉大的民族的。

在好法律和适用的法律之間是大有区别的；好法律是要使一个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主人，而适用的法律則是要維持一个民族所取得的权力。

目前世界上有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几乎无人知道，却偷偷地和默不作声地每天都在加强自己的力量。千眞万确的事情是，如果它在什么时候扩大到它的智慧所注定的那种規模，它是必然会改变自己的法律的；这决不会是一个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它的腐化堕落本身所产生的后果。

罗馬的建立就是为了扩大的，对于这一点来說，罗馬的法律非常出色。因此，不論罗馬过去是怎样的一种統治，国王的統治也好，貴族政体或民主政体也好，它都从来沒有停止进行要求实际活动的壮举并且获得了成功。它并不是在一天里，而是永远比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国家明智；不管它是小国、中等国，还是个大国，它都会同样治理得很出色；任何幸运，它都能从中得到利益，任何不幸，它都能从中获取教訓。

罗馬失去自己的自由，是因为它把自己的事业完成得太早了

第十章 論罗馬人的腐化墮落

我以为在共和国末期傳入罗馬的伊壁鳩魯[①]学派大大地有助于腐蝕罗馬人的心灵和精神。在他們之前，希腊早已受到了这个

① 伊壁鳩魯（紀元前約341—約270年），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是哲学中"德謨克利特路綫"的继承者。伊壁鳩魯根据在德謨克利特之后积累的經驗，进一

学派的侵蝕：因而他們腐化墮落得更早些。波利比烏斯告訴我們說，在他那个时候，希腊人发的誓是沒有人相信的，反之罗馬人却可以說是受着誓約的約束的。

在西塞罗[①]写給阿蒂庫斯的信里，有一件事实可以告訴我們，从波利比烏斯的时期以来，罗馬人在这方面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他說："美米烏斯刚刚通知元老院他的竞爭者和他同执政官們締結的条約，根据这个条約，执政官必須协助他們竞选下年度的执政官，而从他們这方面来說，如果他們不能給执政官提供三个占卜师和两个前执政官的話，他們必須支付給执政官四十万謝司特尔求司：原来这样做是要占卜师声明說，当人民通过庫里亚法的时候，他們全都在場，虽然根本就沒有这样的事情；至于前执政官，則是要他們硬說，在签署整頓他們的行省的事务的元老院命令时他們是在場的，但这件事也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这一个条約里就可以看到有多少无耻的人物！

宗教永远是人們可以用来維系人心的最好保証，但除去这一点之外，在罗馬人当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这便是在他們对祖国的爱上面，他們还搀入了一些宗教的情感。这座城市在初建的时候，朕兆是极好的。他們的国王和他們的神罗慕露斯，同城市一样永恒的这座卡庇托留姆山，同建城者一样永恒的这座城市，在过去什么

步发展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

在伊壁鳩魯的学說中，表现了对物质运动的內部源泉的推測。他承认物质的运动是永恒的，他試图用重量来解释运动的原因。在认識論方面，伊壁鳩魯是一个感觉論者。伊壁鳩魯还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論家而使我們感到兴趣。在他的著作中，我們第一次看到关于国家是建立在社会契約之上的概念。

① 馬尔庫斯·图留斯·西塞罗（紀元前106—43年），罗馬政治家，同斯多噶派接近的折衷主义哲学家。政治和哲学題材的許多作品的作者。在《論共和》一文中，他闡述了关于国家制度的最好的形式的問題。西塞罗认为罗馬共和国的宪法是民主制度、貴族政治和君主制度的成功的結合。在《論法律》一文中，他认为罗馬的法律是一切法律的典范。孟德斯鳩对西塞罗的著作很感兴趣。

时候曾在罗馬人的心灵中造成一种他們想永远保存下去的印象。

国家的偉大給个人也带来了巨大的財富。然而既然丰裕是在于善良的風俗，而不是在于豪富，所以罗馬人的那种无限多的財富就引起了一种空前的奢华和浪費。最初由于自己的財富而墮落下去的人，后来却由于自己的貧穷而墮落了。如果有了超出个人所需的过多的財富，那他就难于作一个好公民。念念不忘过去豪富的日子并惋惜浪費掉的巨大財产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正象撒路斯特所說，人們看到了这样一代的人，他們自己不能有財产，却又不能容忍别人有財产。

可是，不管罗馬的腐化墮落达到什么程度，罗馬却沒有招来一般会产生的一切灾难。因为它的制度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在財富、在柔弱和纵欲当中，它仍然保存了英雄的勇气，保存了它的全部战斗能力。我认为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罗馬的公民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奴隶們才干的行业：他們是决不做这类营生的。如果有几个例外的話，那不过是一些被释放的奴隶继續干他們先前的行业而已。但是，一般說来，罗馬人只知道战术，这是他們取得高級官吏职位和荣誉的唯一道路。因此，在把所有其他的美德全部丧失以后，軍事方面的美德在他們身上仍旧保留着。

第十一章　論苏拉，論龐培和凱撒

我請大家允許我不来讲馬利烏斯和苏拉的战争中的那些恐怖事件：大家可以在阿庇安[①]的著作中看到关于这些战争的令人威

① 阿庇安（一世紀末至二世紀），古罗馬历史家，他記述了罗馬帝国个别地区的历史（从它們开始对罗馬人进行斗爭到罗馬征服这些地区）。阿庇安拥护君主制度。他的著作的意义就在于他多少注意到了阶級斗爭的作用。馬克思对他的著作估价很高，馬克思指出說，他力图“发现内战的……物质基础”。

到战慄的故事。除去两个領袖的嫉妒、野心和酷行之外，每个罗馬人也都瘋狂了；新的公民和老的公民相互間不再看成是屬于同一个共和国的成員，他們进行的是这样一个战爭，一个特殊的战爭，它既是內战，又是对外的战爭。

苏拉制訂了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十分便于消除当时罗馬人所看到的混乱的原因：它們加强了元老院的权威，压制了人民的权力，又調整了保民官的权力。使苏拉放弃独裁官的权力的奇想仿佛使共和国重新有了生命。然而正当他們陶醉在接二連三的胜利之中时，他却施行了这样一些使罗馬再也不能保存本身的自由的措施。

在远征亚細亚的时候，他取消了一切軍事紀律；他使他的軍队习慣于搶劫，并使他的軍队产生了他們过去从来沒有过的需要；他既然使士兵們腐化，士兵們后来也就腐化了他們的将領。

他是借着軍队的力量进入罗馬的，他教給罗馬的将領們，要他們破坏自由的托庇之所。

他把公民的土地分給士兵，他使他們毫无止境地貪婪下去；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任何一个軍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把他同一国家的公民的財产弄到自己手里来的。

他发明了放逐制度，并且給那些不屬于他的一派的人們的脑袋定出了价錢。从那个时候起，人們就更加不可能表示对共和国的忠誠了，因为在两个有野心的并相互爭夺胜利的人中間，保持中立并拥护自由派的人們是一定会被双方中取得胜利的任何一方列入被放逐的名单之內的。因此参加他們中間的一方面才是愼重的做法。

西塞罗說，在苏拉之后出現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并取得了更加可耻的胜利；他不仅把私人的財产充公，他还使所有的行省都遭到同样的灾禍。

苏拉在放弃了独裁官的权力之后，作出一种姿态，好象他只願意生活在他自己所制訂的法律的保护之下。但是表現出如此溫和的这一行动，它本身却是他的殘暴行徑的結果。他把土地分給駐在意大利各个地区的四十七个軍团。阿庇安說，这些人认为他們的财产和他的生命是关联着的，因而他們总是十分注意他的安全，准备随时帮助他或是为他报仇。

共和国是注定要灭亡的了，問題不过是要知道它如何被推翻，为誰所推翻罢了。

两个同样是野心很大的人，他們不同的地方只是其中的一个人并不象另一个人那样如此露骨地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个人由于他們的声誉、由于他們的功勛、由于他們的美德而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公民。龐培首先出現，紧接着凱撒也就登場。

为了取得人民的好感，龐培取消了苏拉的那些限制人民权力的法律；当他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了他的祖国的那些最为有益的法律时，他就取得了他所希望的一切，而人民也就对他表現了无限的輕率。

罗馬的法律賢明地把国家的权力分配給許多高級官吏，这些官吏相互之間起支持、制止和限制的作用。既然他們每个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因而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取得这样的职位。而人民看到許多人一个挨着一个地担任同一个职务，但对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习慣。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共和国的制度改变了：最有势力的公民們使人民把一些非常的任务付托給他們。这样的做法就消灭了人民和高級官吏的权力，并使得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把全部国家大事掌握到自己手里。

由于必須对賽尔托留斯作战，人們把这个任务委托給龐培。还应当对米特利达特作战，于是大家又都叫着龐培的名字。当人們需要把粮食运到罗馬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件事交給龐培去做，人

民就认为事情弄坏了。人們不是想把海盗消灭嗎，这只有龐培才办得到。而且当发生了凱撒要攻入意大利的危險的时候，元老院就把龐培召了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馬尔庫斯对人民說："我知道得很清楚，显貴們所期待的龐培宁願保証你們的自由，而不願保証显貴們的統治。但过去却有这样一个时期，在那个时候，你們当中的每个人都是在許多人的保护之下，而不是所有的人在一个人的保护之下，此外，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要是能够給予或是拿走这类的东西，这是前所未聞的事情。"

在为了扩大疆域而創立起来的罗馬，必須在同样一些人的身上把荣誉和权力結合起来；而在混乱的时期里，这就使人們能够把人民的屬望集中到一个公民的身上。

当人們給予荣誉的时候，他們确实知道他們給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当人們把权力也加到他身上去的时候，人們便无法說出，这权力究竟会大到什么程度了。

在一个共和国里，对一个公民所表示的过分的偏爱永远会产生必然的后果：或者是引起人民对他的嫉妒，或者是产生对他的过度的爱戴。

在返回罗馬的时候，龐培两次都有力量取消共和国，但他是有节制的，他在进入罗馬之前，就把自己的軍队解散了：他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姿态出現于罗馬的。使他得到极大光荣的这些行动使得后来不管他做出什么違法乱紀的事情，元老院总是袒护他的。

龐培的野心比起凱撒的野心来，較有节制，較为溫和。凱撒和苏拉一样，他手中掌握了軍队，就想取得最高的权力。但龐培却根本不喜欢用这样的强制办法：他是在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之后才想取得独裁政权的；他不能同意篡夺政权，但是他却希望人們把这样的权力交到他手里。

既然人民的好感并不是永久不变的，于是終于到来了一个时

期，龐培的威信开始衰退下去了；使他最感到伤心的事情是：他所瞧不起的人民增加了他們自己的力量，并用这个力量来对付他了。

这一点就使他做出了三件同样是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情：他用金錢来腐化人民，在选举的时候，对每一个投票的公民他都用一笔錢来收买。

此外，他又利用一批最坏的賤民来阻撓高級官吏正常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他这样做是指望那些已倦于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的明智之士，由于絕望的心情而拥戴他为独裁者。

最后，他把自己的利益同凱撒和克拉苏的利益結合起来。加图說，使共和国毁灭的并不是他們之間的敌覦，而是他們之間的联盟。实际上，罗馬是处于这样不幸的一个局面，以致和平带給它的煩恼大于內战带給它的煩恼。原来把几个巨头的目的和利益結合到一处的和平，最后只能造成暴政了。

龐培本来并未存心用自己的威望来帮助凱撒。但是他却不知不覺地为凱撒牺牲了它。凱撒立刻不仅用龐培給他的軍队来反对龐培，而且使用他的計策来反对他。他利用自己的密使去煽动全城的人民，这样就控制了选举的結果：执政官、行政长官、保民官都用他們自己所規定的价錢被收买了。

清楚地看到凱撒的意图的元老院向龐培求助了；它請求龐培出来保卫共和国，如果还可以用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种需要一个公民来保护的統治制度的話。

我以为，搞垮了龐培的是一种羞辱感，因为在他想到过去他把凱撒捧起来，正是由于他沒有远見的时候，他是会产生这种羞辱感的。在长久的时期中間，他都不能习惯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不承认他使自己处于危險的地位，因而他根本沒有采取自卫的措施；他要元老院相信，凱撒不敢发动战爭；由于这样的話他說了好多次，

他就不得不老是这样說了。

看起来好象有一种情况使凱撒什么都敢做出来：这就是由于名称不幸的一致，人們把山北高卢和他所統治的山南高卢合并起来了。

政治上的理由絕不允許在罗馬的附近有軍队；但是它却不容許在整个意大利完全沒有軍队：这一点就使人們能够把大批的軍队留駐在山南高卢，这就是說，在魯比康河的那一面直到阿尔卑斯山的地方，魯比康河则是洛瑪尼亚的一条小河。但是，为了保証罗馬不受这些軍队的侵犯，元老院公布了一項著名的命令，这項命令人們現在还可以看到，它刻在从里米尼到謝桑納途中的石头上。这一命令向地下諸神奉献牺牲，并且把率領着一支軍队、一个軍团或一个中队渡过魯比康河的任何人宣布为瀆神者和祖国的叛徒。

除去管理可以威胁罗馬本城的如此重要的这一地区以外，人們又加上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地区，这就是包括法国南部地区在內的山北高卢。这一地区給凱撒以在許多年中間对他所願意征服的任何民族作战的机会，結果他的士兵就成了他的老兵，而他对老兵的心的征服絲毫不次于对蛮族的土地的征服。如果凱撒根本沒有統治山北高卢的話，他就不会使他的士兵腐化墮落，也就不会使他的名字因这样多的胜利而受到崇敬了。如果他不統治山南高卢，龐培就可以阻止他通过阿尔卑斯山。这样一来，从战争一开始，他就非得离开意大利不可：这就会使在內战中成为主力的他的一派的声誉一扫而光了。

凱撒在渡过魯比康河时使罗馬感到的恐怖正同当初汉尼拔在坎奈一役以后使罗馬感到的恐怖一样。在战爭开始的时候，惊惶失措的龐培，只有到他自己感到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决定采取什么对策：除去让步和逃跑以外，沒有別的办法；他离开了罗馬，把国庫留在那里；他沒有任何办法阻止胜利者；他放弃了自己的一部

分軍队和整个意大利，渡海到别处去了。

关于凱撒的幸运，人們談得很多了；但是这个非凡的人物有这样一些偉大的优良品质，却沒有什么缺点，以致尽管在德行上他也有很多不够的地方，然而不管他統率什么軍队，他永远都会是胜利者；不管他生在哪个共和国里，他永远都会是統治者。

凱撒在打敗了龐培在西班牙的太守們之后，便到希腊找龐培本人去了。統治着海岸地带并拥有优势兵力的龐培，眼看着就可以把处于困难境地并为饥餓所苦的凱撒軍队歼灭掉。但是，旣然他的最大弱点是想取得人們的贊同，因而他就不能不去傾听他手下的人們的空論，而这些人又总是爱揶揄他或是責怪他的。一个人說，他想永远担任統帅，要象阿伽美农那样地成为众王之王。另一个人說，我告訴你們，今年我們将不再吃图司庫路姆的无花果。龐培所取得的某些个別的胜利冲昏了这一群元老的头脑。因此，为了避免譴責，他却做了一件永远会受到后人責难的事情，这就是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有利条件，率領着新軍队去对抗曾經取得过这样多次胜利的軍队。

当在法尔撒勒被击潰的軍队的殘部退入非洲时，統帅軍队的斯奇比奥根本不願意听从加图的意見，那就是把战爭拖延下去：由于几次胜利而得意起来，他便拿一切来冒險，因而也就毁掉了一切。当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把自己方面的局势重新整頓起来的时候，他們的同样的这种仓促从事却又第三次毁坏了共和国。

你們可以看到，在这些长期持續下去的內战中，罗馬的外部威力是在不断增强的。在馬利烏斯、苏拉、龐培、凱撒、安东尼、奥古斯都的治下，越来越变得可怕的罗馬結果把殘存的一切国王都打垮了。

对其他国家产生最强烈的征服威胁的国家，莫过于本身經历过十分殘酷的內战的国家了。在那里所有的人，貴族、市民、手工

业者、农民都成了士兵；当由于締結了和約而它的兵力被集合到一处的时候，这个国家比起那些只有公民的国家来是有着巨大优点的。此外，在内战当中，又常常会出現偉大的人物，因为在混乱之中，有功勛的人会出人头地，他們每人都会因此而取得应有的职位。可是在沒有内战的时候，人們的职位都是被安排好了的，情况就往往是适得其反了。我們可以不用罗馬人，而用时代較近的另一些人来做例子：法国人对其他民族最可怕的时候，是在布尔戈涅家和奥尔良家之爭以后的时候，是在天主敎同盟之乱以后的时候，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幼年时内战以后的时候。英国受到最大的崇敬，是在克倫威尔当政的时候，是在长期議会时发生的战爭以后的时候。德国人只有在德国内战以后才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优势。菲利普五世治下的西班牙人在爭夺王位的内战以后，立刻就把使欧洲为之震动的一支軍队派到西西里去。而現在我們又看到，波斯从内战的灰烬中得到再生并且把土耳其人打敗了。

最后，共和国还是被消灭了；而在这一点上，不应該責怪某些个别人物的野心，应該責怪的是人：他越是有权力，就越是拚命想取得权力；正是因为他已經有了許多，所以要求占有一切。

如果凱撒和龐培象加图那样地思想，其他的人也就会象凱撒和龐培那样地思想；而注定要灭亡的共和国就会經别人的手而被拖入深淵了。

凱撒赦免了所有的人；但是在我看来，在人們夺取了一切之后所表現的溫和是不值得受到很大的称贊的。

不管人們如何談到法尔撒勒一役后凱撒的敏捷，西塞罗却完全有理由責备他的迟緩。他对卡西烏斯說，他們从来不认为龐培派会这样快地在西班牙和非洲把旗鼓重新整頓起来，而且如果他們能够預見到凱撒会在亚历山大里亚战爭耽誤时間的話，他們就不会同凱撒締結和約，而是要跟着斯奇比奥和加图退到非洲去了。

因此一种狂热的爱迫使凯撒进行了四次战争；既然沒有办法避免后面的两次战爭，他就使他在法尔撒勒一役所得的战果发生了問題。

在开始的时候，凯撒是在高級官吏的名义下进行統治的，因为只有头衔对人們才最起作用。而且就同亚細亚的各民族憎恨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头衔一样，欧罗巴各民族是討厌国王的头衔的：結果在那个时候，这些名称竟造成了人們的幸福或是絕望。凯撒幷不反对人們把冕旒加到他头上的意图；可是，看到人民停止喝采的时候，他就拒絕这样做了。他还作了另外的一些尝試。我不能理解，他怎么能够认为：仅仅是忍受暴君統治的罗馬人竟因此会喜爱暴政，或者是他們认为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出自本意的。

有一天元老院把某些荣誉授給他，他却連站都不屑站起来；而从这个时候起，那些最重要的元老就忍耐不下去了。

使人們感到最受侮辱的事情，莫过于他們的仪节和习慣受到破坏了。設法去压迫他們，这有时反而証明你对他們的尊敬；如果破坏他們的風俗习慣，这却永远是一种蔑視他們的标志。

一直是元老院的对头的凯撒不能掩飾自己对于这一机构的蔑視，而元老院在失去权力之后，几乎变得可笑了：因此甚至凯撒的寬大都成为侮辱性的了；人們认为他是不寬恕人的，但是他又不屑懲罰。

他把元老院竟然蔑視到他自己作出元老院决定的程度；他想到哪些元老，他就用哪些元老的名字来签署这种决定。西塞罗說：“我常常听說，据說是由于我的建議而通过的元老院决定，实际上是在我根本不知道任何这样的决定以前就送到了叙利亚和阿尔明尼亚的。許多国王写信感謝我，因为我曾提出自己的意見要人們称他們为国王，可是不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国王，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他們这些人存在。”

这个时代的一些大人物的书信被人們編到了西塞罗的名下，因为这些书信的較大部分是出自他的笔下的。从这些信中人們可以看到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由于这一突如其来的革命而感到的忧郁和絕望，因为这一革命使他們失掉了荣誉，甚至使他們无事可做；元老院既然不再行使自己的职权，他們也就不再享有过去在所有人們中間所享有的威信，因此也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統治上面了；这一点在这些书信中比在历史家的論述中看得更清楚。这些书信是为共同的痛苦所結合起来的人們的朴直的杰作，又是这样一个时代的杰作，在这个时代里，虛伪的礼节还沒有使說謊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慣。最后，并不象我們今天大部分的书信那样，我們在这些书信中根本看不出人們想互相欺騙，而是不幸的朋友們相互傾訴自己心底的一切。

凱撒要想保卫自己的生命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的阴謀者都是他的同党或是受了他很多恩惠的人。阴謀产生的原因是十分自然的。他們在凱撒的胜利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可是，他們的处境越好，他們也就开始越发强烈地感到一种共同的不幸；原来，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看来，从某些方面来說，他生活在什么形式的統治之下都是无所謂的。

其次，还有一种在希腊和意大利的一切共和国中确定下来的国际法，一种意見：它把杀死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人的行动看成是一种美德。在罗馬，特别是在赶跑了国王以后，明确地制訂了这一类的法律，这也都是有例可循的：共和国把武器交給每一个公民，为此授他以高級官吏的权力并承认他是自身的保卫者。

布魯图斯竟敢向他的朋友們說，卽使是他的父亲重新回到地上来，他仍然是会把他杀死的。尽管由于接連不断的暴政，这种自由的精神漸漸趋于泯灭，但是在奥古斯都統治开始的时候，阴謀事件却一直不曾停止过。

这是对祖国的一种主导的爱，这种爱脱出了罪恶和美德的常规，它所服从的只是它自己，它是不管什么公民、朋友、好人、父亲的：美德正彷彿是为了超越自己才把自己忘掉的；在开始的时候，人們由于它殘酷而不能贊許的行动，美德却使它被人們称頌为神圣的。

老实說，生活在自由政府治下的凱撒，他的罪恶不是只有用暗杀的办法才能加以懲处嗎？而要問人們为什么不公开用武力或根据法律来追究他，这豈不就等于要求他說明犯罪的理由嗎？

第十二章　論凱撒死后罗馬的情况

要把共和国恢复起来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人們先前从来沒有看見过的事情发生了；再也沒有暴君，可是自由也沒有了，因为使共和国毁灭掉的那些原因一直都存在着。

阴謀者所拟訂的計划不过是一般的阴謀計划，可是他們却根本沒有去考虑如何应付阴謀实現后所引起的后果。

在做出了暗杀行动以后，他們就退到卡庇托留姆山去了：元老院沒有召集会議；第二天，企图制造混乱的列庇都斯率領着武装的人們占領了罗馬的广場。

害怕人們向他們追索他們已經取得的巨額賞賜的老兵們开进了罗馬：这一行动使元老院同意了凱撒的一切法案，而为了用一切办法防止有极端的行动发生，元老院又宣布赦免阴謀者。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虛假的和平。

凱撒在他死以前准备出征帕尔提亚人的时候，曾指定了此后多年間担任高級官吏的人选，为的是当他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些人維持国內的安宁：因此在他死后，他的一派在长时期中間感到

有后备力量的保証。

由于元老院毫无限制地同意了凱撒的一切法案，并且把这些法案交付給执政官去执行，因此当时担任执政官的安东尼便取得了凱撒的記事册，把凱撒的秘书也收买过来，这样他就把他所想做的事情都記載到这本記事册里面去了：这样一来，独裁者在凱撒死后比他生前統治得更加横暴了；凱撒从来沒有做的事情，安东尼都做了；凱撒从来沒有散发的錢，安东尼也散发了。所有对共和国不怀善意的人都突然在凱撒的記事册里找到了补偿。

不幸的事还不止于此，凱撒曾把他保存在欧普斯神殿的巨額款項收集起来作为出征的費用：但是安东尼却借着凱撒的記事册随心所欲地把它处理掉了。

阴謀者起初决定把凱撒的尸体投到梯伯河里去：他們在这件事上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因为，在随着一个出其不意的行动而到来的惊惶失措的时期，凡是人們敢做的一切，他們是都易于做到的。可是这件事并沒有做到，原因是这样：

元老院认为它必須允許人們給凱撒举行葬礼；而且老实說，他既然沒有被宣布为暴君，元老院就不能拒絕給他举行葬仪。然而，罗馬人有一个被波利比烏斯十分称贊的風俗，那就是在下葬时带着祖先的象，随后又給死者作墓前的演說。做了这样的演說的安东尼把凱撒的血袍給人們看，向他們宣讀了凱撒把大量的贈賜給予人民的遺囑，并且把人民激怒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們竟燒掉了阴謀者的房屋。

我們有在这一事件发生时統治着元老院的西塞罗所作的招供，他說应当行动得更加激烈些，乃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險，他还說决不会有人丧命的；但他又辯解說，当元老院集合的时候，时間已經来不及了。而知道在有人民作为主要力量参加的事件里一瞬間有多么重要的价值的人們，对这一点是不会感到惊訝的。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当人們为紀念凱撒而举行比賽的时候，一个长尾的彗星在天上出現了七天：人民以为上天把凱撒的灵魂接引去了。

希腊和亚細亚的各族人民有一种給国王們修建神殿的习慣，他們甚至有給治理他們的副执政官修建神殿的习慣。人們允許他們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可以最有力地証明他們的受到奴役的地位。罗馬人在家祠里或私人的神殿里也可以奉祀自己的祖先；可是我并沒有看到，从罗慕露斯到凱撒，任何罗馬人被当成全国的神。

馬其頓的治理是委托給安东尼的；然而他想得到的却是两个高卢：大家对于什么是他这样做的动机知道得很清楚。当治理山南高卢的戴奇謨斯·布魯图斯拒絕把这个地方交給他的时候，他就想把布魯图斯赶掉。这就引起了一場內战，在內战中，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祖国的敌人。

西塞罗为了搞垮他的私敌安东尼，就不怀好意地設法促使屋大維上台；可是，他非但沒有使人民忘掉凱撒，却反而使他們老是想到他。

屋大維对西塞罗是用了手腕的：屋大維討好他，贊揚他，遇事同他商量，凡是可以增加虛荣心的一切权术，对他都用上了。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坏在下述的情况上面：那就是通常做这些事的人們除了主要的目的之外，还追求那些迎合自己的虛荣心和使他們自我滿足起来的个人的某些微小成就。

我以为，如果給共和国保留着加图的話，事态发展的方向就会完全不同了。西塞罗做第二流角色是很有办法的，但是他并沒有能力做第一流角色。他有着了不起的才能，可是論人品却往往是平凡的。在西塞罗身上，品德是次要的；在加图身上，品德却是一种荣誉了。西塞罗总是先想到自己，加图却总是忘掉自己。加图想挽救共和国是为了共和国本身，西塞罗則是为了自己的虛荣心。

我可以把这种平行的对比继續加以引伸：我可以說加图有預見的能力，但西塞罗却是心怀畏惧的；加图有所期望，但西塞罗則是信任；前者看事情的时候經常保持冷静，后者則受到成百种瑣細热情的干扰。

安东尼在莫迭那被打敗了：两位执政官希尔求司和庞撒死掉了。自认为控制了局势的元老院想把屋大維压下去，屋大維从自己的一方面来說，則停止了对安东尼的反对行动，他率領軍队来到罗馬，使自己被宣布为执政官。

西塞罗自己夸耀說，他的外袍摧毀了安东尼的軍队，然而这里却也就看出，他怎样使共和国遇到一个更加危險的敌人，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在人們心中更加亲切，而他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也更加合法。

失败的安东尼亡命到山北高卢去，列庇都斯在那里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和屋大維結合起来，他們相互同意牺牲他們一些人的朋友和他們另一些人的敌人的性命。列庇都斯留在罗馬，其他两个人則去寻找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并且在人們三次爭夺世界霸权的那些地方碰上了他們。

布魯图斯和卡西烏斯由于一种不可饒恕的輕率而自杀了。讀到他們一生中的这个阶段，人們不能不为这样就放弃的共和国感到惋惜。在悲剧結束的时候，加图也自杀了。这两个人的死就好象是开始了这个悲剧似的。

在罗馬人中間自杀的习慣之所以如此普遍，人們可以举出許多原因来：鼓励这样做的斯多噶学派的傳播；凱旋和奴隶制度的确立，它們使許多大人物认为自己是不应在失敗之后苟且偷生的；受到控訴的人在自杀时所得的利益，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可以避免受到可耻的和財产充公的宣判；对荣誉的一种特殊的理解，也許这比之今天迫使我們因为一个手势或一句話而杀死自己的朋友的情

况是要明智些的；最后，这是表現英雄气概的一个极其方便的办法，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他所願意的地点，結束他在世界上所表演的那一出戏。

人們还可以加上使自杀变成輕而易举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完全为它自己打算做的事情所占据的精神，为决定行动的动机、为它所要躲避的危險所占据的精神，老实說，根本沒有看到死亡，因为激情只使他感觉，却完全沒有去看。

自尊心，对自我保存的爱，是以这样多的方式出現，并且依照这样相互矛盾的原則发生作用，以致它竟然使我們为了爱自己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我們竟然这样尊重自己，那就是我們由于一种自然的和朦朧的本能而同意結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本能使我們爱自己甚于爱自己的生命。

第十三章　奧古斯都

塞克司图斯·庞培領有西西里和薩地尼亚；他是海上的主人，而且他身边还有很多不惜为自己最后的期望而战斗的亡命者和流放者。屋大維对他进行了两次十分艰苦的战爭，在一些慘重的失敗以后，才依靠阿格里帕的高妙战术战胜了他。

几乎所有的阴謀者都是死得很悲慘的；在下手无情的战爭中領导着总是被打敗的党派的那些人，他們之遭受横死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从这里人們却得出懲罰刺杀凱撒的凶手和将他們判罪的按照天意报复的結論来。

屋大維把列庇都斯的士兵拉到自己的一面来并且剝夺了他的三头的权力。屋大維甚至不許他隐居韜晦，而是强迫他以一个私人的身分参加人民大会。

看到列庇都斯所受的屈辱，我們感到很滿意。这是共和国中的最糟糕的一个公民：总是他第一个鬧乱子，不断地出坏主意，而在实行这些坏主意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同比他还要狡猾的人們勾結起来了。現代有一位作家却願意称頌列庇都斯，他引用了安东尼的話，安东尼在自己的一封信里称他是一个誠实的人；然而安东尼眼中的誠实的人，在别的人眼里，却完全不一定也是这个样子。

据我看来，在所有罗馬的将領中間，只有屋大維才能获得士兵們的爱戴，因为他不断地在他們面前表現出一种天然的胆怯。在这个时候，士兵們重視将領的慷慨大度，胜过将領的勇敢。也許正是由于沒有这种勇气（这种品质可以使人取得統治权），这一点反而成了屋大維的幸运，甚至使屋大維取得他的地位：他是最不使人害怕的。如果說他做的最見不得人的事情反而給他带来了最大的好处，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一开始他就表現出偉大的气魄，大家就会对他怀有戒心了。如果他勇敢的話，那他就不会使安东尼有时間来做那些把自己断送掉的事了。

准备对屋大維作战的安东尼向他的士兵发誓說，在他取得胜利后两个月，他就要重新把共和制度建立起来。这一点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尽管軍队是世界上最盲目乱动的，从而不断地摧毁自由，然而甚至士兵也还是渴望祖国的自由的。

在阿克求姆展开了一場战斗；克列奥帕特拉逃掉，并且带走了安东尼。毫无疑問，她后来出卖了他。可能，她竟然想用妇女的这种极大的媚力使世界上的第三个統治者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安东尼为之而牺牲了整个世界的那个妇女竟然把安东尼出卖了；他所提拔的或是他一手造成的許多将領和国王都躲开了他。正是好象慷慨大度和奴役是联系着的，一队劍斗士却对他保持了英勇的忠誠。如果把恩惠大量地給予一个人，那末你使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办法保存它們：因为你使他有了一些应当保卫

的新的利益。

在这些战爭中有着令人吃惊的东西，这就是：一次战斗几乎永远是决定全局的，而一次失敗又是不可弥补的。

老实讲，罗馬的士兵根本就不懂得自己应当屬于一个什么派别。他們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作战，他們是为了某一个人作战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領袖，这个領袖因为許給他們許許多多的东西而把他們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战敗的領袖既然不再能实現自己的諾言，于是士兵們便投到另一面去。各个行省不再认眞参与爭端，因为元老院或人民哪一方面战胜，这对他們已經无关紧要了。結果，領袖当中的一个人一經失敗，他們立刻投到另一个領袖那里去，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想在胜利者面前为自己洗刷，而胜利者当然就要以罪名最重的地方为牺牲，去滿足他給予士兵們的大量許諾了。

在法国我們看到两种內战：一种內战是以宗教为借口，这种內战是持久的，因为引起战爭的动机在胜利之后还存在着；另一类內战老实讲沒有任何动机，它們是由于某些大人物的輕率或野心而引起的，因而它們从一开头就被鎮压下去。

奥古斯都（这是諂媚之徒給予屋大維的称号）恢复了秩序，这就是說，一种持久的奴役，因为在人們刚刚篡夺了統治权的自由国家里，凡是可以建立起一个人的无限威信的东西都被称为秩序。凡是可以支持臣民的正直的自由的东西都被称为騷动、傾軋和不良的統治。

所有那些怀有野心打算的人們都想在共和国里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庞培、克拉苏和凱撒在这一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們規定一切叛国罪都不受懲罰。他們取消了一切可以防止風俗敗坏的东西，取消了一切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东西；就好象好的立法者总是設法使他們的公民变成最好的公民一样，这些人

却拚命要把他們的公民变得尽可能地坏：他們学来了一种用金錢賄买人民的习慣，如果有人被指控进行什么阴謀，那他們就連法官一齐賄賂。他們使用各种强暴行动在选举时制造混乱，而当有誰受到控告的时候，他們就对法官进行恐吓；甚至連人民的权力都被取消了：伽比紐司就可以拿来作証明，他違反了人民的意志在用武力重新扶植了托勒密以后，竟然厚顏无耻地要求举行凱旋仪式。

共和国的那些首要人物設法使人民討厌自己的权力，他們設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缺的人物，办法是把共和国的統治方式弄得极不方便；但是一到奥古斯都成了主人，政治方面的考慮就使他必須努力把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以便使人們感覚到一个人的統治的好处。

当奥古斯都手里有了軍队的时候，他就害怕士兵的嘩变，而不害怕公民的阴謀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寬待士兵，对公民却非常殘酷。可是一到和平时期，他就害怕阴謀了。既然凱撒的遭遇总是摆在自己的眼前，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他就想采取另外的一种做法。这就足以說明奥古斯都一生的关鍵了。在元老院里，他袍子下面罩着鎧甲；他拒絕采用独裁官的名义。凱撒曾傲慢地說过共和国根本不算什么玩意儿，而他的言語就是法律；但奥古斯都却不这样做，他总是讲元老院如何如何好，而他又如何如何尊敬共和国。因此他想把最能討人民欢心的政府建立起来，同时这个政府又不会触犯他本人的利益。在民政方面，他建立了一个貴族政府，在軍事方面，他建立了一个君主制度的政府。一个政府如果沒有自己的武力，那它只有在得到君主欢心的时候才能維持住，而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結果也就完全是一个君主制度的政府了。

人們会怀疑奥古斯都是不是眞的打算放弃大权。然而誰看不出来，如果他願意这样做的話，他不是能做到这一点嗎？整整十年

奥古斯都要求从身上卸下这个担子，可是实际上他又总是不放下来。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知道这不过故作姿态罢了。他使用若干小手腕，这些小手腕使他获得了他认为还抓得不够的那些权力。我是从奥古斯都一生的經历得出这样的結論的。尽管人們都非常任性，但他們仍然很少在什么时候放弃他們在一生中經过周密考虑的东西。奥古斯都的一切行动；他的一切命令，显而易見目的是在于建立君主制度。苏拉放弃了独裁的大权；然而，在苏拉的一生中，甚至在他的殘暴行为中，人們都看得到一种共和的精神。他的一切命令，尽管是执行得十分殘暴不仁，結果总是在于保持某种形式的共和。急躁的苏拉用暴烈的办法把罗馬人引向自由；奥古斯都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溫和的办法把他們引向奴役。在苏拉的統治之下，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大家却都呼叫着暴政；在奥古斯都的統治之下，暴政加强了，但是人們談論的却只是自由。

使罗馬增加了如此雄偉气象的凱旋的习俗在奥古斯都当政的时候消失了，或者毋宁說这种荣誉成了最高政权的一种特权。在帝国治下所产生的事物的大部分，都可以在共和国中找到它們的根源，而且是应当使它們相互接近的；在共和国，只有掌握战爭的最高統帅权的人才有权要求凱旋：而現在旣然皇帝是一切軍队的首脑，那末便只有在他的庇护下，才能举行凱旋了。

在共和国时期，人們的原则是不断地进行战争，但是在皇帝們的統治下面，維持和平却成了行动的准则：人們认为胜利只会使軍队找他們的麻煩，因为軍队会由于胜利而要求过高的价錢的。

手里有一些軍权的人們害怕做太大的事情，因此应当把自己的荣誉縮减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事情只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却又不使他嫉妒，还应当不在他面前过分显露光芒，使他不致因此目眩。

在給予罗馬公民权的时候，奥古斯都是十分吝啬的。他制訂

法律，以限制人們釋放过多的奴隶；在他的遺囑里，他建議遵守这两条規則，并建議不用发动新战爭的办法来扩充自己的領土。

这三件事相互間是有密切联系的：既然不再有战爭，那末就不再需要新的公民和被釋放的奴隶了。

当罗馬不断进行战爭的时候，它需要不断地补充自己的人力資源。在开始的时候，是从被征服的城市，把一部分的居民迁移过来；后来，比邻城市的許多公民也到这里来行使他們的选举权了。他們迁住到那里去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由于联盟者的申訴，常常不得不把这些人送回去；最后，从各行省也有大批大批的人前来。法律的規定对結婚很有利，甚至使結婚成为必需的事情。在一切战爭中，罗馬都获得极多的奴隶；而当罗馬的公民們財富过多的时候，他們就到处购买奴隶，但是也大量地釋放奴隶，这样做有的人是由于慷慨大度，有的人是由于貪婪，有的人則是由于心軟：一些人是想报偿对自己忠实的奴隶；另一些人是想借着奴隶的名义取得共和国在貧苦的公民中間分配的粮食；最后，还有一些人則希望有許多戴着花冠的人参加他們的葬仪。人民几乎都是由被釋放的奴隶构成的：因此，全世界的这些主人不仅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全部时期，大部分都是奴隶出身的。

在几乎都是由被釋放的奴隶或他們的子孙构成的小民人数变成一种累贅的时候，人們便去开辟殖民地，这样他們就保持了行省对他們的忠誠。全世界的居民这样就进行了一次交流。罗馬把奴隶接收进来，却把罗馬人送了出去。

以选举时期所发生的某些騷动为借口，奥古斯都在城里設置一名市长和一支卫戍部队。他組織了不朽軍团的队伍，把他們配置在帝国的边界，又专門撥出一笔錢来維持他們。最后他又規定老兵們取得的报酬是金錢，而不是土地。

在苏拉之后所进行的这种土地分配产生了不少恶劣的后果。

公民的财产失去了保証。如果不把一个中队的士兵派駐到同一个地方去，他們就不喜欢移駐，結果土地沒有人耕种，而士兵也就成了危險的公民；但如果士兵是按照軍团分配的話，則野心分子在任何时期就都可以找到反对共和国的軍队。

奥古斯都建立了常备的海軍組織。在他之前，罗馬人根本沒有常备的陆軍部队；与此相似，他們也沒有常备的海軍。奥古斯都的海軍的主要目标是保証商业运輸的安全和帝国各个部分之間的交通；因为从那时起，罗馬人已經成了整个地中海的主人：在那个时候，人們也只有在这个海上来来往往，而且罗馬人也沒有任何可以害怕的敌人了。

狄奥尼西烏斯对下面这一点說得很好，那就是：自从皇帝們当政的时候起，历史就更加难写了：因为一切都变成秘密的了；行省的一切公文信件都送到皇帝的办公厅；人們能够知道的，只有暴君們的愚蠢和大胆所不顧隐藏的东西，或是历史家們所能猜想到的东西而已。

第十四章　提貝留司

就好象一条河流緩緩地、无声地冲刷着堤岸，而終于在一瞬間把它冲垮并把它所防护的田地遮盖住一样，奥古斯都时代的主权是不知不覺地起着作用的，但在提貝留司时代，它却猛烈地打乱了一切。

在罗馬有一种尊严法（loi de majesté），这种法律是針对着想危害罗馬人民的人們的。提貝留司利用了这个法律，不过他不是用这个法律来对付原来規定的对象，而是用来对付他所憎恶的或不信任的一切人。受这个法律所管束的不单单是行动，而且有

言語、表情 甚至思想，因为在两个朋友之間相互傾訴的由衷之言是只能被視为思想的。在宴会上面于是不再有自由，亲戚之間也不再相互信任，奴隶中間也不再存在着忠誠。君主的伪善和阴郁感染了所有的人。友誼被看成是一种危險的暗礁；讲眞心話被认作冒失的行为，美德則只不过是可以在人們心中引起回忆往日幸福的一种矯揉造作的表現罢了。

沒有比在法律的借口之下和裝出公正的姿态时所做出的事情更加殘酷的暴政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說，不幸的人們正是在他們自己得救的跳板上被溺死的。

任何一个暴君都从来不缺少施行殘暴統治的工具，提貝留司身边就总是有一批准备把他所怀疑的一切人判罪的法官。从共和国时候起，元老院这样一个机构从来不审理私人的事务，但它却由于人民的委托，审理联盟者受控的案件。提貝留司則要它审判一切他认为对他所犯下的大逆罪。这一机构因而犯下了难以形容的罪行：元老們爭先恐后地作奴顏婢膝的表示；在謝雅努司的庇护之下，最显貴的元老就干着告密人的勾当。

我覚得我有好几个理由可以說明当时在元老院中如此盛行的这种奴才作風。在凱撒打敗共和派之后，他在元老院中的朋友和敌人就同样地拚命取消法律对他的权力的一切限制，并且把过分的荣誉加到他的头上：一些人是力图取得他的好感，另一些人則想使他受到嫉妒。狄奥尼西烏斯告訴我們說，有几个人甚至建議他可以占有他所喜欢的任何妇女。这一点就使他絲毫不怀疑元老院，結果他自己也就被杀死在那里了。可是这一点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在后来的皇帝的統治时期，从来沒有一种沒有前例的和可以引起憤慨的諂媚。

在罗馬为一个人所統治的时期以前，罗馬的首要人物拥有巨額的財富，他們为了取得这些財富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

在皇帝們的統治时期，他們几乎完全失去了这些財富：元老們不再拥有把大量的財富毫不吝惜地送給他們的那些大門客。当任命各个行省的副执政官（大約相当于我們今天的太守）的时候，他們的一切收入都要交給皇帝。尽管失去了取得財富的来源，一切开銷却还保持着；生活方式沒有改变，但是要有足够的錢来維持这种生活方式，就只有靠皇帝的恩典了。

奥古斯都取消了人民的公布法律和审判叛国罪的权力；但是他把选举高級官吏的权力給了人民，至少他作出了这样的姿态。提貝留司害怕这样多的人民的集会，因此他又把这样一項特权取消，而把它交給元老院，这就是說，交給他自己。但是人們很不容易相信，人民的权力的这种失墜把担任高級官吏的人們貶低到何等程度。当人民处理重要的职位时，拚命追求高級职位的高級官吏們不惜使用各种各样的卑劣手腕；不过这一切都被一种壮丽的外表掩盖着，因为他們为人民举行娛乐或宴会，或是把金錢和粮食分贈給他們：尽管动机是卑劣的，但是手段却总还有一些高貴之处，因为大人物总是应当用慷慨的贈予来取得人民的好感的。但是当人民不再有任何东西可給，而君主以元老院的名义掌握了一切职位的时候，人們就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請求和取得它們了：取得它們的必不可缺的手段是諂媚、卑鄙行徑、犯罪。

然而，还看不出提貝留司有貶低元老院的意思：对于元老院这个机构的奴顏婢膝的傾向他是不滿意的；在他一生中，他都不断地表示出对于这种情况的厌恶；但是他和大多数的人一样，他想把矛盾的事物溶和到一起；他的总的政策和他个人的嗜欲根本是不一致的。他希望有一个自由的元老院，这个元老院要能够尊重他的統治；但是他又希望有这样一个元老院，这个元老院要能够在任何时候都使他的恐惧、他的嫉妒、他的憎恨得到滿意的解决：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家接連不断地向一个普通人让步。

我們已經說过，在过去，人民曾从貴族手里爭得从自己人当中任命高級官吏的权力，这些高級官吏当然会保护人民，使他們不受人們会加到他們身上的欺凌和不正当的侵害。为了使他們能够行使这一权力，他們被宣布为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且还規定，如果任何人用行动或是用言語侮辱了保民官，这个人立刻就要被处死刑。但皇帝們既被授以保民官的权力，这样他們也就得到了保民官的特权；而以此为根据，許許多多人就被处死了，那些告密者也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干他們的勾当了。普利尼[①]說过，凡是不能加上其他罪名的人都可被控以大逆罪，因而任何人也就都可以被加上这样的罪名了。

不过我以为，在控告大逆罪的事件中，有一些并不是象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荒謬可笑。我还不能够想象提貝留司把大逆罪加到一个人的头上，就因为这个人把皇帝的象和自己的房子一同卖掉；我也不能想像多米先下令处死一个妇女，就因为这个妇女在他的象前脫衣服；或者他下令处死一个公民，就因为这个公民在自己屋子里的牆上描繪了全部土地，如果这些行动在罗馬人的心中引起同在今天人們心目中相同概念的話。我以为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部分是由于罗馬政府的变化，在我們今天看到的无足輕重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却是重大的。我是从下述的一点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在今天我們看到这样的国家，尽管那里規定禁止为某一个人的健康而干杯，大家都不会把这样的国家看成是一种暴政。

我不应当放过任何可以使我們认識罗馬人民的精神的东西。罗馬人民是如此习慣于服从，如此习慣于认为他們的幸福完全有賴于他們的統治者，乃至在盖尔瑪尼科司死后，他們表示出这样强

① 老普利尼(公元23—79年)，著名罗馬学者和作家，《自然史》的著者，該书分三十六卷，这是一部有关生物学、植物学、宇宙起源論、地理学、人种志和其他科学的文集。

烈的哀悼、悔恨和失望的情緒，而今天在我們这里是不再会达到这种程度的。从历史学家的記述中我們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們感到如此强烈、持久和不可抑制的悲哀，而这种感情决不是造作的，因为全体人民是不会装模作样，不会諂媚，不会欺騙的。

罗馬人民几乎是清一色地由被釋放的奴隶或是由不从事手艺而仰仗着国家的錢养活的人所构成的，他們不再参加国事的管理，因而只能感到自己的无能了。他們感到很大的煩恼，就和感到自己的軟弱而灰心丧气的儿童和妇女一样。他們的情况很糟糕，他們把自己的恐惧和期望都放到盖尔瑪尼科司一个人身上；既然这个人被除掉了，他們当然就会感到絕望了。

对这些不幸感到最害怕的却是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由于自己的貧困处境本应心中毫无牵挂，本应和安多洛瑪克一道喊出："願上帝使我害怕吧"(Plût a Dieu que je craignisse!)。今天在那波里有五万人，这些人只是以野菜为食并且穿着襤褸的衣服。可是世界上这些最不幸的人們，却因为維苏威火山冒了很少的一点烟便吓得失魂丧魄：他們竟糊塗到害怕自己成为不幸的人呢。

第十五章 論从盖約·卡里古拉到安托尼諾斯的諸帝

继承提貝留司的是卡里古拉。在提到这个皇帝的时候，人們說，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奴隶和更坏的主人了：这两种东西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使人們在无限强大的統治权面前感到很大震动的心情，同样地使人們在自己得到这种权力时，也感到同样强烈的震动。

卡里古拉恢复了提貝留司所取消的民会，他还取消了提貝留

司任凭一己的好恶而頒布的有关大逆罪的法令；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到，坏的君主的統治的开始常常和好的君主的統治的結尾一样，因为对于在他前面的統治者的行为，他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情，因此他們所能做的都是别人出于美德才做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們受惠不淺，却也大遭其殃。

人們是不是得到了好处呢？卡里古拉取消了对大逆罪的控告。可是他却用軍事手段把所有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杀死了；受到这样待遇的不仅仅是皇帝所不高兴的几个元老而已；他的宝劍就悬在元老院的上面，說不定在什么时候把整个元老院一网打尽。

皇帝的这种恐怖的暴政是从罗馬人的一般的精神状态当中产生出来的。由于他們突然受到了一个独裁政府的統治，而且他們在統治和被奴役中間又几乎找不到一种中間的东西，以致他們沒有溫和的風尙作为接受这一改变的准备：他們的气质仍旧是严峻的。罗馬人所受到的待遇就和他們本身对待被征服的敌人一样，他們受到同样方式的統治。苏拉进入罗馬的时候，和他进入雅典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他使用了同样的国际法。在国家不知不覺地受到奴役的时候，即使沒有法律，它們也还受到風俗习慣的統治呢。

劍斗士比賽接連不断地举行，这一点就使罗馬人变得极其殘酷：人們可以看到，由于格老狄烏斯常常亲自出席这样的比賽，他就越发变得喜欢流血的事件了。格老狄烏斯本是一个秉性溫和的人，但他仍然做出了这么許多殘暴不仁的事情，从这个例子我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和我們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罗馬人习慣于象对自己的孩子和奴隶那样地处理人类的本性，因而他們根本不能认識到我們称为人道的那种美德。如果不是习慣于对人类中这一部分可怜的人經常加以懲罰的話，那末我們的殖民地居民的那种殘酷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如果人們在

平时的状态之下都是殘酷的話，又如何能向他們期望溫和和自然的正义呢？

在翻閱皇帝們的历史时，人們感到难以卒讀的是：竟有无数的人被处死，就是为了要沒收这些人的財产。在近代的历史中，我們就根本找不到类似的例子。就象我們刚刚談过的那样，这当然是由于他們的性情比較溫和，也是由于一种較有抑制作用的宗教；此外，現在也不再有那些搜刮了全世界的財富的元老家族可供剝夺。我們的为数不多的財富使我們得到这样一种好处，即我們的这一些財富比較有了保障：原来我們的这些財富是不值得使人們費那么大的气力来剝夺的。

人們称为平民 (plebs) 的罗馬人民甚至不憎恨那些最坏的皇帝。自从他們失去大权并且不再从事征战的那个时候起，他們就变成了天下一切民族中最可恶的一个民族。他們认为只有奴隶才經营手工业和商业，而他們所領到的配給的粮食又使他們忽視土地的耕种：他們所习慣的是各种比賽和观覽。当他們不再有保民官可以听从，不再有他們应当选出的高級官吏的时候，这些空洞乏味的东西对他們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而閑散无所事事又增加了他們对这些东西的爱好。因此，正是由于卡里古拉、尼祿、孔莫都斯、卡拉卡拉的瘋狂，这才使人民对他們的死亡感到惋惜。因为凡是人民所喜欢的，他們也都十分喜欢，他們用一切办法使人民从这些娛乐中得到滿足，他們甚至参加这些娛乐；他們不惜把整个帝国的財富花在这样的事情上。当这些財富被耗尽的时候，人民便毫无惋惜之意地看着所有豪族的財富被剝夺，他們享受暴政的果实；他們单純地在这上面得到享受，因为由于自己的卑賤，他們感到安全。不用說，这样的統治者是憎恨有財产的人的。他們知道，有財产的人是不会贊同他們的行为的；他們因循规蹈矩的公民的公开反对或沉默而感到憤怒，他們又在賤民們的喝采声中陶醉

起来，結果他們就以为社会的繁荣要归功于他們的統治，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挑剔这种社会的缺点。

卡里古拉在自己的殘酷行为方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詭辯者；由于他同样地傳了安东尼和奧古斯都的衣鉢，他就說如果执政官們为紀念阿克求姆之役的胜利而庆祝的时候，他就要懲罰他們；如果他們不庆祝这一天的話，他还是要懲罰他們；在德路西拉死的时候，他命令把德路西拉奉祀为神明，但以哭泣为一种犯罪行为，因为她已經是一个神了，不过不哭泣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因为她是元首的姊妹。

在这里应当提一提人間万事万物的流轉无常。在罗馬史上，人們看到这样多次的征战，看到这样多的流血，看到这样多被毁灭的民族，看到这样多偉大的事业，看到这样多次的凱旋，这样多英明、謹愼、坚决、勇敢的政策，征服全世界的計划是考虑得这样周密，执行得这样順利，結束得又是这样圓滿，可是結果又如何呢？結果不过是供五六个魔鬼用来过好日子罢了！怎么着！难道元老院消灭了这样多的国王，最后就是为着在以后受本国最混蛋的几个公民的最可耻的奴役？难道就是为了使自己所作的决定把自己毁掉！人們提高自己的权力难道就是为了更快地被推翻！人們拚命加强自己的权力，只不过是为了在后来看到一些僥幸的人物把它利用来反对自己罢了！

卡里古拉被杀死之后，元老院便集会想建立一种統治形式。正当元老院考虑这个問題的时候，有一些士兵进入宮殿企图进行劫掠。他們在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吓得发抖的人，这个人就是格老狄烏斯，他們就向他欢呼，把他拥戴为皇帝了。

格老狄烏斯最后消灭了旧秩序：原来他把审判权給予自己的官吏。馬利烏斯和苏拉所进行的战爭，其主要的目的不外是想解决这样一个問題：这一权力要屬于誰，是屬于元老还是屬于騎士？

可是低能的家伙一高兴就把二者的这种权力全給取消了：使全世界燃起了战火的一个爭論就是以这样奇怪的方式收場了！

在共和国之后进行統治的君主，沒有人比他的权力更加专制了：因为他拥有人民的全部权力，而人民則是不能限制自己的。在今天我們还可以看到，欧洲的君主当中，丹麦的国王要算是最专制的。

人民被貶低的程度并不次于元老院和騎士。我們已經看到，直到皇帝的統治时期，人民是如此地好战，以致在城里征集起来的軍队刚刚列成战陣，就一直冲向敌人那里去了。在維蒂利烏斯和維司巴西安的內战里，成为野心家的掠夺品并且充滿了怯懦的公民的罗馬，是在迫近那里的第一批士兵的面前战抖的。

皇帝們所处的地位也并不更好一些：旣然并不是只有一支軍队才有权敢于拥戴一位皇帝，只要是一支軍队选出某一个人来当皇帝，那末这个人就会和其他被推出来的人发生冲突，而那些人也立刻就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竞爭者。

这样看来，正如共和国疆域的广大对共和国政府成为致命因素一样，帝国疆域的广大又成了皇帝們生命的致命因素。如果他們需要保卫的只是一小块土地的話，那他們只要有一支主力軍便够了，而且这支軍队旣然把他推戴出来，那他們是会尊重他們亲手造成的結果的。

士兵是依附于凱撒一家的，因为他保証了他們因革命而取得的一切权益。終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在这个时候，罗馬的显貴家族全部被凱撒的家族所消灭，而凱撒的家族本身也灭亡了（在尼祿身上）。人們曾不断推翻的民政权沒有能力和軍权保持均衡：每一支軍队都想推戴自己的皇帝。

这里我們且拿各个时代作个比較。当提貝留司开始統治的时候，他岂不是从元老院得到很多好处嗎？他知道，伊里利亚和日耳

曼尼亚的軍队发生了嘩变；他于是滿足了他們的某些要求；他认为元老院是可以处理其他的要求的，于是他把元老院的代表派到他們那里去。那些不再害怕权力的人，他們仍然是可以尊敬权威的。当人們告訴士兵們說，皇帝的孩子和元老院的代表在罗馬的軍队中要冒着何等的生命危險的时候，他們便后悔起来，甚至对自己加以懲罰。但是当元老院完全被貶低下去的时候，它的事例便不能感动任何人了。奥托在对士兵們发表的演說中談到元老院的崇高时并不发生效力；維蒂利烏斯把最显貴的元老派出去和維司巴西安締結和約也无济于事。把早已被剝夺的那种尊敬立刻都还給国家的各个阶层是根本不可能了。軍队把这些使节看成不过是他們已經抛弃的一个主人的最卑劣的奴隶罢了。

在罗馬人中間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习慣，这就是凱旋者应当給每一个士兵几个狄那留。这本来是不算什么的。在內战的时候，人們增加了賞賜。还有一个时候，是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錢分給士兵；然而在这种悲慘的时期里，就把从公民身上拿来的錢分配了。即使是在沒有軍事胜利品的时候，士兵仍然要求分东西。这种分配只是在战爭之后进行的。尼祿在平时也进行这种分配。士兵們也习慣于这样的做法了。因此他們对伽尔巴就頗有怨言，因为伽尔巴对他們說过，他只知道选擇士兵，却不知道收买士兵。

伽尔巴、奥托、維蒂利烏斯一轉眼就过去了。維司巴西安和他們一样，也是由士兵推选出来的。在他的全部統治时期里，他所想的只是如何把帝国重新建立起来：这个帝国曾連續为六个同样殘酷的暴君所統治，他們几乎都是凶恶的，常常又都是低能的，除此之外，他們又都是浪費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继他之后統治的提吐司使罗馬人民松了一口气。多米先却又是一个比他以前的一切統治者更加殘酷或至少更加无情的新怪物；他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更加卑怯。

他最亲近的被释放的奴隶，而根据某些人的說法，甚至他的妻子，看到不管是在他表示的友誼中还是憎恨中他都同样使人覚得可怕，而且他的怀疑和他的加罪于人的行为又是沒有止境的，于是他們就同他疏远了。在对他施行打击之前，他們想物色一个继承者，于是就选擇了一个可敬的老人涅尔瓦。

涅尔瓦又认图拉真为义子，在历史上这可以說是最好的一个君主了。生在他所治理的国家里可以說是一种幸福。对罗馬人民来說，沒有更加幸运和更加光荣的人物了。这是一个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統帅，他所有的是一顆使他作好事的善良的心，使他看到最好的事物的有見識的头脑，崇高、偉大、美好的灵魂；他的所有这一切美德，相互之間并沒有不协調的情况：他又是最能尊崇人类的本性和表現神性的一个人。

他实現了凱撒的計划并且胜利地进行了对帕尔提亚人的战爭。任何其他的人都会在这一征伐面前屈服的，因为在这一征伐中，危險永远是明显地摆在眼前，而后备的資源又是遙远的；在这一征伐中，必須取得絕对的胜利，而且卽使在胜利之后，也无法保証本身的安全。

困难是在于两个帝国的地位和两个民族的作战的方法。本来可以穿过阿尔明尼亚开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处。但那里是一片多山的和难以通行的地区，輜重也无法运到那里去；結果軍队还沒有到美地亚就有一半被歼灭了。本来可以穿过尼西比司，向南方更低的地区行进。但是那里有一片把两个帝国分割开来的可怕的沙漠。人們还可以走更低的地方，穿过美索布达米亚地区进行：但那就只得使軍队穿过部分未經耕种、部分为水所淹沒的地区了。由于在那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是从北向南流的，因而如果不离开这两条河流，就不可能深入內地，而在离开河流之后，又得冒着生命的危險。

至于这两个民族的作战方法，則罗馬人的力量在于他們的步兵，他們的步兵是世界上最强的、最能坚持的，又是最有紀律的。

帕尔提亚人根本沒有步兵，但是他們有一支精良的騎兵。他們离得远远地作战，不叫罗馬人的武器挨上。投枪很难刺中他們，他們的武器是弓和可怕的箭。他們与其說是对陆軍作战，毋宁說是圍攻陆軍。要想追击他們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对他們来說，逃跑也就是作战，他們是按照敌人接近自己的程度而退却的，而他們只把卫戍部队留在他們要防守的地方。当人們攻取这些防守的地方的时候，就非得把它們摧毁不可。他們故意把敌軍附近的全部地方放起火来，为的是連草也不留給对方。最后，他們的作战方式几乎和今天同样地方的人們的作战方式一样。

其次，被率領去参加这一战爭的伊里利亚的和日耳曼尼亚的軍团却不适于进行这一战爭：在自己的国家里习慣吃很多东西的士兵，几乎都死掉了。

因此，摆脫罗馬人的桎梏这样一种任何其他民族都做不到的事情，帕尔提亚人却做到了。他們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們是不可战胜的，而是因为他們是不可接近的。

阿德里安放弃了图拉真所征服的土地，他把自己的領土限制在幼发拉底河这个界限。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样多次的战爭之后，罗馬人不过只失掉了他們不想要的东西；这就和海洋一样，海洋只有在自己后退的时候，才縮小自己的面积。

阿德里安的行为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人們在罗馬人的圣书中讀到，当塔尔奎紐斯想修建卡庇托留姆的时候，他发現最适当的地方已經被許多其他神的神象占去了：他于是自行占卜，看它們是不是願意把地盘让給朱庇特。它們全都同意了，例外的只有瑪尔斯神、青春神和边界神特尔姆。于是便有了宗教上的三种意見：瑪尔斯的人民不把他們所占領的地方让給任何人；罗馬的青春永远是

不可战胜的；最后，罗馬人的边界神永远不会后退：然而在阿德里安当政的时期，却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第十六章　論从安托尼諾斯到普洛布司时期帝国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斯多噶学派在帝国傳播开来并获得了很大的影响。看来仿佛人类的本性曾努力从本身当中产生出这一令人惊异的学派，而这一学派又正好象是大地在日光从来照不到的地方产生出来的植物一样。

罗馬人之所以有他們的一些最好的皇帝，这一点是要归功于这一学派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忘記第一个安托尼諾斯，特别是他的义子瑪尔庫司·奥列留司。人們談到这个皇帝的时候，心中暗地里感到欢喜。人們在閱讀他的傳記的时候，是不能不受到感动的：傳記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人們对别人有最好的見解，因而对自己也就有了最好的見解。

涅尔瓦的智慧、图拉眞的光荣、阿德里安的英勇、两个安托尼諾斯的美德都引起了士兵們的尊敬。但是当新的魔王們代替了他們的地位的时候，濫用軍事統治权的行为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出卖了帝国的士兵杀死皇帝以便获得新的报酬。

人們說，有一个君主力图在十五年当中在他的国內消灭民政的管理，以便代之以軍事的管理。对于这个意图，我不想作无益的論述：我所要說的只是，按照事物的本性而論，二百名卫士就能保卫君主生命的安全，并不需要八万人；更不必說，迫害武裝的人民比之迫害沒有武裝的人民是更要危險的。

孔莫都斯继承了他的父亲瑪尔庫司·奥列留司。这个人是一

个恶棍，他不仅放縱情欲，而且放任他的大臣和廷臣們任所欲为。使世人摆脫了这个家伙的人們把佩尔提納克司安置到他的位子上面，佩尔提納克司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但是不久他就給近卫軍士兵杀死了。

他們把帝国拿来拍卖了；狄迪烏司·茹利安得到了它，因为他对士兵作了慷慨的許諾：这就引起了世人的反感，原来，尽管帝国常常受到收买，然而却沒有任何人拿它来做买卖。佩斯肯紐司·尼格尔、塞維洛司和阿尔比諾司被拥立为皇帝，而茹利安付不出他許諾下的巨額款項，結果就被他的士兵們抛弃了。

塞維洛司打垮了尼格尔和阿尔比諾司：他有一些偉大的品质；但是君主的首要的美德即溫和，他却沒有。

皇帝們的权力比我們今天的君主的权力更容易表現为暴君的权力。既然他們的地位是一切罗馬高級官吏职位的总和，而他們是以皇帝为名的独裁官、保民官、副执政官、监察官、大僧正，并且在他們願意的时候，又是执政官，因而他們常常主持賞罰事宜。这一点使人很容易怀疑他們所判刑的人們是受了他們的迫害，因为人民通常是依照权力的大小来判断濫用权力的行为的；可是，欧洲的国王是立法者，却不是法律的执行者，他們是君主，却不是法官，他們并沒有会使他們遭到嫉恨的那一部分权力；他們把赦免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而把懲罰的权力委托給一些特殊的官吏去执行。

象提貝留司和塞維洛司这样拚命保持自己权力的皇帝太少了：但是他們却是以最可耻的方式被統治着：前者被謝雅努司，后者被普劳提安。

苏拉所实施的悲慘的放逐习慣在皇帝当政的时期还继續发生作用。如果要放弃这种作法，君主就必須是有一些道德的人；因为他的大臣和寵臣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沒收公民們的財产，于是他們就向他提起懲办的必要和仁慈的危險。

塞維洛司的放逐使尼格尔的許多士兵到帕尔提亚人那里去了；他們教給帕尔提亚人改善自己的战术，那就是不仅仅使用罗馬的武器，而且还要制造这些武器。結果是使那些本来一般只滿足于防守地位的民族，在这之后几乎永远是采取攻势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連串不断发生的內战中，統率欧罗巴軍团的人几乎总是打敗統率亚細亚軍团的人。在塞維洛司的历史里我們看到，他在阿拉伯不能攻克阿特拉市，由于欧罗巴軍团的嘩变，他不得不利用叙利亚的軍团。

自从人們实施了在行省征兵的时候起，他們就感到这一差別了；軍团之間的差別就同民族之間的差別一样，民族由于本性和教养的不同，他們作战的能力是并不完全一样的。

在行省实施的征兵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通常是从軍人当中选出的皇帝几乎都是外国人，有时还是蛮族；罗馬不再是全世界的主人，但是它却必須接受万民的法律。

每一个皇帝都从自己的国家带来一些东西。它們或是关于品行的，或是关于風尙的，或是关于統治制度的，或是关于祭仪的：而海里欧伽巴尔甚至想把罗馬的全部祭仪消灭掉，他想把罗馬神殿中所有的神搬出来，以便把他自己的神放进去。

姑且不說神所选擇的而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手段，单是这样一点就很足以促成基督教的确立了。因为对罗馬帝国的居民来說不再有什么外来的东西，一切事物只要是皇帝願意介紹过来，他們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大家都知道，罗馬人曾經把外国的神接受到自己的城市里来。他們是作为胜利者把它們带来的：他們在凱旋的时候把它們放在其他战利品里面。可是当外国人自己想把这些仪式介紹过来的时候，他們就立刻加以迫害了。大家还知道，罗馬人有一种把自己的神的名字給予同它最相近的外国神的习慣。但是当外国的祭

司們想要罗馬人奉祀他們那些带着原来的名字的神的时候，他們就又不能容忍了。这一点就是基督敎傳播的巨大障碍。

人們应該称卡拉卡拉为人类的毁灭者，而不应該称他为暴君。卡里古拉、尼祿和多米先只限于在罗馬为非作歹；但卡拉卡拉却使整个世界陷到水深火热之中了。

为了累积自己的极大的財富，塞維洛司在他长时期的統治期間横征暴斂，幷且放逐了反对党的人們。

卡拉卡拉在刚刚統治的时候，他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盖塔，他花費了大量的金錢来在士兵面前遮盖自己的罪过，因为这些士兵是爱戴盖塔的，他們說他們是向塞維洛司的两个儿子而不是对一个儿子宣誓的。

君主們所搜刮的这些財富最后的結果几乎永远是十分悲惨的。为这笔財产所眩惑的继承者于是就腐化堕落了；如果它們不毁坏他們的心术的話，它們也要毁坏他們的智慧。他立刻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大搞一通，不过他的这种权力是靠机会的，是不能长久維持的；这种权力是不自然的，它与其說是自然增强的，毋宁說是人为地吹嘘起来的。

卡拉卡拉增加了士兵的餉銀。瑪克里努司写信給元老院說，增加的这笔錢多到七千万德拉克瑪。显而易見，瑪克里努司所列举的数字是夸大了。我們拿我們士兵的餉銀同其他全国性的开支比較一下，如果我們也是按照罗馬人的同样比例的話，那我們将会看到，这个数目是很大的

应当看一看罗馬士兵所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我們从欧洛修司的著作看到，多米先把士兵的餉銀增加了四分之一。从塔西佗①

① 科尔涅留司（普布留司）·塔西佗（約55—約120年），帝国早期的著名罗馬历史家。塔西佗同情罗馬的貴族政治，因而他反对罗馬皇帝的专制主义，但同时他幷不拥护共和制度。恩格斯称他为古代罗馬貴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者。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記述了古日耳曼人的风尚和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利用过这一著作。

著作中一个士兵的話里我們看到，到奥古斯都死的时候，餉銀是十两銅。在苏埃多尼烏斯的著作里我們看到，凱撒把他当时的餉銀增加了一倍。普利尼說，在第二次布匿战爭的时候，餉銀减少了五分之一。这样看来，在第一次布匿战爭的时候，餉銀大概就是六两銅了。在第二次布匿战爭的时候是五两銅，在凱撒时期是十两，在多米先时期是十三两又三分之一。在这里我还打算再談一談。

当罗馬共和国的家业还不大，每年作战而每年又取得战利品的时候，它是很容易应付軍餉的开支的。但是在第一次布匿战爭中，当它已經把手伸到意大利的境外，而且不得不进行曠日持久的战爭和維持一支巨大軍队的时候，它不举債就无法应付軍餉了。

在第二次布匿战爭中，餉銀又減到五两銅；在这样一个时候减低并不会有什么危險，因为这时大部分公民都以接受餉銀为耻，他們是願意自費服务的。

佩尔賽的財庫和不断送到罗馬来的其他許多国王的財庫使罗馬停止了租稅的征收。在公家和个人都很富足的时候，却一点也不增加每月五两銅的餉銀，这种做法是很高明的。

尽管这份餉銀有一部分是用粮食、衣服、武器来計算的，但它仍然是够用的，因为只有有財产的公民才服軍役。

馬利烏斯把沒有任何財产的人編入了軍队，后来的人也追随了他的榜样；結果凱撒就不得不增加士兵的餉銀了。

在凱撒死后，这样的增加还在继續着，因而在希尔求司和龐撒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不得不把租稅恢复起来了。

多米先把餉銀增加了四分之一，他这种軟弱的表現給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損失。对国家来說，不幸的地方并不是在于产生了奢华的風气，而是在于人們因此超出了他們按常理所应有的最低生活要求。最后，卡拉卡拉又作了新的增加，結果帝国竟至陷入这样的一种地步，它沒有士兵就无法維持，但是有了士兵仍然无法維

持。

卡拉卡拉为了冲淡由于他杀死自己的兄弟而造成的恐怖感，就把他的被杀死的兄弟列入諸神的行列。使人感到惊异的是：瑪克里努司对卡拉卡拉的做法也完全一样；瑪克里努司把卡拉卡拉杀死之后，为了緩和近卫軍士兵的情緒（原来卡拉卡拉对近卫軍士兵非常慷慨，因此他的死亡使他們感到絕望），就給卡拉卡拉修建一座神殿，并且为了奉祀他而設置祭司(flaminlum)。

这种做法就使人們后来对他沒有很大的恶感，使元老院不敢非难他，而他也就沒有象孔莫都斯那样被当作暴君。其实，孔莫都斯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比卡拉卡拉更应当受到这种待遇。

阿德里安和塞維洛司这两个偉大的皇帝，一个树立了軍紀，另一个却使軍紀松弛了。效果对原因的反应是十分灵敏的。在阿德里安之后統治的人們是幸福和平靜的；但在塞維洛司之后，却是一片恐怖了。

卡拉卡拉对士兵十分慷慨大度。他很好地遵从了他父亲在临死时給他的忠告，那就是使士兵們富足起来，别的人則可以不管。

不过这一政策只不过对一个人的統治有利。因为他的继承者既然不能維持同样大規模的开支，很快地就会被軍队所杀死：因此人們总是看到賢明的皇帝被士兵杀死，而邪恶的皇帝則死于阴謀，或者死于元老院的决定。

当一个完全依靠士兵的暴君一任他治下的公民遭受士兵的欺凌和掠夺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会延續到他下一代去的。因为士兵們在民間胡作非为，他們甚至会使自己失掉自己的餉銀。因此就需要考虑到重新建立軍紀的問題，不过想这样做的人总是要以付出他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当卡拉卡拉由于瑪克里努司的阴謀而被杀死的时候，由于丧失了极度慷慨的国王而感到絕望的士兵們就推选了海里欧伽巴尔

为皇帝。当海里欧伽巴尔只是耽于淫乐，完全不管他們，一任他們为所欲为的时候，他們就不再容忍他而把他杀死了。同样地他們又杀死了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想恢复軍紀并說要懲罰他們。

这样看来，一个暴君与其說想保証自己生命的安全，毋宁說想取得犯任何罪行的权力，因此他死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幸的优点，那就是他的继承者想做得好一些，可是仍旧是这样地在他之后死掉了。

在亚历山大之后，瑪克西米努司当选为皇帝，这是第一个蛮族出身的皇帝。这个人以身材高大和体力强壮聞名。

他和他的儿子都是被他們的士兵杀死的。前两个戈尔地亚努司死在非洲。瑪克西姆司、巴尔比諾司和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是被杀死的。杀死了年輕的戈尔地亚努司的菲利普自己和他的儿子也被杀死了。代替他当选为皇帝的戴求司又由于伽路司的叛变而丧命了。

在这个世紀里人們称为罗馬帝国的东西不过是一种不正規的共和国罢了。这种共和国有点象阿尔及尔的貴族政体，因为在那里拥有統治大权的軍队决定立廢人們称为戴伊(dey)的长官。可能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規則，卽軍事統治在某些方面与其說是君主制的，毋宁說是共和制的。

人們不要认为士兵只是用他們的不服从和嘩变来参予管理；皇帝們对士兵所作的演說在性质上归根到底岂不是同当日执政官和保民官对人民所作的演說一样嗎？尽管軍队沒有一个专門集会的地点，尽管他們不是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尽管他們幷非总是冷靜的，而是考虑的少行动的多，但他們岂不是全权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嗎？一个皇帝如果不是一个殘暴的、为了士兵的特殊利益而选出来的政府的大臣，那他又是什么呢？

当軍队选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的近卫軍长官菲利普参加治理

的时候，第三个戈尔地亚努司就要求把充分的权力授給他，但是他却沒有得到这个权力；他向士兵发表演說，要他們两个人有同等的权力，可是他也沒有做到这一点；他恳求把凱撒的头銜送給他，这一点也被拒絕了。他想担任近卫軍长官，这个請求也遭到了駁斥；最后他請求保全自己的生命。軍队利用自己的最高大权，作出了这些不同的决定。

罗馬人起初所不知道的蛮族后来竟成了罗馬人的累贅，他們終于在罗馬人眼中成为可怕的人物。由于极不平常的情况，罗馬竟如此彻底地消灭了一切民族，以致在它本身被征服的时候，仿佛土地为了摧毁它而产生出新人物来。

大国的統治者一般是很少有邻国可以作为他們的野心目标的：如果他們有这样的邻居，他們也早就用武力把它們吞并了。因此，这种国家的疆界就是海洋、山岳和大片的沙漠，而这些地方的貧困竟保証了它們的不受威胁。因此罗馬人就让日耳曼人留在他們的森林里，让北方各民族留在他們的冰天雪地里；于是在那里保存下来，甚至又形成了一些民族，这些民族最后却把罗馬人自己都征服了。

在伽路司的統治时期，后来变得更加著名的許許多多的民族蹂躪了欧洲。波斯人在侵略了叙利亚之后却离开了他們征服的領土，他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保存他們的虏获物。

过去从北方来的蛮族大群現在不再出現了。罗馬人的暴力使南方各民族退到北方去了。当抵御他們的力量能够維持住的时候，他們就留在那里不动，而当这支力量削弱的时候，他們就四面八方地扩散开来了。在几个世紀之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查理大帝的征服和他的暴政使南方的各个民族再一次退到北方去：但是这个帝国一經削弱，他們就再一次从北方迁居到南方。如果在今天一个君主对欧洲进行了同样蹂躏的話，则被击退到北方并

且寄居在世界边緣地带的各民族也就会坚持地留在那里，直到他們第三次泛濫欧洲并把它征服的时候。

当帝国后来在瓦列里安統治末期和他的儿子伽利安統治时期所发生的可怕的混乱到达极点的时候，人們可以看到三十个不同的爭夺王位的人，他們大部分是相互殘杀而死的，他們每个人的統治时期都十分短暫，而且他們都是被称为暴君的。

在瓦列里安被波斯人俘虏之后，他的儿子伽利安并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任凭蛮族到处流竄；結果帝国处在同大約一百年后的西方相同的情况。如果不是幸而有一些使它免于复亡的情况凑合到一处，那时它早就垮台了。

罗馬人的同盟者帕尔米拉的国王欧迪那托司把侵略了几乎整个亚細亚的波斯人赶跑了。罗馬城从它的公民当中集合了一支軍队，这支軍队打退了想劫掠它的蛮族。乘着六千只船渡海前来的一支人数极多的西徐亚的軍队由于海上的船禍、穷困、飢餓和本身的庞大而毁灭了。在伽利安被杀死之后統治的是格老狄烏斯、奥列里安、塔西佗和普洛布司，这四个人十分幸运，他們竟然依次統治下去，并且把行将灭亡的帝国挽救了过来。

第十七章　国内的变革

为了預防士兵們不断的叛变行动，皇帝們于是同他們所信任的人結合起来共同統治。戴克利先借口国事繁重，因而他規定永远应当有两个皇帝和两个凱撒来統治。他认为，既然有四支主要的軍队归治理帝国的人們統率，它們就会相互畏惧；而其他的軍队既然沒有足够的力量企图使它們的領袖成为皇帝，它們就逐渐地不习慣于选举他了。最后，凱撒这一职位既然永远处于从屬的

地位，则四人分掌以便保証国家的安全的政权只有在两个人而不是在四个人的手里时才可以充分行使。

但是对士兵們起更大抑制作用的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私人的和公家的財富都減少了，因而皇帝們不能再給他們以慷慨的贈賜。結果贈賜便不再适应选举新皇帝时所产生的危險。

此外，近卫軍长官（就他們的权力和职位而論同我們今天的宰相差不多，他們可以任意杀死皇帝以便自己来代替他）的权力被君士坦丁大大地削弱了。君士坦丁使他們只担任民政的職务，而且把他們的人数从两个增加到四个。

皇帝們的生命开始更有保障了；他們可以死在自己的床上，而这一点好象使他們的性情緩和一些，他們也不再这样凶恶地喜欢流血了。但是，既然这一巨大的权力总要在什么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于是人們就会看到另外一种暴政，不过这种暴政是比較隐蔽些罢了：这不再是杀戮，而是不公正的审判。这样的审判方式看来不过是为了使人們忍辱偷生而不致丧命而已。宫廷被統治和統治別人的办法是更加狡猾了，更加有办法了，也更加沈默了。最后，人們不再是大胆地計划一件罪行，不再是急于干出这一罪行，人們只是看到那些懦弱的人們所干的坏事和反复思考后才干下的罪行。

一种新的墮落行为出現了。最初的一些皇帝爱好享乐，这些享乐表現为一种柔弱的風气；他們不大同軍人往来；他們比較閑散，比較听廷臣們的話，比較願意呆在宫廷里，比較不願意管帝国的事务。

随着宫廷日益脫离帝国的事务，它的毒害也就越来越大了。人們什么都不講了，要是講也都只是用暗示的办法来表示一切；有巨大声名的人們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迫害，大臣和軍官竟不得不总是按照这样一类的人們的意思去行事，这些人对国家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却又不許別人忠心耿耿地为国家服务。

最后，起初几个皇帝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風是唯一能使他們熟悉国事的因素，但是这种作風也彻底消失了。君主仅凭几名亲信的报告办事，而这几名亲信永远是狼狽为奸的，往往甚至在他們的意見好象有分歧的时候，他們实际上不过是在他面前干一个人的事情罢了。

許多皇帝之駐留在亚細亚和他們之一貫同波斯国王处于敌对状态，都使得他們想使自己受到同波斯国王所受到的一样的尊崇。戴克利先，别的人說还有伽列留司，就发出了敕令，要人們这样对待他們。

这种豪奢和亚細亚式的巨大排場一旦出現，不久它們就被人們所习慣了。而当茹利安打算在行动上表現得朴素和謙逊的时候，人們竟然把这种令人回想到古風的做法称为忘却身分。

尽管在瑪尔庫斯·奥列留司以后有几个皇帝統治着，但帝国仍然是完整的；在行省，人們既然承认他們所有的人的权威，这就是由許多人行使的一个統一的政权了。

然而伽列留司和君士坦司·克洛路司意見不合，他們实际上就把帝国分割开来了；由于后来被君士坦丁所追随的这个榜样(君士坦丁采用了伽列留司，而不是戴克里先的計划)，結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慣，这个习慣与其說是一种革命，毋宁說是一种变革。

而且，由于君士坦丁很想建立一座新的城市，由于他有这样一种想用自己的名字来給这座城市命名的虛荣，这种情况就使他决定把帝国的中心迁移到东方去。虽然罗馬的城郭远不是象今天那样大，但它的四郊却是很广闊的。到处都是别墅的意大利，老实說，不过是罗馬的一个花园罢了；在西西里、在非洲、在埃及的是农民，但是在意大利的却是园丁：土地几乎都是由罗馬公民的奴隶来耕种的。但是当帝国的中心迁移到东方去的时候，罗馬几乎就完全迁到这里来，高官們把自己的奴隶，也就是把几乎全体人民迁了过

来;而意大利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居民。

为了使新城市在任何方面都不比旧城市差，君士坦丁就想使这里也进行粮食的分配，于是他下令把埃及的粮食运到君士坦丁堡来,而把非洲的粮食运往罗馬: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十分明智的。

在共和国时期，所有其他民族的主人罗馬人民当然是要分到貢物的：这一点就使得元老院在开始的时候用低价把粮食卖給他們，后来就无偿地把粮食分配給他們了。当政府变成了君主政府的时候,这种办法虽然和君主制度的原則相抵触却仍然保持着:由于取消这种坏习慣会产生若干不便，于是人們就宁願保留着它們而不加改变了。不过君士坦丁在建立一座新城的时候，是沒有任何充分的理由来实施这种办法的。

当奥古斯都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他就把托勒密的財庫带到罗馬来:这一点所引起的革命几乎等于后来印度(实际上是美洲——譯者）的发現在欧洲引起的革命和某些制度在今天引起的革命。金錢的价格在罗馬下跌了一半；既然罗馬不断把亚力山大里亚(亚力山大里亚本身的財富又是从非洲和东方来的)的財富吸收到自己这里来,因而金銀在欧洲成了最常見的东西;从而这种情况使得各族人民能够用硬币来繳納巨量的稅款。

但是当帝国被分裂的时候,这些財富就都到君士坦丁堡来了。而且大家知道,那时英国的矿山还沒有被发現;在意大利和高卢,矿山也非常之少；而且在迦太基人以后，西班牙的矿山就沒有开采过，或至少并不象先前那样十分丰富。意大利有的不过是被廢弃的花园，因此它用任何办法也不能把金錢从东方吸引过来了。可是西方为了取得商品，却是要把金錢送到那里去的。于是黄金和白銀在欧洲又成了极其稀罕的东西。但是皇帝們却想索取同样的那些貢物,結果就使一切都垮台了。

当政府有一种长久以来确定的形式，而事情还保有某种秩序的时候，則我們把一切保持原状几乎总是明智的，因为造成旣成局面的常常是复杂而又无法知道的那些原因到現在会起作用；可是，当整个制度发生改变的时候，人們便只能防止表現在理論上面的困难，对于只能在实际中才表現出来的困难，却不去触动它了。

因此，尽管帝国的疆域已經十分广大，它的分裂却引起了它的灭亡，因为这一巨大軀体的很久以来便在一起的所有各个部分，都可以說，它們是相互适应得可以維持本身的存在并相互依賴着的。

君士坦丁在削弱了首都之后，又打击了边界的地区；原来他撤去了駐守在各大河流沿岸的那些軍团，却把它們分布到各行省去了；这种做法有两种恶果：一种恶果是把阻擋了这样的多民族的栅栏拆除了；另一种恶果是习慣于看賽馬和看戏的士兵变得懦弱了。

当君士坦丁把茹利安派到高卢人那里去的时候，茹利安发現萊茵河一帶的五十座城市已經为蛮族所占領；行省受到劫掠；而留在那里的只不过是一支罗馬軍队的影子，原来罗馬軍队一听到敌人的名字就逃之夭夭了。

这个君主由于他的智慧，他的坚持，他的儉約，他的行为，他的勇敢和接連不断的英勇行动而把蛮族赶跑了。因他的名字而引起的恐怖，使他們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敢輕举妄动。

統治时期的短暫，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的一些特殊的宗派，使得我們对于这些皇帝的性格有一种极端不正确的概念。我想就这一点只举两个例子。在希罗狄安統治时期非常怯懦的这个亚历山大，在拉姆普里狄烏斯統治时期却是十分勇敢的。正統派如此称頌的格拉蒂安，却被披洛斯托尔戈拿来同尼祿相比。

瓦連提尼安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实施过去的計划的必要性；他毕生致力于防守萊茵河两岸地带，在那里征募軍队，修建堡垒，配

置軍队并設法維持它。但是在世界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他的兄弟瓦連图斯不得不开放多瑙河，从而引起了十分可怕的后果。

在亚速海、高加索山和里海之間的地区，居住着許多民族，这些民族大部分是匈奴人或阿兰人；他們的土地极其肥沃，他們喜爱战爭和打劫；他們几乎永远是生活在馬上，或是生活在他們的馬車上，并且在他們不能越出的土地上游浪；对于波斯和阿尔明尼亚的边境，他們确实是作了几次劫掠；但是里海的大門人們却很容易防守，要想从別的道路进入波斯那是不容易的。既然他們从来不认为他們能够越过亚速海，因而他們也就不知道有罗馬人了；而当其他的蛮族蹂躪帝国的时候，他們却留在由于他們的无知而給自己划下的界限里。

有些人說，塔納伊司河(今天的頓河——譯者)带来的泥土在奇姆美利亚的博斯波魯斯形成了一层外壳，而他們就从这层外壳走了过去；另有一些人說，两个年輕的西徐亚人追赶一只鹿，这只鹿越过了海峽，他們也就跟着过来了。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时他們是十分吃惊的；而在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后，他們就把他們看到的新的国土告訴了本国的人們。而如果我們可以这样說的話，这正如他們发現了印度諸島一样。

无数群的匈奴人立刻出动了；他們在自己的面前首先遇到了哥特人，于是他們就把哥特人赶跑了。看来这些民族就仿佛是一些紧跟着另一些涌了出来似的，因此压到欧洲身上的亚細亚就显得越发沉重了。

受惊的哥特人跑到多瑙河河岸的地方来，哀求允許他們避难。諂媚瓦連图斯的人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硬說这件事使他幸运地征服了一个新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将会保卫帝国和使帝国富足起来。

瓦連图斯下令要他們不带武器地过来。但是由于官吏受了賄，他們过来时是願意带什么就带什么的。他下令把土地分配給他們。但是哥特人和匈奴人不同，他們根本是不耕种土地的。人們甚至連答应給他們的粮食也不給他們了，他們眼看就要餓死了。然而他們却是处于一个富庶的国土中；他們手里有武器，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們把从多瑙河直到博斯波魯斯地区都蹂躪了，他們消灭了瓦連图斯和他的軍队，然后又回到多瑙河的自己的一面来，这不过是为了放弃被他們蹂躪得精光的土地而已。

第十八章 罗馬人采取的新方針

好多次是皇帝們的怯懦，也常常是帝国的軟弱，使得人們設法要用金錢来安撫有侵略危险的各族人民。然而和平是不能用金錢购买的，特别因为出卖和平的人是会迫使购买和平的人买第二次的。

与其用金錢来购买和平，那倒不如冒險进行一次不幸的战爭反而好些；如果人們知道一个君主只有在长期的反抗之后才能被征服的話，那末人們是永远会尊敬这个君主的。

而且，这类金錢的賞賜变成了貢物；在先前它們是自願的，但后来就变成强制的了：这种金錢的賞賜被看成是一种旣得的权益。当一个皇帝拒絕把这种金錢的賞賜給予某些民族，或是減少它們的数目时，这些民族就会成为他的死敌。在成千的例子中只举几个：茹利安率領去迎击波斯人的軍队在撤退时受到了阿拉伯人的进攻，因为他拒絕把已成为慣例的賞賜送給他們；在这之后不久，即瓦連提尼安当政的时候，由于送給阿拉曼尼人的礼物不象通常那样貴重，他們就恼火起来了；而懂得什么叫做荣誉感的北方民族

就用一場残酷的战爭来报复这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侮辱。

在欧洲和亚洲包圍了帝国的所有这些民族一点一点地把罗馬人的全部財富耗尽了。过去所有国王的金銀都被带到罗馬人这里来，因此罗馬人就强大了，同样地，当他們的金銀被送到别人手里去的时候，他們就削弱下去了。

政治家們自己所犯的錯誤幷不总是出于本意的。这些錯誤往往是由于人們所处地位而引起的无可避免的后果；一些困难产生了另一些困难。

大家已經看到，軍队成了国家的一項沉重的負担。士兵們取得三种好处：一般的餉銀，服兵役之后的賞賜和偶然的贈与，这种偶然的贈与对于手里把持着人民和君主的人們来説，常常就成了一种权利。

由于人們无法維持这样大的軍队，这一点就使人們不得不設法征募一支开支較小的軍队。罗馬人和蛮族締結了条約，因为蛮族不象罗馬士兵那样奢侈，沒有罗馬人那样的气质，也沒有罗馬人那样的要求。

在这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好处：由于蛮族是出其不意地进攻一个地方的，他們在作了出发的决定之后幷不作任何准备工作，因而要想及时地在行省征兵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人們就得征募另外一支永远准备接受金錢、打劫和作战的蛮族队伍来对付敌人。他們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供人利用的；但是在后来，要安撫这样一支队伍，所費的气力幷不比征服敌人小一些。

罗馬人在先前决不想使他們軍队中的輔助队伍多于罗馬自己的队伍。尽管他們的同盟者老实説都是他們的臣民，然而他們却根本不願意使比他們自己更加好战的民族来作他們的臣民。

但是在后来，不仅他們不再遵守輔助軍队的这种比例，他們甚至用蛮族士兵来补充自己的軍队了。

这样一来，他們就形成了一种完全同使他們称霸世界的慣例相反的慣例。在先前，罗馬人一貫的政策是保持战术并且不使他的一切邻人懂得战术，可是現在罗馬人自己不学习战术，却要其他的民族学习战术了。

总而言之，这里就是罗馬史的关鍵所在了：罗馬人由于本身遵守的原則征服了所有的民族；可是当他們的目的一旦实現的时候，他們的共和国反而无法維持了。应当改变他們的統治制度，而在这新政府中所应用的、和先前的原則相矛盾的原則却把罗馬的偉大搞垮了。

支配着全世界的并不是命运。这一点从罗馬人身上可以看出来：当罗馬人根据一种办法来治理的时候，他們一連串的事情都是成功的，可是当罗馬人根据另一种办法来行动的时候，他們就遭到了一連串的失败。有一些一般的原因，它們或者是道德方面的或者是生理方面的。这些原因在每一个王国里都发生作用，它們使这个王国兴起，保持住它，或者是使它复灭。一切偶发事件都是受制于这些原因的；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說一次特殊的原因摧毀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

我們看到，在差不多两个世紀里面，丹麦的陆軍同瑞典的陆軍作战时差不多总是吃败仗的。姑且不談两个民族的勇气和軍队的遭遇，在丹麦的軍事或民政的管理当中必定有一种內在的缺点使它招致到这样的后果。我以为这种缺点是不难揭示出来的。

最后，罗馬人又丧失了他們的軍事紀律。他們甚至放弃了他們自己的武器。維吉秀說，士兵們认为这种武器太重了。他們得到皇帝格拉蒂安的允許不穿鎧甲，后来索性連头盔都不戴了。这样一来，他們既然沒有办法防御敌人的打击，結果他們只有逃跑这

一条出路了。

他又說，他們失掉了在营地設防的习慣，由于这一个疏忽，他們的軍队就成了蛮族騎兵的进攻对象。

在起初，罗馬軍队的騎兵是不多的：騎兵只不过是軍团的十一分之一，常常更少于这个比例。使我們覚得惊訝的是，他們的騎兵比我們的騎兵要少得多，而我們却要圍攻这样多的几乎用不上騎兵的城市。当罗馬人衰落下去的时候，他們就几乎只有騎兵了。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越是精于战术，他們就越是利用他們的步兵，而他們越是不精于战术，他們就越是扩大他們的騎兵：因为，如果沒有軍紀的話，重武装或輕武装的步兵是什么事也不頂用的；可是騎兵甚至在混乱中也有用处。騎兵的作用更多的是在于它的敏捷和某种冲击；而步兵的作用则在于它的抵抗和某种稳定：这与其說是一种作用，毋宁說是一种反作用。最后，騎兵的力量是瞬間的，步兵的作用則是比較持久的；但是要它能够行动得持久，那就需要紀律。

罗馬人所以能够号令一切民族，不仅仅是由于他們的战术，同时也是由于他們的审慎、他們的賢明、他們的坚持、他們对荣誉和祖国的热爱。当在皇帝的統治之下所有这些美德他們都沒有的时候，他們还能保持着他們的战术，而正是仰仗着这种战术，尽管他們的君主懦弱而又殘暴，他們仍能把他們已經征服的領土保持住；但是当軍队本身都开始腐化的时候，他們自身就成了一切民族的瓜分对象了。

由軍队建立起来的帝国需要軍队来維持。当一个国家发生困难的时候，人們不能想象它如何能摆脫这种困难，同样，当一个国家安宁无事而它的威力受到人們敬畏的时候，人們也根本不会想到这种情况竟然会有所改变；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根本无所求于軍队并且十分害怕軍队，則它就会忽略軍队，甚至往往会設法削弱軍队。

早期的罗馬人把下面所說的情况看成是一項顚扑不破的眞理，即任何人只要他在战斗中离开自己的地位或是丢弃自己的武器，那末这个人就要受到死刑的懲罰。茹利安和瓦連提尼安在这方面恢复了过去的懲罰。但是为罗馬人所雇用的蛮族則习慣于今日韃靼人的作战方法，这就是他們逃跑，以便再度作战，他們通常与其說是为了荣誉，毋宁說是为了卤获物而战，因此他們是不能受制于这样的一种紀律的。

在起初，罗馬人的紀律严格到这样程度，以致人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将領竟把自己那違背命令而取得了胜利的孩子处死。但是，当他們和蛮族混到一起的时候，他們就染上了一种构成这些民族的性格的独立精神；如果我們讀一下貝利撒留对哥特人作战的历史，我們就可以看到，軍官們几乎永远是不听从一位将領的話的。

苏拉和賽尔托留斯在极其殘酷的內战中宁可死掉，也不願意做那些会使米特利达特得到好处的事；但是到后来，当一个大臣或是某一个大人物覚得把蛮族放进帝国內部来时对他的貪欲、他的复仇、他的野心并非无益的时候，他立刻就把帝国交給他們，任凭他們掠夺了。

国家越是衰弱，它也就越发需要稅收；因此，人們越是无法負担租稅，租稅也就越是要加重：結果罗馬行省的租稅很快地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在撒尔維安的著作里，我們会看到各族人民所受到的各种极其殘暴的勒索。受到包稅人的迫害的公民除了逃到蛮族那里去以外别无他法。否則他就得把自由交給任何一个願意接受它的人。

在我們法国的历史上，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釋，为什么高卢人有这样的耐性来容忍这样一种会在貴族和平民之間建立难堪的区别的革命。蛮族在把这样多的公民变为农奴的时候，也就是說，把他們固定在土地上的时候，他們使用的办法，沒有一个不是在他們之

前的人們曾更加殘酷地使用过的。

第十九章　阿提拉的偉大——蛮族定居的原因——西方帝国首先被击潰的理由

由于在帝国衰落下去的时期里基督教已大大傳播开来，基督教徒于是就譴責异教徒，說这种衰落是他們的过錯，但异教徒則把这种过錯推到基督教身上。基督教徒說，戴克里先把帝国分給三个人和他一起統治，这样就毁坏了帝国，因为每一个皇帝都想維持奢侈的生活，都想拥有一支强大的軍队，仿佛統治者只有他一个人一样。并且說由于收稅的人数超过了交稅的人数，負担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农民放弃了土地，而土地也就变成了丛林。相反的，异教徒則一直不停地反对直到当时为止从未听說过的新宗教；就同过去在罗馬的全盛时代，人們把梯伯河的泛濫、把其他的天灾都归之于諸神的憤怒一样，現在在垂死的罗馬，人們也把这一切不幸归之于这种新宗教和古老祭坛的傾复。

城市守卫官希瑪柯在給皇帝們的一封信里談到胜利祭坛的事情时，他引用一些人人都懂得的理由来反对基督教，这些理由对人們是有很大說服力的。

他說："除去使我們过去取得繁荣的經驗之外，还有什么能使我們更好地认識諸神呢？从过去許多世紀的情况来看，我們应当对他們忠誠并且追随我們的祖宗，因为我們的祖宗就是追随他們的祖宗而得到了幸福繁荣的。想想罗馬对你講的什么話，它这样对你說：偉大的君主們，祖国的父亲們，尊敬我的那些年代吧，因为在那些年代里，我是始終遵守我的祖先的仪节的：这种祭仪使得整个世界服从我的法律；正是由于这种祭仪，汉尼拔被打出我的城

壁，而高卢人被逐出卡庇托留姆。为了祖国的神我們才要求和平；为了当地的神我們才要求和平。我們决不会进行那种只适于懶散人物的爭論。我們要祈禱，可是我們不要求战爭。”

三个著名的作家回答了希瑪柯。欧洛修司編写他的历史就是为了証明，在世界上总是有一些巨大的灾难，会使当时的异教徒抱怨的。撒尔維安写了一部书，在这部书里他认为基督教的墮落，乃是招致蛮族的蹂躪的原因。而圣奥古斯丁①則要人們看到，天上的城和地上的城是有所不同的。在地上的城里，古代的罗馬人由于某些人类的美德，取得了同这些美德本身一样虛幻的报償。

我們已經說过，在开始的时候，罗馬人的政策就在于把擋在他們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强国分割开来；到后来他們却做不到这样一点了。对于阿提拉之征服北方的一切部落，他們不得不采取容忍的态度。阿提拉的势力从多瑙河一直扩張到萊茵河，他摧毀了人們在这些河流沿岸上所修筑的一切堡壘和工事，并且使两个帝国向他納貢。

他蛮横无礼地說：“提奥多西烏斯同我一样，他也是一个十分高貴的父亲的儿子。但是他一旦向我納貢，他便失去了自己的高貴，变成我的奴隶了。因此他不应当象一个狡猾的奴隶那样地陷害他的主人。”

在另一个地方又說：“皇帝不应当是一个說謊的人。他曾經答应我的一个臣民把撒图尔尼洛司的女儿嫁給他。如果他不实踐自己的諾言，我就对他宣战；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人們竟敢于不服从他的命令，我就去帮助他。”

不应当认为，阿提拉留着罗馬人是由于自己有节制。他是按

① 奥古斯丁（354—430年），主教，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之一，新柏拉图主义的拥护者。他热烈拥护奴隶制度、私有制和社会的不平等。奥古斯丁宣传教会的世界統治。根据奥古斯丁的看法，历史是拥护基督教教会的人們和拥护“撒旦”的人們之間的斗爭。

照本民族的風俗习慣行事的，这就是，他要各民族从屬自己，向自己納貢，却不去併吞他們。住在普里司庫斯給我們描写过的木头房子里的这个君主，是一切蛮族部落的領袖，在某种意义上又几乎是一切文明民族的領袖，他是历史上所提到过的偉大君主之一。

在他的宮廷里，人們看到东方罗馬人和西方罗馬人的使节，这些使节是前来接受他的法律或是請求他的寬大的。有的时候他要求人們把投敌的匈奴人或是逃跑的罗馬奴隶送还給他。有的时候他希望人們把皇帝的某一个大臣交出来。他要东方帝国向他交納两千一百斤黃金。他接受罗馬陆軍将領的薪俸。凡是他想給予报償的人們，他就把他們派到君士坦丁堡去，为的是使这些人可以发財致富，他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利的，这会使罗馬人对自己經常保持着一种畏惧的心情。

他的臣民害怕他，但他們好象并不憎恨他。他特别高傲，同时却又是狡滑的；他发起怒来很凶，但是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善于寬恕别人、或是延緩对他的懲罰；当和平能給予他足够多的利益时，他是决不宣战的。而那些依靠他的国王是忠誠地为他服务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保留了匈奴人的風尙的古代的純朴。不过，在孩子們听到父亲們战勛的故事就激动起来，而父亲們由于自己不能模仿孩子們而流泪的地方，那里人民領袖的勇敢是难于贊賞的。

在他死亡以后，一切蛮族再度分化了。但是罗馬人却衰弱到这种程度，以致最小的一个民族都能加害于他們了。

使帝国灭亡的并不是某一次的进攻，而是所有各次的进攻。在伽路司当政时期的全面进攻以后，罗馬彷佛又恢复起来，因为它并沒有丧失自己的領土；但是它却一点一点地从衰微走向复灭，直到在阿加底烏斯和火諾利烏留斯时期，它就突然垮台了。

人們想把蛮族赶回他們自己的国土，但是沒有成功。他們是自己回去的，为的是保全他們的卤获物。人們并沒有能够把他們

消灭掉。城市都被劫掠了，乡村都被燒掉了，家人都被杀死或是驅散了。

当一个行省被洗劫的时候，继之而来的蛮族看到里面再沒有什么东西，就到另一个行省里去了。在开始的时候，受到劫掠的不过是色雷斯、米西亚、潘諾尼亚。当这些地方被蹂躪了以后，接着馬其頓、帖撒利亚和希腊也都遭了殃。从那里又进入了諾立克人的国土。帝国，也就是有人居住的地区，是一天比一天地縮小了。意大利变成边界的国土了。

在伽路司和伽利安的时期，蛮族所以不移居到帝国里面来的原因就在于他們还有可以打劫的东西。

这样看来，当很象是帝国的征服者的諾曼人在几个世紀当中蹂躪了法国，而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可以掠夺的东西时，他們就占領了一个完全荒廢的行省并且把它瓜分了。

在这个时候西徐亚已經几乎全部荒廢了，以致那里的民族常常受到飢饉之苦。他們所以能够維持生存，部分是由于同罗馬人做买卖，因为罗馬人从多瑙河沿岸的相邻各行省給他們带来了食物。蛮族用来交換的是他們劫掠来的东西、他們的俘虏、他們因同意和平而取得的金銀。但是当人們給他們的貢物不够他們維持生活时，他們就不得不移居到帝国里面来了。

西方的帝国先垮台了：垮台的理由有如下述。

蛮族在渡过了多瑙河之后，在他們左面的是博斯波魯斯、君士坦丁堡和阻止他們前进的东部帝国的全部兵力；因而他們就向右面，向着伊里利亚方面移轉，并向着西方推进了。从那方面有一些民族象是退潮一样地迁移过来。进入亚洲的通路把守得比較牢固，于是他們就全部退回了欧洲。在伽路司当政之际第一次进攻的时候，蛮族的兵力就被分割开来了。

帝国旣然在实际上被分割开来了，則同蛮族締結了联盟的东

方的皇帝就不願意破坏联盟来帮助西方的皇帝了。普里司庫斯說，行政管理方面的这种划分对西方的事务是十分有害的。因此，东方的罗馬人就拒絕把一支海軍給予西方的罗馬人，因为他們同汪达尔人締結了联盟。西哥特人同阿加底烏斯締結了联盟之后就进入西方，而火諾利烏斯就不得不逃到拉溫那去。最后，齐諾为了摆脫掉提奥多里，竟劝說他去进攻已經被阿拉里克所蹂躪的意大利。

在阿提拉同汪达尔人的国王根賽里克之間有一个十分密切的联盟。根賽里克害怕哥特人，他为他的儿子娶了哥特人国王的女儿，而后来却割掉他的儿媳的鼻子，把她送回去了。于是他就同阿提拉締結了联盟。好象被这两个国王結合到一处的两个帝国不敢相互援助。西方的帝国的处境特别慘：它根本沒有海軍；海軍都在东方的帝国、在埃及、在賽浦路斯、在腓尼基、在伊奥尼亚、在希腊这些地方。只有这些地方当时是从事商业的。汪达尔人和其他民族到处进攻西方帝国的海岸。普里司庫斯說，意大利曾派遣一个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为了要他們曉得，如果不同汪达尔人取得妥协的話，他們是不可能維持住自己的。

治理西方的人們在政治上不是沒有办法的。他們認識到，意大利是必須拯救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說，它是帝国的头、帝国的心臟。蛮族被引入帝国的世界之后，就在那里受到了安置。計划想的很好，执行的也很好。这些民族不过是寻求給养来的，于是就把平原地带送給他們；但是山地、河流的渡口、峽谷、大河沿岸的要塞却仍旧保留在自己的手里；他們也并沒有放弃国家的主权。而且看起来，这些民族竟然不得不变成罗馬人。这些破坏者他們自身也很容易地被法兰克人、希腊人和瑪烏列斯人所歼灭，从这件事情来看，也可以証明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这全部制度被一次比任何其他革命都更有宿命作用的革命推翻了。由外国人組成的意大利軍队要求給予外国民族的那些东西也同样地給他們。在奥多

亚克时期，它組成了一种貴族政体，这种貴族政体把持了意大利的三分之一的土地。而这就是对于这个帝国的一次致命的打击。

在这样多的不幸当中，人們以一种阴郁的好奇心探求着罗馬城的命运。可以說，它是沒有防卫的。它可以很容易地被陷入飢餓的境地。它的城牆很长，这一点就使他們很难防守它。旣然罗馬城是在平原上面，人們是很容易对它进行突击的。想在人民中間寻求后备力量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的数目极度地減少了。皇帝們不得不退居到拉溫那去，因为这座城在当时同今天的威尼斯一样，有海洋保护着。

几乎总是被自己的統治者所放弃的罗馬人民开始自己作主了，他們为了保存自己而締結了一些条約。这是取得統治权的一个最合法的办法。因此，阿尔莫利克和不列顚便开始依照自己的法律生活了。

西方帝国的結果就是这样的。罗馬的兴起是由于它只能不停地作战，原来，仗着一种难以相信的幸运，它总是在征服了一个民族之后，另一个民族才对它开始战争。罗馬之遭到毁灭是因为所有的民族一齐向它进攻，并且从四面八方侵入了它的土地。

第二十章　論查士丁尼[1]的征服——論他的統治

旣然所有这些民族是乱七八糟地进入帝国的，他們相互間就

---

① 查士丁尼(483—565年)，拜占廷的皇帝。查士丁尼力图建立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因而他对有势力的元老阶层进行斗爭并試图限制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官僚上层是皇帝政权的支柱。在查士丁尼时代，編纂了一部《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这是罗馬法律的汇編。用恩格斯的話来說，它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最完备的法律形式。

干扰起来。而当时全部政策就在于使他們相互发生冲突：这一点是容易做到的，因为他們是凶恶而又貪欲的。在他們能够立定脚跟之前，就大部分相互殘杀致死了。东方帝国所以还能多維持一个时期，其理由卽在于此。

而且北方本身受到了相当的消耗，人們看到它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提供大量的軍队了，因为自从西哥特人和匈奴人的最初的几次进攻以来，特别是在阿提拉死亡以后，这些民族以及跟从他們之后而来的民族就进攻得不象先前那样有力量了。

当把兵力集中起来的这些部落分散为不同民族的时候，他們就大大地削弱了。他們分散在他們所征服的各个国土上面，这样他們自己就受到了攻击。

在查士丁尼想重新征服非洲和意大利，在他做了和我們法国人同样幸运地对西哥特人、布艮第人、倫巴底人和薩拉森人所做的一样的事情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当基督教也傳布到蛮族中間去的时候，就某种意义来說，是阿利安教派在帝国占着統治地位。瓦連图斯把阿利安教派的教士派到蛮族那里去，这些教士就是他們的最早的一批使徒。然而，在他們的改宗和他們的定居帝国之間的这段时期里，这一教派就某种意义来說，在罗馬人当中被消灭了：信奉阿利安教派的蛮族发現当地的全体居民都是正統派信徒，因此不能取得他們的好感；而皇帝們要想扰乱他們是很容易的。

而且，这些蛮族既不懂得攻城术，也沒有攻城的才能，更沒有办法守城，因此他們就无意于修整傾圯的城牆了。普洛科匹在他的著作中告訴我們，貝利撒留看到的意大利的城就是这个样子的。根賽里克破坏了非洲的城，而在西班牙后来也被維提撒弄成这个样子，他认为这样可以制服它的居民。

定居到南方各地来的这些北方民族，大部分不久就变得柔弱，

不再經受得住战爭的劳苦了。汪达尔人耽溺在享乐里；美味的菜肴、輕軟的衣服、沐浴、音乐、舞蹈、花园、戏剧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瑪尔柯斯說，从他們不再維持根赛里克經常在准备着的軍队(根赛里克就是借着这些軍队預防敌人的进攻并以进軍的神速使世人惊叹的)的时候起，他們就不再使罗馬人感到不安了。

罗馬騎兵的射术是十分精湛的；但是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騎兵却只能使用短劍和投枪，并且不能从远距离的地方作战。貝利撒留的成功，一部分就是由于这种区别。

罗馬人，特别是在查士丁尼統治的时候，从匈奴人那里得到很多好处；帕尔提亚人也是匈奴人出身，作战方式也同他們一样。自从他們因阿提拉的失败和他的許多孩子分割他的領土而失去自己的强大力量以后，他們就成了罗馬人的輔助軍队，罗馬軍队中最精銳的騎兵就是由他們組成的。

所有这些蛮族他們相互之間是因自己的特殊作战方法和武器而互有区别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持劍作战时是可怕的力量；匈奴人则精于射术；苏汇維人是优良的步兵；阿兰人是重步兵；埃路勒人是輕步兵。罗馬人从所有这些民族当中吸收适合于他們的需要的不同队伍，他們在对一个民族作战的时候，却有着所有其他民族的优点。

令人覺得惊奇的是，最弱的民族却是分布得最广泛的民族。如果我們从他們的征服这一点来判断他們的力量，那就大錯特錯了。在进行这些入侵的长时期中間，各蛮族或者毋宁說从他們中間分出来的大群人馬摧毁了一切或是他們本身受到摧毁。这一切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当一个大的民族被击潰或是被阻止住的时候，发現了未設防的土地的一群冒険家就会在那里进行可怕的蹂躪。哥特人由于武器差而在許多民族的面前吃亏，但是他們在意

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定居下来了；由于自己的軟弱而离开了西班牙的汪达尔人渡海进入非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偉大的帝国。

查士丁尼只能装备五十只船来对付汪达尔人。当貝利撒留登陆的时候，他只有五千名士兵。这是一次十分大胆的出征。过去列昂为了对付西哥特人，曾派出了一支由全部在东方征集的船只組成的艦队，艦队上的人員多达十万，但是他并沒有征服非洲，却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帝国。

这些强大的艦队同庞大的陆軍一样，它們从来沒有胜利过。如果出征曠日持久的話，它們一般会把国家搞垮的，而如果它們遇到什么不幸，那它們既不能得到援助也无法得到恢复。如果它們的一部分受到損失的話，則剩下的部分就根本沒有用了，因为为了使艦队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战船、运輸船、騎兵、步兵、軍需品、最后不同的各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出征的迟緩总会使敌人能够做好相应的准备，此外出征很少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它往往是在暴風雨的时候，因为这样多的事情几乎总是要比最初預定的时期迟好几个月才能准备好的。

貝利撒留入侵非洲；对他十分有利的一个条件是他从西西里取得了大量的給养，因为他同哥特人的女王阿瑪拉松特締結了一項条約。当他被派出去进攻意大利的时候，看到哥特人是从西西里取得給养的，于是他就从征服西西里开始了；他使他的敌人陷于飢饉，但他自己却一切东西都十分丰足。

貝利撒留攻克了迦太基、罗馬和拉溫那，并且把他所俘擄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国王送到君士坦丁堡去，人們經过非常长久的时期以后，看到古代的凱旋式又在那里恢复起来了。

在这个大人物的品格中，人們可以找到使他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按照早期罗馬人的准則行事的这样一位将領的領导之下，組成了同古代罗馬的軍队并无两样的一支軍队。

偉大的品德通常是隐蔽或是消失在奴役当中的；但是查士丁尼的殘暴統治却不能压制这一精神的偉大和这一天才的卓越。

閹人納尔塞斯也有助于增加这一統治的偉大。他旣然是在宫廷中教养起来的，因而他就得到皇帝的更大的信任。原来君主們总是把他們的廷臣看成是他們最忠誠的臣民的。

但是查士丁尼的恶劣行径，他的浪費，他的迫害，他的掠夺，他的建設、改革、变革的狂热，他的計划的易变，由于长期的衰年而变得更加使人感到不快的、严酷而无能的統治——所有这些，都是同那些徒劳无益的成功和虛幻的光荣混合在一处的眞正的不幸。

不是以增强帝国的实力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某些局部利益的这些征服，把一切都毁坏了。正当人們从事征战的时候，那些新的民族渡过了多瑙河、蹂躪了伊里利亚、馬其頓和希腊；而波斯人在四次进攻当中，使东方受到了无可挽救的創伤。

这些征服越是进行得迅速，它們也越是不稳定：意大利和非洲刚刚被征服，就不得不再来征服它們一次。

查士丁尼娶了一个唱戏的女人，这个女人在长期的唱戏生涯中已放蕩慣了：她把他制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她不断地用妇女的癖好和任性干預事务，这样就糟蹋了最幸运的胜利和成功。

在东方，人們总是要娶許多妻子，为的是取消她們在我們这样气候的国家中对我們所具有的极大势力。但是在君士坦丁堡，只許有一个妻子的法律却給妇女以巨大的权力：这样的情况往往使統治变成軟弱无力。

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永远是分成两派的："藍派"和"綠派"。这两派是从观众在剧場中对某些优伶的不同程度的捧場而产生出来的。在跑馬場里，穿着綠衣的馭者和穿着藍衣的馭者爭夺賞金。观众每个人都是热狂地参加到一派里面去的。

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这两派，它們按照城市的大小，这就是說，按照一大部分人民的閑散程度，相互間进行着不同激烈程度的斗爭。

但是为了維护共和国的統治而永远需要的糾紛，对于皇帝的統治来說却只会有很大的害处，因为这种紛爭只会使統治者易人，却不能使法律确立起来，不能制止濫用职权的行为。

袒护藍派、对綠派却十分不公正的查士丁尼，刺激这两派之間的斗爭，結果就加强了这两派。

它們甚至消灭了长官們的权力。藍派根本不怕法律，因为皇帝保护他們不受法律的侵犯。綠派却不再尊重法律，因为法律不再能保卫他們。

友誼、亲屬、义务、感謝的一切联系都被取消了；家庭与家庭相互火幷起来；任何想犯罪的罪犯都加入藍派，任何被劫的或被杀的人则屬于綠派。

这样沒有理智的統治还是最殘酷的：皇帝不滿足于一般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臣民，即用极重的租稅折磨他們，他还在他們的私事方面用各种各样的暴行糟蹋他們。

不用說，我是不相信普洛科匹在他的《秘史》中告訴給我們的一切的，因为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对这个君主所作的冠冕堂皇的頌詞削弱了他在上述著作中提供的証明，因为在这部著作中，他給我們把查士丁尼描写成一个最愚蠢、最殘酷的暴君。

但是我承认，这两种情况使我比較傾向于相信《秘史》：第一种情況，这就在于它同这个帝国在查士丁尼統治的末期和他的继承者的統治时期所处的那种惊人的軟弱情况更加适合。

另一种情况则是今天还保存在我們中間的一种紀念物。这就是这个皇帝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人們看到在几年当中法学里面所发生的变化，多于我們的王国近三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所关涉到的大部分都是非常无关重要的小事情，以致我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会使一个立法者作出这样的改变，如果不是《秘史》向我們解釋了这些理由的話；而从《秘史》我們知道这个君主同样地出卖他的判决和他的法律。

但是对政府的政治情况最有害的是这样一个計划，他想出这样一个計划，原是打算在使他的宗教热誠完全不能冷靜下来的情况之下，使所有的人在宗教的問題上意見趋于一致。

古代的罗馬人由于容許各种各样祭仪存在，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帝国。但是在后来，由于把那些并非主要的教派一个接着一个地取消了，而帝国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这些教派是包括了整个的民族的。这些民族当中，有一些在他們被罗馬人征服之后，却保存了他們旧时的宗教。撒瑪利亚人和犹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些民族則只是散布在一个地方：普里吉亚地方蒙丹的教派信徒就是这样；瑪尼凱人、撒巴提安人、阿利安人則散布到其他行省中去。此外，还有一大部分农民还是信奉偶象的，他們頑固地信奉一种同他們本身一样粗陋的宗教。

查士丁尼用劍或是用法律摧毀了这些教派，因而使他們大为不滿，結果查士丁尼竟然不得不把它們加以根絕，使許多行省变为荒地。他的本意在于增加正統派信徒的数目，結果他却只会使居民的人数減少了。

普洛科匹告訴我們說，由于摧殘撒瑪利亚人，巴勒斯坦变成了一片荒地。使人們感到惊訝的是这样一件事情，这就是由于宗教的过分热心，帝国的一部分削弱下去了，而正是通过这一部分地区，在几代的統治之后，阿拉伯人进来把它摧毀了。

特别引起了混乱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皇帝对宗教的态度既然如此褊狭，可是他在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上自己又同皇后不一致。他遵从卡尔西敦宗教会議的决定，皇后則庇护反对这一宗

教会議的人們。埃瓦格尔說，他們这样做不知道他們是否眞是这样想，还是有意欺騙。

当我們在普洛科匹的著作中，看他談到查士丁尼的建設并看到他在各处修筑的卫戍地和要塞的时候，我們总会想到这是一个繁荣的国家，虽然这个想法是大錯特錯的。

在开始的时候，罗馬并沒有卫戍地。他們把他們的全部信任放在他們沿河駐扎的軍队身上；在那里，每在一定間隔的地方都筑有塔楼以供士兵居住。

但是当人們只有坏軍队的时候（常常甚至沒有任何軍队留下来），边界不再能保卫內地，它就需要設防了。于是設防的地点比較多，但兵力却比較少了；逃避的地点比較多，但安全反而比較少了。田野如果沒有要塞从四面保卫着也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人們就到处修筑要塞。帝国所处的情况就同諾曼人时期法国的情况一样，那时的所有法国农村都給城壁包圍着，因而它也就比任何时候都衰弱了。

这样看来，查士丁尼所修建的要塞的这全部名单（它們占了普洛科匹的著作的許多篇幅），只不过是表明帝国衰弱的紀念物罢了。

第二十一章 东方帝国的混乱

在这个时候，波斯人的处境比罗馬人要好。他們不大害怕北方的民族（指匈奴人——譯者），因为有一部分的陶洛司山把他們截开了（这段陶洛司山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間）；他們不大害怕北方的民族，还因为他們守卫着由一个入口（指里海的入口——譯者）所封閉的一条十分狹窄的通路，这是騎兵可以通行的唯一的地点。

在所有其他的地方，这些蛮族則不得不下到深谷里去而放弃构成他們全部力量的騎兵;但是阿拉克斯河又擋住了他們的进路，这是一条从西向东流的深深的河流，要想保卫这条河不使敌人渡过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除此之外，波斯人的东面是受不到任何威胁的。在南方，他們面临着海洋。他們很容易使阿拉伯的王公之間保持一种糾紛的关系，因为这些王公相互間只是想劫掠对方。这样看来，老实說，只有罗馬人才算是波斯人的敌人了。荷尔米司达斯的一个使节說："我們知道罗馬人曾进行过許多次战争并曾几乎必須对一切民族作战；但是相反地，他們知道，我們却只能对他們作战。"

波斯人怎样設法改善战术，罗馬人却就怎样忽視战术。貝利撒留对自己的士兵說："波斯人在勇气方面决不会超过你們，但是他們比起你們来却有一个严守紀律的优点。"

在談判当中他們也有和在战爭中相同的优点。借口他們在里海入口的地方有一支卫戍部队，他們要求罗馬人納貢；就好象每一个民族都不应当守卫他們的边疆似的。他們为了和約、为了休战协定、为了停止軍事行动、为了用于談判的时間、为了在作战时所花費的时間，一律索取代价。

阿瓦里人渡过多瑙河之后，在大部分的时間里根本沒有軍队来对抗他們的罗馬人正在对付波斯人，虽然，在这一时期他們是应当对付阿瓦里人的；而在他們到了应当对付波斯人的时候，他們却又不得不对付阿瓦里人了。結果他們又不得不納貢。这样罗馬的威严就在所有的民族的面前扫地以尽了。

查士丁尼、提貝留司和瑪烏列斯竭力保卫帝国。后者有若干美德，但是这些美德却給一个偉大的君主几乎是不应当有的貪欲所玷污了。

阿瓦里人的国王向瑪烏列斯建議贖回他們的战俘，代价是每

人半块銀餅；在遭到拒絕的时候，他便下令把这些战俘全部杀死。大为憤慨的罗馬軍队嘩变了，就在这时候，綠派也发动了騷乱。一个叫做波卡司的百人团长被拥上了皇帝的宝座，波卡司下令杀死了瑪烏列斯和他的子女。

希腊帝国的历史（以后我們就是这样称呼罗馬帝国的）不外是一連串的叛变、騷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臣民沒有任何忠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却是人們对君主所应当有的；皇帝們的继承竟然常常中断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正統的"（porphyrogénète）这个头銜，也就是說誕生在皇后的分娩室中的嬰儿成了一种突出的头銜，而各个皇族中只有很少的一些君主才能享有它。

为了取得帝国的統治权，什么办法都不惜使用：人們借着士兵、僧侶、元老院、农民、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其他城市的人民而取得了皇帝的地位。

在基督教成了帝国的主要宗教以后，又相继产生了許多应当受到斥責的异端。阿里烏斯否认神的言語的神圣性，馬其頓人否认圣灵的神圣性，聶斯托留斯否认耶穌基督的位（三位一体的位——譯者）的統一，优蒂希斯否认他的两个本性，基督二性一意論者則否认他的两个意志。于是必須召开宗教会議駁斥这些异端的謬誤：但是宗教会議的决定很快地就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于是許多受惑的皇帝又回到可咒詛的錯誤道路上面去了。而且既然沒有一个民族象希腊人那样地对异教徒怀着这样强烈的憎恨（希腊人如果同一个异教徒談話或是居住，他們就认为自己受到了玷污），結果許多皇帝失去了臣民对自己的拥戴；而各族人民也就习慣于认为，君主們既然这样頻繁地違反神的意旨，因此上天是不会选擇他們作为統治者的。

从不应当使基督教徒流血这样一个概念产生的意見随着伊斯兰教徒的出現而越来越普遍了。这种意見使得不是直接关系到宗

教的那些罪行只得到輕微的懲罰：对于那些犯了反叛罪或是謀刺君主本人的罪过的人們，人們只不过是滿足于用挖眼睛、割鼻子或头发，或是用什么其他方法把他們弄殘廢而已。結果做出这样事情的人可以不会遇到什么危險，甚至可以不需要什么勇气。

对于皇帝的豪华服飾的某种尊敬使得人們对那些敢于穿戴皇帝服飾的人們另眼相待。穿紫衣服或是家里藏有紫衣服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罪惡；然而一个人一旦穿上了紫色衣服，他立刻就有人追随，因为人們尊敬衣服，是甚于尊敬人的。

当时的一种奇怪的狂癖也刺激了这种野心，几乎沒有一个大人物手里沒有一个說他将会統治帝国的什么預言作为根据。

精神上的疾病是无法医治的，于是占星术和从器皿中的水里現出的形象来进行占卜的法术在基督教徒当中代替了随着异教而一同消灭的、用牺牲內臟和鳥飞占卜的方法。毫不負責的諾言成了个人的大部分輕举妄动的行动的动因，这种諾言就仿佛是經过君主的諮議院的愼重討論之后才作出的那样。

帝国的灾难越来越深重了，于是人們很自然地傾向于把战爭中的失利、把可耻和約的締結归罪于統治者的恶劣行徑。

革命本身产生了革命，而效果本身成了原因。希腊人看到这样多的不同家族相继坐在王位之上，所以他們并不拥护任何人；而既然命运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变成了皇帝，因此任何出身卑賤的人，任何功劳微小的人都可以期望取得皇帝的地位了。

从人民当中产生的許多例子形成了他們的一般性格并且造成了風气，这种風气的統治力量是同法律同样大的。

在我們今天，要想实現偉大的事业是比古人更困难了。人們根本不能隐瞞这些計划，因为今天的交通在各民族之間是这样地頻繁，每一个国王在每个国家的宮廷中都有自己的使节，而在每一个內閣中，都可以有自己的間諜。

邮政的創設使得新聞飞快傳播出去，又从四面八方飞来。

偉大的事业沒有錢就无法实現，而在发明了汇票之后，这些大事情又不得不完全依賴于商人，結果商人的业务常常就同国家的机密联系在一起；而他們也不惜用一切办法参与到这些事情里面来。

汇票行情的原因不明的变化使得許多人去探求它，并終于找到了原因。

印刷术的发明使所有的人都能够使用书籍了；版画的发明使地图变成了十分易得的东西；最后，报紙的創設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洞曉公共利益之所在，从而能够更容易地弄清楚那些秘密事件的意义。

在邮政发明之后，公家可以控制一切私人的秘密，所以国內的阴謀事件就难于发动了。

君主們可以迅速行动，因为他們手里有国家的力量。阴謀者的行动必然是迟緩的，因为他們什么都不足。但是現在，一切事情却可以更加容易和迅速地被发覚，因而就在人們刚刚进行策划的短短时期里，阴謀就被发覚了。

第二十二章　东方帝国的軟弱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波卡司是很不稳定的，海拉克留斯从非洲来，就把他处死了；他发現行省都遭到侵略，軍团也被摧毁了。

他刚刚稍为糾正了这些灾难，阿拉伯人就从他們的国土出来傳播穆罕默德一手創立的宗教，并且扩大了穆罕默德一手造成的帝国。

人們从来沒有看到过这样迅速的成功：他們首先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非洲并且侵略了波斯。

上帝允許使自己的宗教在許多地方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这并不是說他放弃了这个宗教，而是因为宗教不論是在荣誉里，还是在表面的屈辱里，它总是同样地可以发揮它那使人們圣化的天然作用的。

宗教的繁荣和帝国的繁荣是不同的。一位著名的作家[①]說，他是很願意生病的，因为病是基督徒的眞实状况。同样地，人們还可以說，教会的屈辱，对教会的迫害，教堂的摧毁，殉道者的受难，都正是它享受荣誉的时期。但是在世人的眼里，它取得胜利的时期，一般却是它的衰微时期了。

为了解釋阿拉伯人征服了这样多的土地这件著名的事件，不应当把它只归因于他們的热情。在罗馬和波斯的輔助軍队里，薩拉森人长久以来是以勇武著名的。欧斯洛伊尼安人和他們乃是全世界的最精良的弓手。亚历山大·塞維洛司和瑪克西米努司尽可能多地征募了他們，并且利用他們对日耳曼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他們从远处就把日耳曼人打垮了。在瓦連图斯时代，哥特人經受不住他們的进攻；最后，在当时他們又是世界上最精銳的騎兵。

我們已經說过，在罗馬人当中，欧洲軍团比亚洲軍团要精銳。但是在騎兵方面，情况却恰恰相反。我所說的是帕尔提亚人、欧斯洛伊尼安人和薩拉森人的騎兵。他們擋住了罗馬人的进攻，因为在安条庫斯之后，一个新的韃靼民族占有了上亚細亚，他們的騎兵是世界上最精銳的。

这一支騎兵是重武装的。欧洲的騎兵則是輕武装的。今天我

① 孟德斯鳩这里指的是法国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巴斯喀（1623－1662年）。

們看到的情况則完全相反。荷兰和弗利斯兰可以說根本还沒有造成；德意志到处都是森林、湖泊和沼地，在那里騎兵是无法施展的。

自从人們疏浚了大河的河道和疏干了这些沼澤地带，德意志的面貌就改变了。瓦連提尼安在涅卡尔河上修筑的工事同罗馬人在萊茵河上修筑的工事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商业确立起来以后，在那些先前根本不产馬的地方，人們开始养馬幷且利用它們了。

在海拉克留斯的儿子君士坦丁被毒死，而他的儿子君士坦又在西西里被杀之后，君士坦的长子留有胡須的君士坦丁继承了王位。东方行省的大官們集会；他們打算使他的两个兄弟也做国王；他們說，既然在天上是三位一体，那末有三个皇帝也是合理的。

希腊历史上有許多这样的特色。既然精神的貧弱成了整个民族的特色，那末在事业中也就不再有智慧了。人們看到了沒有理由的騷乱和沒有动机的革命。

一种普遍的迂腐迷信之风消灭了人們的勇气幷且使整个帝国麻痹了。老实說，君士坦丁堡是东方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唯一地方。然而，亚洲各民族的这种卑怯、这种懶惰、这种萎靡不振却是和虔敬本身混合在一起的。在成千的例子当中，我所要指出的只是，瑪烏列斯的将領菲力披柯在做好了战斗准备的时候却哭了起来，因为他想到了在战斗中将有大量的人陣亡。

阿拉伯人流的眼泪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們哭泣是由于一种精神上的苦恼：原来他們的将領締結了一項休战协定，这个协定使他們不能肆意地杀戮基督教徒。

一支狂热的軍队和一支迂腐的軍队之間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在我們今天的一次著名的革命当中，我們也看得到这样的情形：克倫威尔的軍队好象是阿拉伯的軍队，而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軍队則好象是希腊的軍队。

一种粗陋的迷信怎样程度地贬低智力，也就怎样程度地提高了宗教，这种迷信把人們的全部美德和全部期待放到对于偶象的无知崇拜上面。因此为了取得遺骨，人們看到一些将领竟撤除包圍并失掉了城池。

在希腊帝国的統治之下，基督教衰落到这样的程度，就好象近来它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前莫斯科人中間的情况一样：彼得一世使这个民族复活了，并且在国內进行了这样多的改革，这些改革比征服者在他們所征服的国家內进行的改革还要多。

人們会很容易认为希腊人沾染上了一种圣象崇拜。人們并不怀疑那时的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不注意遵守外部的仪节；正当希腊的历史家們談到上述的民族对于遺体和圣象的蔑視时，人們却认为这里所說的是我們的那些激烈反对喀尔文的教論家。当德意志人到圣地去而經过阿尔明尼亚的时候，尼塞达斯說阿尔明尼亚人是把他們当作朋友来接待的，因为他們并不崇拜圣象。但是，如果象希腊人所想的那样，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对圣象崇拜得不够，那末他們的圣象崇拜又到什么程度呢？

在东方可以說发生了几乎同大約二百年前在西方发生的革命相类似的革命，在那个时候，由于学术的复兴，人們开始注意到那种濫用职权和混乱的情况，而所有的人也都在寻求制止坏事的办法，于是大胆的和不馴服的人物就不是要改革教会，而是要搞垮教会了。

以扫里安人列昂、君士坦丁·科普洛尼姆和他的儿子列昂对圣象展开了战争。在皇后伊列娜恢复了圣象崇拜以后，阿尔明尼亚人列昂、口吃者米凱尔和提奥庇洛又把它廢除了。这些君主以为只有消灭圣象崇拜才能够制止它。他們对于有害于国家的僧侣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斗爭。他們做任何事情永远是采取极端的办法，因而他們就想用劍来根絕它們，而不是設法限制它們。

被具有新主張的人們斥責为圣象崇拜的僧侶們对他們进行了回击，斥責他們在玩弄魔术。他們向人民指出沒有圣象、以至沒有任何引起他們的崇拜的对象的教会时，总是力图要他們相信，这些教会的用意不外是要使他們成为恶魔的牺牲品而已。

正是下述情況使得关于圣象的爭論变得如此激烈，并使得后来那些明智的人們竟不能設法提出一种溫和的崇拜来，这一种情況产生的原因是这一爭論和需要愼重处理的事情联系着：这是一个权力問題；僧侶們在取得了权力之后，除非不断地使表面的仪节（他們本身是这种仪节的一部分）日趋繁縟外，是不能扩大或是維持它的。这一点就說明为什么反对圣象的战爭永远是反对他們本身的战爭，而圣象破坏者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們的权力就不再有边际了。

于是就发生了同人們在几世紀以后看到的爭論一样的事情；而几世紀后的这一爭論就是巴尔兰和阿金杜涅对僧侶的爭論，它动搖了这个帝国，終至把它毁灭了。人們所爭論的是：在塔波尔山上耶穌基督身边的光是創造出来的还是非創造出来的。其实僧侶根本就不关心二者到底是哪一种的問題，然而旣然巴尔兰对他們直接进行攻击，这光必然就是非創造的了。

反对圣象崇拜的皇帝們对僧侶宣布的战爭使得人們稍稍回到过去的統治原則上去，这便是人們把国家的收入用到社会上去，而国家后来也就摆脫了压在它身上的桎梏。

当我想到希腊僧侶使俗人陷入那种深深的无知状态的时候，我不由得要把他們拿来同西徐亚人相比較。根据希罗多德① 的說法，他們挖掉了自己的奴隶的眼睛，为的是使奴隶专心工作，使奴

① 希罗多德（約当紀元前 484－425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腊波斯战爭史》的作者，他拥护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如果对他的著作中的史料加以严格的批判，則这一著作是可以提供很多可信的民俗学材料的。

隶在挤奶时不受任何阻碍。

皇后提奥多拉把圣象重新建立起来，可是僧侣又开始濫用人民的宗教虔誠了；他們竟然开始迫害甚至是俗家的僧侣了；他們占有了一切重要的地位，并一点点地使所有的神职人員都不能担任主教职位了。所有这一切都使僧侣受到憎恨。而如果人們把它拿来同拉丁的僧侣相比較，如果人們把教皇的行为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行为相比較的話，那末一方面是多末賢明，另一方面也就多末愚蠢。

这里就是人类精神上的一种奇怪的矛盾。早期罗馬人中間的神职人員并沒有从公民社会中被排除出来，而且可以在其中担任职务，但他們却不关心它的事务。当基督教确立起来的时候，同世俗事务更加隔离的神职人員，就稍稍地干預世俗的事务了；但是，当帝国陷于衰頹，只有僧侣才是神职人員的时候，这些由于一种特殊的誓願而必須逃避和害怕世俗事务的人們，却利用一切机会来干預这些事务了。他們到处不停地激起喧騷并且扰乱他們已經离开的俗世。

任何国家大事，任何和約，任何战爭，任何休战协定，任何談判，任何婚姻，如果沒有僧侣参加，就都不能进行。君主会議为他們所充斥，而人民大会也几乎都是由他們組成的。

人們很难想象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他們削弱了君主的精神，使君主們甚至在做好事的时候都是很不謹愼的。正当巴吉尔要他的海軍士兵給圣米凱尔修建教堂的时候，他却让薩拉森人掠夺了西西里并攻取了西拉庫賽；而当他的继承者列昂把他的艦队用于同一目的的时候，結果又使薩拉森人占領了陶洛美尼亚和列姆諾斯島。

安多洛尼克·帕列欧洛格放弃了海軍，因为人們要他相信，上帝对于他爭取教会和平的热心深感滿意，以致他的敌人都不敢向

他进攻。他害怕上帝会要他报告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时間，而这段时間他是可以用于宗教事务方面的。

希腊人中偉大的演說家、偉大的辯士、生来的詭辯学家是一直不断地用各种矛盾来同宗教为难的。旣然僧侣在宮廷有很大的势力（宮廷越是腐化，也就越是削弱），僧侣和宮廷就相互使对方腐化，結果双方全都变坏了：这件事所引起的后果是，皇帝們的全部注意力往往只是用来調解，但又常常激起神学上的爭論，以致人們永远会看到，这些爭論越是热烈，也就越是鸡毛蒜皮，毫无意义。

在米凱尔·帕列欧洛格統治时期发生过好多次宗教方面的爭論。米凱尔·帕列欧洛格看到土耳其人在亚洲的可怕的蹂躪行为，就叹息着說，在斥責他的行为时发动他的臣民起来反对他的某些人的輕率的宗教热忱，使得他不得不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不得不忽視那些遭受蹂躪的行省。他說："把这些遙远的行省交給它們的統治者去处理，我就感到滿足了。他們不把那里的困苦情况告訴我，这或者是因为他們受了賄，或者是他們害怕受罰。"

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权限很大。旣然在人民騷动的时候，皇帝和国家的首要人物都躲到教堂里去，大主教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使用权力，把他們交出去或是不交出去，因而他永远会在国家大事上起举足輕重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間接的。

当年老的安多洛尼克要人告訴大主教，要他管教会的事务，而把国事的管理交給自己的时候，大主教回答他說："这就仿佛是身体向灵魂說：'我不想和你共有任何东西，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来执行我的职能。'"

君主們不能容忍大主教提出的那些无理的要求，因此他們常常把大主教廢黜掉。但是在一个迷信的民族那里，这种情况会引起不断的分裂：因为这个民族对于他們认为是沒有資格的大主教所执行的全部宗教职能是抱着憎恶态度的；任何大主教，老的、新

的、最新的，都会有自己的信徒的。

这类的争执比人們在教条方面的争执要糟糕得多，因为每当有新的廢黜大主教的事件发生时，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争执出現，就象是难以根絕的九头蛇一样。

争辯的热忱对于希腊人是这样一件自然的事情，以致当坎塔庫吉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竟发現皇帝若望和皇后安娜正在一次宗教会議上对僧侶的一些敌人进行論辯；而当穆罕默德二世圍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都不能停止在神学方面的敌对关系。在那里，人們忙于佛罗棱薩的宗教会議甚于对付土耳其的軍队。

在一般的争論中，既然每个人都覚得他可能会犯錯誤，因此頑强和固执还不是过分的。但是在我們的关于宗教的争論中，既然按照物质的本性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見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当我們遇到那些不但不变更自己的意見、反而坚持要我們改变意見的人，就感到十分憤怒了。

在讀到帕希米拉的历史时，人們可以看出神学家們从来不能、将来也不能以自己的力量調解他們的争論。在那里我們看到一个皇帝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召集僧侶，听他們的发言，調解他們的争执。在另一方面，人們又看到总是不断发生着毫无止境的争端。而我們知道，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耐性、同样的期望、同样的願望来結束争执，用同样的淳朴去对付他們的阴謀詭計，用同样的敬意对付他們的憎恨，那末就是到了世界的末日，它們也是不会得到調解的。

这里是一个很値得注意的例子。由于皇帝的請求，大主教阿尔賽紐斯的拥护者和大主教約瑟夫的拥护者締結了一项条約，条約載明，双方都把他們的主張各自写在一張紙上，然后把这两張紙投到火鉢里去。如果二者当中有一張仍然完整无缺的話，那末这种意見就要奉行了。如果二者都燒掉了的話，那末他們就得放弃

他們的爭論。火把两張紙都燒掉了:結果双方合并了,不过和平只維持了一天; 在第二天,他們說他們的轉变应当决定于內心的信念,而不应决定于机会。結果战爭重新开始,而且比先前更加激烈了。

人們应当对神学上的爭論給以巨大的注意; 但是人們应当尽可能地把这种注意掩盖起来,因为人們如果过分表示要努力調解他們的爭执,就永远会抬高他們的身价,使他們覚得,他們的思想方式竟然这样重要,以致会决定国家的安定和君主的安全。

人們不能用处理細微区别的办法来結束他們的爭执,就仿佛人們用建立起学校来仔細研究荣誉問題的办法并不能消灭决斗一样。

希腊的皇帝們都是这样魯莽的人們,以致当爭执平息下去的时候,他們偏偏又发瘋地把它們重新激动起来。阿那斯塔西烏斯、查士丁尼、海拉克留斯、瑪努埃尔·康姆尼努向他們的僧侶和他們的人民建議研究宗教信仰方面的爭論問題。不过即使他們說出了眞理,僧侶和人民也不会承认皇帝們的意見是对的。因此,旣然皇帝們在形式上永远犯錯誤而在本质上又往往犯錯誤,旣然他們想要人們看到在人們委托給他們的其他許多事情上他們这样明显地表現出来的洞察力,因而他們就引起有关神的本质的空虛爭論:学者們由于本身的驕傲,他們是无法探索到神的本质的,而且对于世上的大人物来說,它也并不是更容易被看到的。

如果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在各方面都能为所欲为的人間权力,那是一个錯誤的想法。这样的人間权力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有。最大的权力在某一方面永远是会受到限制的。当大君把一項新税加到君士坦丁堡头上的时候,到处发出的呼喊声立刻使他发現他先前不曾看到的界限。波斯的一个国王可以容易地迫使一个儿子杀死自己的父亲,或是迫使一个父亲杀死自己的儿子;但

是要迫使他的臣民飲酒，这一点却办不到了。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总的精神，而权力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一精神之上的：当这个民族侵害这一精神的时候，它自己就受到了侵害，結果必然就停頓不前了。

希腊人一切灾难的最有害的根源就在于，他們从来不知道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本质和界限：这种情况就使得人們从这一方面和从另一方面都不断地陷入迷誤的境地。

作为人民的安定的基础的这一偉大区别不仅仅是建立在宗教上面，而且还建立在理性和自然上面。而理性和自然則要求，实际上分开而且只有分开才能够存在的事物是永远不能混在一处的。

尽管在古代罗馬人中間，僧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集团，但是同我們这里一样，人們对这一区别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格老狄烏斯把西塞罗的住宅奉献給自由，但西塞罗在从流放中返回时，要求收回自己的住宅：僧正們决定，如果这所住宅不是根据人民的确实的命令而奉献的，那末这就沒有褻瀆宗教，可以把它还給原主。西塞罗說："他們宣布說，他們只考虑奉献是否合法，却不考虑人民的立法。他們以僧正的身分考虑第一点，却以元老的身分考虑第二点。"

第二十三章　东方帝国持久的原因——它的灭亡

在我剛才談到的有关希腊帝国的一切之后，人們自然会問，它怎么能够維持得这样长久。我想我是可以为它举出若干理由来的。

阿拉伯人在进攻帝国并且征服了某些行省之后，他們的領袖却在哈里发(califat)的間題上相互爭吵起来了；于是他們宗教热

忧的最初的火焰就只能变成内部的混乱了。

同样是那些阿拉伯人在征服波斯之后，就陷于分裂或是削弱下去了，因此希腊人就沒有必要使他們的帝国的主力駐扎在幼发拉底河上了。

一个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名叫卡里尼柯的建筑师发現了人們用管子噴射的一种火焰的成分，对于这种火，水和所有其他一般用来灭火的东西都只会加强它的火焰：而利用这种火的希腊人則在許多世紀当中能够燒掉他們敌人的全部艦船，特别是阿拉伯人的艦船；因为阿拉伯人曾从非洲或叙利亚前来进攻希腊人，直到君士坦丁堡地方。

这火被认为是国家的秘密；而正統的君士坦丁在他写給他的儿子罗曼的一部有关治理帝国的事情的著作里警告他的儿子說，当蛮族向他要求希腊火的时候，他应当回答他們說，是父亲不允許他把希腊火給他們的，因为把火带給皇帝君士坦丁的天使不許他把它送給其他民族，而敢于这样做的人們在他們进入教堂的时候是会給天火燒死的。

正当一方面的哥特人諸民族和另一方面的阿拉伯人在所有其他地区摧毀了商业和工业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却掌握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和几乎是唯一的商业。絲織业从波斯迁移到那里去了；而自从阿拉伯人进攻以来，在波斯本土絲織业已无人問津了：而且希腊人还掌握了海洋。这一点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財富，从而也就获得了巨大的資源；帝国刚刚得到了一些喘息，人們立刻就看到国家又繁荣起来了。

这里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年老的安多洛尼克·康姆尼努是希腊人的尼祿；但是，尽管他有种种的缺点，他却有一种可羡慕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来防止大官們的不正当的行为和勒索行为，因此人們看到，在他統治的三年当中，許多行省又得到了恢复。

最后，居住在多瑙河沿岸一带的蛮族定居下来之后，他們变得不那么可怕了，而且还成了阻擋其他蛮族的一道栅栏。

因此，在帝国由于治理得不好而趋衰弱的时候，却有一些特殊的理由使它不致灭亡。这就好象我們今天看到欧洲的某些民族尽管衰弱却能由于印度（指美洲——譯者）的財庫而得以維持住一样；教皇的世俗領地的得以維持，是因为人們对于君主的尊敬；而巴巴里的海賊船的得以維持，是因为他們妨害了小国的商业，但是使大国得到了好处。

土耳其帝国今天的衰弱情况几乎同过去希腊人的帝国的衰弱情况一样，尽管如此，它还是会长久維持下去的：原来，如果有某一位君主在进行征服，从而使这个帝国遭到危險的时候，欧洲的三个商业强国对本身的利益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因而它們就会立刻起来保卫它。

上帝允許世界上的一些民族不得到任何利益地領有巨大的帝国，这正是这些民族的幸福。

在正統的巴吉尔統治的时候，阿拉伯人的实力在波斯被摧毁了。在那里統治的撒姆布拉埃尔的儿子穆罕默德从北方召集了三千名土耳其人前来增援。由于他們引起的某种不滿情緒，他派出一支軍队去对付他們；但是他們却把这支軍队驅散了。对自己的士兵感到憤怒的穆罕默德于是下令要他們穿着妇人的服装来見自己。但是他們却同土耳其人勾結起来，土耳其人立刻向守卫着阿拉克斯河河上桥梁的卫戍部队进攻，給他們那为数极多的本国人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征服了波斯之后，他們就在帝国的土地上从东方向西方扩張。試图阻擋他們前进的罗曼·狄奥根尼被他們俘获了。他們征服了希腊人在亚洲的几乎全部領土，直到博斯波魯斯地方。

过了一些时候，在亚列克賽·康姆尼努的統治时期，拉丁人又

进攻东方了。很长的一个时期，一种不幸的分裂使这信仰两种仪节的民族中間存在着难以和解的仇恨。如果意大利人不是較多地考慮抵抗他們所害怕的日耳曼皇帝，較少地考慮他們只是憎恨的希腊皇帝的話，則它是会爆发得更快些的。

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突然在欧洲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宗教意見，即耶穌基督誕生和受难的地方已被不信教的人們所玷污，而洗刷罪恶的办法就是拿起武器来把他們从那里赶走。在欧洲到处都是喜欢作战的人們。这些人有許多罪过要贖償。人們向这些人建議依照自己的主导的热情来贖罪：于是所有的人就拿起了十字架和武器。

十字軍来到东方就包圍了尼凱亚并把它攻占下来了。他們把这个地方还給了希腊人。正在异教徒惊惶失措的时候，亚列克賽和若望·康姆尼努把土耳其人一直赶到幼发拉底河地方。

但是希腊人从十字軍东征中无論能够取得多大的利益，却沒有一个皇帝在看到他的領土上有这样勇猛的英雄和这样大量的軍队相继通过时是不因危險而感到战慄的。

于是他們就設法使欧洲討厌这样的出征。十字軍到处发現有出卖和叛变的行为以及一切可以期待于一个胆怯的敌人的事情。

应当承认，开始了許多次出征的法国人絲毫不想使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物。通过安多洛尼克·康姆尼努对我們的嘲罵，我們看到实际上在一个外国民族中間我們是毫不拘束的，而我們当时的缺点也正是人們今天譴責我們的那些缺点。

一个法国的伯爵想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包杜安伯爵抓住了他的胳膊，对他說："您应当知道，人們在什么地方，就应当随着什么地方的風俗。"他回答說："这是一个眞正的好汉子，他坐在这里，却有这样多的将領站着！"

随后到来的德意志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們由于我們

的輕率卤莽而吃了很大的苦头，他們到处都遇到了我們所挑唆起来的反感。

終于这种憎恨达到了最高峰。对威尼斯商人的某些侮辱性的待遇、野心、貪欲、虛伪的宗教热情促使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对希腊人发动了十字軍远征。

他們发現希腊人衰弱到这样的程度，就同韃靼人今天发現中国人所处的情况一样。法国人嘲笑希腊人的纖丽的衣服：他們穿着染得很华美的衣服走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街上。他們手里拿着墨水瓶和紙張，用来嘲笑这个不再从事軍事演习的民族。在战争之后，他們拒絕把任何希腊人接受到自己的軍队里面来。

他們占領了西方的全部地区并且选举佛兰德尔的伯爵为皇帝，他的领地的遙远使他无法給意大利人惹什么麻煩。希腊人有山把自己同土耳其人隔离开来，又有海把自己同拉丁人隔离开来，这样他們就在东方維持住了。

拉丁人在进行征服的时候并沒有遇到任何阻碍，可是在他們想据有已經征服的土地时却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希腊人从亚洲重新进入欧洲，他們重占了君士坦丁堡以及几乎整个西方。

但是这个新的帝国不过是先前的帝国的幻影罢了。它沒有可以使国家复兴的任何資源；也沒有任何力量。

在亚洲，它只拥有位于美安德尔河和桑伽里河这一面的行省。欧洲的行省大部分都被分成了小块的领土。

而且，在拉丁人占有君士坦丁堡的那六十年当中，被征服的人們分散到各地去，可是征服者又从事征战，結果商业全部轉到意大利各城市手里，而君士坦丁堡也就丧失了它的財富。

甚至內部的商业都是由拉丁人来經营的。重新恢复起来并且見了什么都害怕的希腊人想同热那亚人妥协，他們把免稅貿易的自由給予热那亚人；根本不願意締結和約，但是願意締結一些休战

协定的威尼斯人，仗着希腊人不願向他們惹事生非，也就什么税都不納了。

尽管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瑪努埃尔，康姆尼努使海軍衰敗下去了，可是既然商业还維持着，人們就可以容易地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当在新的帝国里人們完全放弃了海軍的时候，这个缺陷就沒有办法弥补了，因为帝国越来越无能为力了。

治理着許多島屿、被海所分割并且在許多方面被海所圍繞的这个国家，根本沒有舰队航行全国各地。各个行省之間无法来往；各族人民不得不更深入地逃到內地去，以躲避海賊的侵扰；而当他們这样做的时候，人們却又命令他們躲到堡壘里面去，以免遭到土耳其人的毒手。

土耳其人当时对希腊人进行了一場十分奇特的战爭。老实講，他們是来捉人的；为了进行劫掠，他們往往要穿行二百哩路程。既然他們是由許多苏丹分別統治着，人們就不能用贈送礼物的办法同他們所有的人締結和約，而同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締結和約是无济于事的。他們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宗教的热情特別有力地促使他們蹂躪了基督教徒的土地。此外，他們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民族，他們的妇女也同他們一样地可怕；自从他們看見了希腊的妇女以后，就再也不能容忍其他的妇女了。这一点就使他們不断地誘拐希腊妇女。最后，他們总是热中于劫掠的。这是过去曾給罗馬帝国造成了很大損害的同样的那些匈奴人。

土耳其人占領了希腊帝国在亚洲的全部土地之后，凡是能避开他們的居民就一直逃到博斯波魯斯地方；那些能够找到船只的人們就逃到帝国的欧洲部分去了：这就使西部的居民大大增加。但是人数很快地大为縮小了。在他們那里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內战，以致双方都把土耳其的不同的苏丹召来了，条件同蛮族的条件一样过分，即他們可以把从对方得到的俘虏卖为奴隶，而每一方

面为了想消灭敌人，就拚命竞相殘杀人民。

在巴雅吉特征服了所有其他的苏丹之后，如果土耳其人自己不是遇到有被韃靼人消灭的危險的話，他們在当时就会完成后来在穆罕默德二世才能完成的事情的。

我沒有勇气談到后来的灾难了。我只是說；在最后的皇帝們統治的时期，領土只限于君士坦丁堡近郊的帝国就象萊茵河一样地結束了：原来当着萊茵河在消失于大洋当中的时候，它不过是一条小河罢了。

論趣味

在我們当前的存在方式之下，我們的精神感受到三种快乐：一种是从它存在的本身取得的；另一种是由于它和身体相結合而取得的，最后，第三种則是建立在某些制度、某些風俗、某些习慣在它身上所引起的癖好和偏見上面的。

构成趣味的对象的，也正是我們的精神所感到的这些不同的快乐，比如美丽的、优秀的、愉快的、天眞的、精致的、纖細的、优美的、不可名状的、高尙的、偉大的、崇高的、宏壮的等等。比方說，当我們看到一件事物对我們有用而感到快乐的时候，我們就說它是好的。当我們看到一件事物时感到快乐，却沒有发現它在当前有什么用处时，我們就說它是美的。

在古代，人們幷不完全清楚这一点。我們的精神的一切相对的品质当时都被看成是肯定的。这就使得柏拉图使苏格拉底用来进行議論的对話，古人十分喜爱的对話，在今天就經受不住批判，因为它們是建立在虛伪的哲学之上的。关于优秀的、美丽的、完善的、智慧的、荒謬的、坚硬的、柔軟的、干燥的、潮湿的等等肯定的概念的所有这些議論現在都失去了任何內容①。

因此，美丽的、优秀的、愉快的等等的根源就都存在于我們本身，而要寻求它的理由，这就是說，要寻求我們的精神所以感到快乐的原因。

让我們檢查一下我們的精神，研究一下它的各种表現和欲望，幷在快乐中，也就是說在它表現得最明显的地方寻索它。詩歌、繪

① 这里是根据俄譯本增加的。——譯者

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各种游戏，最后是自然和艺术的創作都可以使我們得到快乐。让我們来看一下，为什么、怎样以及在什么时候它們使我們可以得到快乐；我們要对我們的感覚有一个清楚的认識。这一点可以有助于形成我們的趣味，而这不外是一种能够精細地和迅速地发現每一事物应該給予人們的快乐的尺度的能力而已。

論我們精神的快乐

除去来自感官的那些快乐以外，精神本身还有它自己固有的快乐，这些快乐是不依賴于感官的。引起这类快乐的是好奇心；对于本身的偉大和完美的认識；对本身存在的认識（这是和虛无的感覚相对立的）；能用一个总的思想概括一切事物，能看到大量事物等等而感到的快乐，比較、綜合和分析思想时的快乐。这些快乐在于精神的本质，并不依賴于感官，因为它們屬于一切会思索的人物。在这里，研究我們的精神，是作为同身体有联系的存在还是作为同身体分开的存在才有这样的一些快乐，这一点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們是精神从来就有的，而且是趣味的对象：因此我們在这里不再分别从精神本质产生的快乐和由于身体相結合而产生的快乐。我們把所有这些快乐称为自然的快乐，而把它們和得来的快乐又分开来：得来的快乐是精神本身在同自然的快乐发生了某些联系之后創造出来的。因此，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們就把自然的趣味和得来的趣味区分开来了。

认識一下快乐的源泉（趣味就是快乐的标准）是大有裨益的：认識自然的快乐和得来的快乐，这可以使我們提高我們的自然的趣味和我們得来的趣味。应当从我們本身的存在出发并认識一下我們本身所特有的快乐是什么，这样才能够測度这些快乐，有时甚

至能感覚到这些快乐。

如果我們的精神根本同身体不統一，那它就更易于认識；但是看来很可能它是会爱它所认識的事物的：目前，我們却几乎总是只爱我們所不认識的事物。

我們的存在方式完全是偶然的。我們可以被同我們一样的或是其他的事物所創造。可是，如果我們是被采用别的方式創造出来的，那我們的看法也就不同了。如果我們的机体多一个或是少一个器官，那我們的雄辯，我們的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如果我們器官的結构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詩也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比如說，如果我們器官的結构能使我們在更长的时間內集中注意力，那末依照我們注意力的情况来处理主題的一切規則就不再存在了。如果我們能够有更大的洞察力的話，那末以我們当前的洞察力的情况为基础的一切規則也就沒有用处了。最后，如果我們机体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末以今天的样子为根据的一切法律也就势必不一样了。

如果我們的視覚是更加微弱和不清楚的話，那末在建筑的各个部分中，就需要較少的装飾和較多的統一了。如果我們的視力更加敏銳而我們的精神可以同时包容更多事物的話，那末在建筑中就应当有更多的装飾了；如果我們的听覚和某些动物的听覚相同的話，那我們的許多乐器就非得大大改变不可。我知道的很清楚，在事物和事物之間是会保存着一定的关系的。但是事物和我們保持着的关系一旦改变了，則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对我們产生某种影响的那些事物就不再会产生什么影响了；而既然艺术的完美是要这样把事物呈現給我們，那就是它們要能給我們尽可能多的快乐，从而各种艺术也就必須要有所改变，因为最能使我們感到快乐的方式已經改变了。

人們起初认为，认識我們的快乐的各种不同的根源能够获得

趣味，而在人們讀了哲学在这方面所談到的一切之后，也可以获得趣味，在这之后人們就可以大胆地評論艺术作品，这样做也就可以了。然而自然的趣味并不是一种理論的认識；这是对于人們所不知道的規律的一种迅速的和精巧的应用。不一定要知道，我們认为美丽的某一对象所給予我們的快乐是从惊訝产生出来的；我們只需知道；对象使我們惊訝，它按着应有的程度使我們惊訝，不多也不少。

这样看来，不管我們在这里讲些什么，为了培养趣味不管我們定出了什么規則，这些規則只能是涉及取得的趣味，这就是說，只能直接地涉及取得的趣味，尽管它們也間接地涉及自然的趣味；因为取得的趣味影响、改变、增加和减少自然的趣味，同样自然的趣味也影响、改变、增加和减少取得的趣味。

趣味的最普遍的一个定义，且不去考虑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趣味就是通过感覺而使我們注意到某一事物的那种东西。不过这不应使我們认为，它不能应用于精神方面的事物：认識精神方面的事物使人的精神感到很大的快乐，这是某些哲学家所能理解的、唯一的幸福。精神借助于思想和感覺而有所认識；尽管我們把思想和感覺对立起来，但是当精神看到一个事物的时候，它就会感覺到它，而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精神方面的事物是精神所看不到或不想看到的，从而也就不会有它感覺不到的事物。

論一般的智力

智力分成几类：天分、健全的意識（常識——譯者）、見識、正直、才能和趣味。

智力在于使它相应地用于各个事物的器官保有健全的結构。

如果这一事物是极端特殊的，它就叫做才能。如果它較多涉及人們的某种精致的快乐，这就叫做趣味。如果这特殊的事物是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就称为精神，比如罗馬的战术和农业、蛮族的狩猎等等。

論好奇心

我們的精神被創造出来是为了思索的，这就是說，是为了观察的；因此，这样一种东西是应当有好奇心的；原来，既然一切事物都被一根綫索貫穿着，或者說每一个思想是从前一个产生，又产生了后一个，因此人們就不能只願意看到一个事物，而不想看到另一个事物；如果我們对这个东西沒有更多的期待，則我們在另一个东西上面也就不会感到快乐。这样說来，当人們只把图画的一部分显示給我們看的时候，我們总是想看人們掩盖起来不給我們看的那一部分，而且我們看到的那一部分給予我們的快乐越多，我們也就越是想看还沒有看到的那一部分。

因此，一件事物給予我們的快乐，会使我們注意到另外一件事物；而正是因为这个緣故，精神就总是寻求新事物，决不会静止在那里不动的。

这样看来，当我們看到許多事物，或是看到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多的事物的时候，我們的精神必定是十分愉快的。

这样，我們就可以解釋，为什么当我們看到一个布置得很好的花园的时候．当我們看到一片未經人工整頓的田野的时候，我們同样会感到愉快。引起这种效果的，是同一个原因。既然我們喜欢看到許許多多的事物，我們就願意扩大我們的眼界，願意到許多地方去，願意看到尽可能多的空間，最后，我們的精神逃避界限，它总是想，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話，扩大它自己所在的范圍：因此，把

精神的眼界伸展到远方，这对精神来說乃是一大乐事。可是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在城市里，我們的眼界为房屋所限制；在农村，也有成千的阻碍物遮住了眼界；我們最多也不过只能同时看到三四棵树。艺术来帮助我們了，于是我們发現了把自己隐藏起来的自然界。我們喜欢艺术，我們喜欢艺术甚于自然本身，这就是說，我們看不到的自然；但是当我們找到了景色很美的地方，当我們的目光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賞远方的草原、小溪、小山和可以說是特意創造出来的那些景物的时候，这比之我們看到勒諾特的那些花园，会感到更大的欢乐；因为自然是不会重复的，可是艺术相互間却总是相似的。也正是为了这个緣故，我們喜欢繪画中的風景，胜过了世界上布置得最美丽的花园；繪画所吸取的只是自然中美丽的那一部分，是自然中人們可以看得远又看得十分全面的部分，是自然中变化多而又足以賞心悅目的部分。

通常我們提到一个偉大的思想时，就是說，当人們提到一件事物时，会使我們又认識到許多其他的事物；这是說，它使我們一下子懂得許多道理，而这些道理原是需要讀很多书之后才能理解的。

佛洛露斯①只用寥寥数語就把汉尼拔的全部过錯說尽了；他說："当他可以利用胜利的时候，他却宁願享受胜利的果实（cum victoria posset uti, frruiu maluit）。

他下面的話使我們得到关于全部馬其頓战争的一个概念："进入馬其頓，这就等于胜利了（introisse victoria fuit）。"

当他談到斯奇比奥的青年时代时，他就使我們看到了斯奇比奥一生的面貌："斯奇比奥在这里成长起来，就是为了摧毁阿非利加的（hic erit Scipio qui in exitium Africae crescit）。"这样，你就覚得是在看到一个婴儿怎样成长并且被撫养成一个巨人。

---

① 佛洛露斯（一至二世紀），罗馬作家，写过关于罗馬战爭的历史。

最后，他使我們看到汉尼拔的高尙的品格，看到世界的形势以及罗馬人民的全部偉大；他說："被赶出阿非利加的汉尼拔在整个世界为罗馬人民寻找敌人(qui, profugusex Africa, hostem populo romano toto orbe quaerebat)。"

秩序的快乐

精神只看到大量的事物是不够的，还必須使这些事物有秩序；原来，当我們回想到我們看到的一切时，我們就开始想象我們将会看到的东西；我們的精神由于本身的广度和深度而感到幸福；但是，当我們看到一部毫无秩序可言的作品时，我們就每时每刻都覺得我們想放到那里面去的秩序受到破坏。作者所創造的首尾一貫性同我們自己的首尾一貫性发生了冲突；我們的精神什么都記不住，什么都預見不到。由于思想的混乱，由于最后产生的空虛，我們的精神受到了屈辱。我們的精神受到无用的折磨，并且得不到任何快乐。正是为了这个緣故，当我們的目的不是在于表現或指出混乱的时候，我們总是要使甚至混乱成为有秩序的。这样，画家就把他們所描繪的人物分成了类，描繪战爭的人們也就把他們想突出的人物安放到引人注目的前面的地方，而把混乱的場面放在画面的深处和远处。

多样化的快乐

然而事物既然需要有秩序，也就需要多样化：如果不这样的話，我們的精神就感到煩躁了。因为相似的事物在它看来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們所看到的画面的一部分和我們过去看到的另一部分相似的話，則它就显得不新鮮，不能使我們感到任何快乐了。而

且，既然同自然創造物的美相似的艺术作品的美仅仅是在于它們給予我們的快乐，那末就应当尽量使这些快乐多样化；应当使精神看到它沒有看到的事物；应当使精神的感覺不同于它刚刚体会到的感覚。

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故事由于它的多种多样的題材而使我們感到滿足，小說由于多种多样的怪事而使我們感到滿足，戏曲則由于多种多样的热情而使我們感到滿足；凡是善于教导別人的人，总是尽可能地使他們的教訓不流于单調无味的。

如果长时期的单調无味继續下去，这就会使一切都变成不可容忍的了；在演說时长时期一段一段地总是同样的結构，这就会使人受不住；在一首长詩里，同样的格和同样的韵脚也会使人感到厌煩。如果有人眞的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中間修筑这样一条著名的两旁植树的道路的話，那末在两排树木中間走着的旅行者一定会膩死了。可是长时期在阿尔卑斯山旅行的人，在他进入山谷的时候，却可以飽賞最美丽的風光和最誘人的景色。

精神是喜欢多样化的；但是我們已經說过，它喜欢多样化只是因为它被創造出来，就是为了认識和看的。因此，它必須能看，而多样化也允許它这样做。这就是說，一件事物应当单純到易于被认識，还应当多样化到能够被愉快地认識。

有一些事物从表面看起来是多样化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另有一些事物从表面看起来是单調的，但实际上却是十分多种多样的。

哥特式的建筑看来是十分多样化的，但是它的裝飾瑣碎得令人厌煩。这就使我們无法把其中任何一个裝飾从另一个裝飾分辨出来，而裝飾数目之多又使我們无从注意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結果，这种建筑恰恰在目的是打算使人欣賞的那些地方反而使人感到不快。

哥特式的建筑对于看它的眼睛来說是一种謎，在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精神上感到难受，就如同要它讀一首晦澀难解的长詩那样。

恰恰相反，希腊的建筑看起来是单调的，但由于应有的各个部分它都有了，应有的数量也都有了，因此我們正是可以看到我們能够看了不会感到厌煩和无聊的那些东西。这种建筑有这样一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使人們看起来感到愉快。

大的事物必須是由大的組成部分构成的。人的身材高，胳膊就长，高大树木的树枝也粗，巨大的山脉是由其他一些高低不同的山峰构成的：这就是使它这样的事物本性。

希腊建筑的組成部分不多，但各部分却都是大的。这种建筑是模仿偉大的事物的；我們的精神感到在这里到处洋溢着一种偉大的气魄。

因此，繪画就把画面上所表現的人物分成一群一群的，每群有三个人或四个人。它是模仿自然的，一大群人总是分成小群的；也正因为是如此，繪画就把明亮的部分和阴暗的部分分成一些大块。

对称的快乐

我說过，精神喜爱多样化；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它是喜欢一种对称的。这里好象有一种矛盾。現在我就来解釋这一点。

当我們的精神看事物的时候，它感到愉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看到它們时所感到的輕快；对称所以使精神感到愉快，其理由是节省我們的气力，对我們有所帮助，也可以說是使我們节省了一半的气力。

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一般的規則：任何地方只要对称对精神有益处并且可以帮助精神的机能来感受它，那末这种对称就是令

人愉快的。但是，任何地方如果对称是无益的，它就变得淡而无味，因为它把多样化取消了。因此，我們依次看到的事物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我們的精神看到它們时是沒有任何困难的。相反的，我們一眼能看得到的事物，却应当是对称的。因此，当我們一眼望見一个建筑物的正面，一座花坛、一座神庙的时候，那里面的对称由于一种輕快而使我們覺得愉快，这是对称在我們感受整个事物时使我們感到的輕快。

既然人們一眼看得到的事物应当是单純的，那它还应当是統一的，而且各个部分也要同主要的部分相调和。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們也喜欢对称：它造成一个統一的整体。

在事物的本性里，完整的事物給人以完善的印象，而在我們看到完整的事物时，我們决不願意在其中看到不完美的部分。还有一个原因說明人为什么喜欢对称：它会給人一种均衡或平衡之感。只有一个側面的建筑，或一个側面短于另一个側面的建筑是这样地不完美，就好象沒有胳膊的軀体或一只胳膊比另一只胳膊短得多的軀体一样。

論 对 比

精神喜欢对称，但是它也喜欢对比。这一点需要好好地解釋。

比方說，如果自然要求画家和雕刻家在他們所創造的人物中有对称的話，则相反的，它还要他們在人物的姿势方面有对比。一只脚摆得同另一只脚一样，身体的一部分摆的同另一部分一样，这是不能忍受的；原因是，这种对称使得姿势几乎永远是相同的，就好象人們在哥特式的人物的身上看到的情况一样，在那里一切人物都是相同的。这样，艺术作品便不再有多样化了。而且，自然并不是把我們都規定成一个样子；而既然它把动作給我們，它就不会

在我們的动作和举止方面，象固定的泥娃娃那样地固定我們。如果說拘謹和不自然的人物是不能容忍的話，那末对于这一类的艺术作品人們又会怎样說呢？

这样看来，人物的姿势必須是有对比的，特别是在雕刻作品上面，因为雕刻的样子就其本质而論是冷的，可是却能通过对比和姿势的力量把热情表現出来。

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說过的，人們試图放入哥特式艺术中去的多样化反而使它单調了。常常还有这样的事情，人們試图以对比的办法所取得的多样化却变成了一种对称和一种令人討厌的单調。

这种情况不仅見之于个别的雕刻和繪画作品中，而且还見之于某些作家的文体中，他們所写的每一句話总是用連續不断的对句的办法，把开头拿来同結尾对比。屬于这类的作家有圣·奥古斯丁和其他那些用蹩脚拉丁文写作的作家，还有我們当代的一些人，比如說，圣·埃弗勒芒。永远是相同的、永远是一个样子的說法是特别使人厌煩的。經常不断的对比变成了对称，而永远故意追求的这种对照变成了单調。智力在这里发現这样少的变化，以致当你念了这句話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已經能猜出另一部分了；你看到相互对照的詞，但这都是用同一种办法对照起来的；你看到一种句法，但它們却永远是一样的。

許多画家犯了錯誤，因为他們到处和不加选擇地使用对比；結果当我們看到一个人物时，我們立刻知道他旁边的人物的姿态如何。这种接連不断的多样性反而变成了一种相似的事物。而且，把事物胡乱地放到一起的自然界并不故意表現出一种經常对比的样子，更不用說它沒有使所有的身体都动起来，沒有使它們做出强迫的动作。它比这样做要复杂多了，它使一些人在那里休息，使另一些人在那里作各种不同的运动。

如果精神中能够认識的部分喜欢多样化的話，則能够感覺的

这一部分也是同样地追求它，因为精神不能长期忍受同样的状态：它同軀体有联系，而軀体也是不能忍受同样的状态的。为了使我們的精神受到激动，則在神經里应当有神經质流动着，这样就产生了两件事物：神經中的疲劳和神經质流动的停止，或是它从它所流过的那些地方消失。

結果，一切終于使我們感到厌倦，特别是那些巨大的欢乐：人們放弃这些欢乐时所感到的滿足总是同人們得到这些欢乐时所感到的滿足一样，因为感受欢乐的精神纖維这样一种器官是需要休息的；必須利用另一些更适于为我們服务的，也可以說，能够分配工作的精神纖維。

我們的精神在感觉方面疲倦了，但是，不感觉就是說，陷入一种对精神起压迫作用的无感覺状态里面去。要想补救这一切，就得使各种感覚多样化：精神在感覚，但是幷不感到疲倦。

惊訝的快乐

精神永远追求不同事物的这一傾向，使得它可以享受到从惊訝产生出来的一切快乐。这种感覚之所以使我們的精神覚得愉快，乃是由于場面变換的迅速：因为我們看到或是感覚到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东西，或者說，我們感受的方式本身也是出其不意的。

一件事物可以作为一个奇迹使我們感到惊訝，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件新事物，还可以作为一件料想不到的事物而使我們感到惊訝。在新事物和料想不到的事物的情况下，主要的感覚还同一种附屬的感覚联系着，而这附屬的感覚之产生就因为事物是新的或是料想不到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賭博就对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会使我們看到一連串不断的突如其来的事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社交的游戏使我們感到兴趣，因为在这里面也有一連串不可預見的事物，引起这些不可預見的事物的原因是同机会結合到一起的灵巧。

戏剧使我們感到愉快也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剧本的情节逐步得到发展，它們把事件一直隐藏到爆发的时候，它們总是要我們遇到突如其来的新事件，并常常使我們覚得不舒服，因为它們显示給我們的事件，本是我們应当預見到的。

最后，通常我們讀文学作品，不外是因为它們使我們看到許多愉快的突如其来的事件，并且还弥补了談話的枯燥无味，因为談話几乎永远是衰弱无力的并且根本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惊訝可以由事物本身引起，或者由看待事物的方式所引起；因为我們看一件事物要比它的实际大一些或小一些，或者和它的实际有所不同；我們有时看到事物的本来面貌，但是却有一种使我們感到惊訝的附屬的思想。在一件事物里屬于这类附屬思想的有：关于制作这一事物时的困难，关于制作这一事物的人，关于制作这一事物时所費的时間，关于制作这一事物的方式，或是关于同这一事物有关的某种其他情况的思想。

苏埃多尼烏斯在給我們描述尼祿的罪行时，冷酷到使我們吃惊的程度，他几乎使我們相信，他在他所描述的事实面前，是一点不覚得恐怖的。他突然改变了調子說："世界把这个怪物容忍了十四年，終于把它抛弃了（tale monstrum per quatuordecim annos perpessus terrarum orbis, tandem destituit）。"这一切在我們的智力中引起了不同种类的惊訝。作者的体裁的改变，他的另一种思想方式的发現，他那用寥寥数語描述历史上的一次偉大轉折的本領：这都使我們感到惊訝。这样看来，我們的精神有許多不同的感覚，这些感覚都能震动我們的精神，使我們的精神感到一种快乐。

可以产生感觉的各种不同的原因

应当着重指出的一点是，我們的精神中的一种感覚通常不会只有一个原因。如果我可以用这种說法的話，感覚的力量和多样性是来自原因的某种配合。智力是在于能够同时作用于多种感官；而如果我們調查一下不同作家的話，我們就可能看到，最好的和我們最喜爱的作家就是那些能在我們的精神中同时激起尽可能多的感覚的作家。

我請你看一看原因的多种多样性吧。我們喜欢看一个布置得很好的花园甚于一丛杂乱的树木；这是因为：(一)我們的目光不能受到事物的限制；(二)每一条两旁种树的道路都是統一的并且构成一个巨大的事物，但是如果把树木混到一处，每一顆树就是一件事物，而且是一件小事物了；(三)我們看到了我們不习慣看到的配列方式；(四)我們感謝花費在这上面的劳动；(五)我們贊賞人們不断对自然作斗爭的努力，而自然由于人們对之不需要的干預，試图把一切都搞乱。最后这一点完全是有根据的說法，因为一座沒有人管理的花园，在我們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有时，写一个作品时所感到的困难使我們感到愉快，有时是它的輕易使我們感到愉快。一方面，在看到一座豪奢的庭园时，我們会贊賞主人的豪迈和闊气，可是另一方面，我們有时还愉快地看到，人們花費很少的金錢和劳动也能有办法使我們高兴。我們喜欢賭博是因为它滿足我們的貪欲，这就是說，想取得更多东西的希望。它取悅于我們的虛荣心，因为它使我們想到，命运对我們特別照顧，而四周的人对我們的好运也都加以注意。它把一种令人开心的东西显示給我們，从而滿足了我們的好奇心；最后，它又把惊訝的不同的快乐給予我們。

舞蹈使我們感到愉快是由于它的輕盈，由于某种优雅，由于姿

势的美妙和多种多样的变化，由于它同音乐的联系，因为这时跳舞的人就象是一个伴奏的乐器；但是，特别是它由于我們头脑中的一种素质而使我們感到欢喜，这种素质在暗中把关于这一切动作的思想归之于某些动作，把这些姿势的大部分归之于某些姿势。

論某些思想的偶然联系

事物几乎永远是从不同的角度使我們感到愉快或是不愉快的。比方說，意大利的那种去势的歌手就必然使我們感到不愉快，原因是(一)象他們那种样子，他們唱得好，这是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他們好象是一种乐器，工匠从其中取走一部分木头，就是为了使它发出更好的声音；(二)他們所表現出来的感情很难使人相信是眞实的；(三)表演者本人不属于我們所喜爱的任何一性，不属于我們所尊敬的任何一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說，他們又可以使我們感到愉快，因为他們在长时期里保存了年輕的外貌，此外，他們还有灵活的嗓音，而且也只有他們才有这种嗓音。这样看来，每种事物都給予我們一种由其他許多感覚所构成的感覚，这些感覚相互削弱，有时还相互冲突。

我們的精神本身常常会創造出一些快乐的理由，特别是在它把一些事物联系起来的时候，就更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看来，我們继續喜欢我們喜欢过的事物，其唯一的理由是，我們喜欢过它，因为我們把先前的印象同新的印象联系起来了。比方說，一位在舞台上使我們傾倒的女优，在房屋里仍然使我們感到愉快；她的声音，她的抑揚頓挫的台詞，再想到她受欢迎的情况，我得怎么讲才好呢？想到她表演的女皇再想到她本人，所有这种种都造成一种感覚的混合，而这种混合就形成并产生一种愉快。

我們有許許多多附加的概念，享有盛名但是也有小缺点的妇

女，有时反而可以从这一缺点得到好处，从而使人們把它看成是一种特別討人喜欢的东西。我們所喜爱的妇女大多数都只是沾了她們的出身或是財富的光，沾了某些人对她們表示的崇敬或尊敬的光。

精神在事物中間确立的联系的另一个后果

在叙述全部神話时的这种快乐气氛，我們应归功于人类在远古时所度过的自然生活，我們应归功于自然生活的这些成功的描写，天眞的事件，善良的神灵，还有过去呈現的一种气象，这种气象同我們今天的差別大到使我們不容易想象，可是相隔又沒有远到使我們認为它不是眞实的，最后还有热情和安靜的这种混合。我們很喜欢想象狄亚娜、潘恩、阿波罗、仙女們、森林、草原、泉水。如果远古的人們和我們今天一样，是生活在城市里的話，那末詩人描写給我們的，只不过是我們每天带着煩躁的心情所看到的，和带着嫌恶的心情所感到的东西罢了：到处是貪欲、野心和使人痛苦的激情。

为我們描写了自然生活的詩人向我們談到了他們所怀念的黃金时代，也就是更加幸福和宁靜的一个时代。

論 精 巧

精巧的人物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們的每一个思想或每一个趣味都同許多附屬的思想或趣味相联系着。原始人只有一种感觉；他們的精神既不能綜合，也不能分析。自然給予他們的东西，他們什么也不能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相反的，精巧的人物在爱里面却創造了爱的大多数的欢乐。波利克賽努和阿披修在飯桌上有那

些庸俗的饕餮之徒所无法体会到的欢乐感覚。善于吟味智慧的作品的人們，他們体会到并且創造着他人所沒有的无数感覚。

論不可名状

在人或事物当中，常常有一种看不見的魅力，一种自然的优美，人們对于这种东西无法給予定义，而只得称它为不可名状。我以为，这是一种主要建筑在惊訝之上的效果。我們覚得惊訝的是：我們喜欢的女人对我們总是产生应有程度以上的魅力。我們愉快地感到惊訝的是，她克服了一些缺点；我們的眼睛尽管看到这些缺点，但是心里不相信它們。这就說明为什么丑女人常常有誘人的地方，漂亮的女人反而几乎沒有。原来一个漂亮的女人通常总是同我們对她的期望相反：于是她就不这样对我們有魅力了。最初是她的优点使我們感到惊訝，随后就是她的缺点使我們感到惊訝了。不过好的印象是旧的，坏的印象却是新的，因此漂亮的女人很少能够引起热烈的爱情，可是这种爱情又几乎只屬于具有魅力的人物；而所說的魅力这就是我們沒有想到，而且又沒有理由期待一种愉快。豪华的装飾很少产生什么魅力，而牧人的服装却常常是有魅力的。我們贊賞保罗·維罗涅兹[①]的衣飾的豪华，但是我們更为拉斐尔的单純和柯尔列奇奥的純淨所感动。保罗·維罗涅兹答应了許多东西，而且凡是他答应的他都兑現了。拉斐尔和柯尔列奇奥答应的很少，但給的很多，而这就使我們越发欢喜了。

魅力通常是在智慧之中，而不是在容貌之中，因为美丽的容貌一下子就显示出来，并且几乎隐藏不住任何东西。可是智慧只是在人願意这样做的时候和在他所希望的程度上才一点一点地显示

① 維罗涅兹（1528—1588），著名的意大利画家。

出来。智慧把自己隐藏起来是为了在后来显示自己，并且产生一种造成魅力的惊訝。

魅力較少发現于面貌的特征，而較多发現于言談举止；因为言談举止时时刻刻发生变化，并且能够在任何时候創造使人惊訝的事物。一句話，一个女人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是美丽的(belle)，但是她可以通过十万种方式使自己变得可爱(jolie)。

在文明的和野蛮的民族中間，有关两性的法律都规定，男子是要求的一方面，而女子則仅仅是适应要求的一方面：因此魅力毋宁說是专屬于女人的东西。既然她們要保卫一切，她們也就非得隐藏一切不可。片言只語，一举一动，在无損于她們的基本德行的情况下所有一切表示出来，所有一切自由表現出来的东西都成为一种魅力。这乃是大自然的智慧，就是說：如果沒有有关羞耻心的法律就沒有任何意义这件事，自从这一幸福的法律成为人类的幸福那时起，就变成无限珍貴的了。

既然牵强和造作不能欺騙我們，則在牵强的和造作的举止里是不会有魅力的，魅力是在某种自由里，或是在处于两个极端中間的从容自在里。在看到人們躲开了两块暗礁的时候，我們的精神是愉快地感到惊訝的。看起来，自然的举止应当是最自如的了：但这样的情况又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对我們有拘束作用的教育总是会使我們失去自然的气质，从而我們看到它出現时，却又感到它是有魅力的。

在服裝方面使我們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服装看起来是随便的或者甚至是杂乱的，不过在这后面却隐藏着一种不是为了整洁，而只是为了虛荣而作出的努力；而人們也只有在讲話中自然流露，而不是矯揉造作的时候，才能够說在他們的智慧里是有魅力的。

当你說了你用过脑子以后才說出来的話时，你可以很清楚地

使人們看到你的智慧，却不是智慧中的魅力。为了要表現魅力，你自己首先必須不要去注意它；其他的人本来沒有想到从你那看来是天眞和純朴的事物中取得什么东西，但他們却会在发現这一点时愉快地感到惊訝。

这样看来，魅力决不是取得的东西。要取得魅力，首先得天眞。然而人們又怎样才能做到天眞呢？

荷馬的最美丽的假想之一，就是关于維娜斯的腰带的傳說，这条腰带使維娜斯有办法取得人們的欢喜。沒有一件事物比它更适于使人們感到魔法和魅力的力量了，魅力正仿佛是由于一个看不見的力量給予一个人的，并且甚至是和美丽本身无关的。而且，这条带子也只能是給予維娜斯的。它配不上朱諾的美丽，因为庄严需要一定的凝重，这就是說，一种同魅力的朴直相对的拘謹。它也配不上帕拉司的高傲的美丽，因为高傲是同魅力的溫和相对立的，而且常常又会被怀疑为做作。

惊异的增長

造成偉大的美丽的情况是这样：一件事物在开始的时候引起的惊异是平常的，但是这种惊异却保持、增长，而最后竟使我們惊叹不已。拉斐尔的作品在刚刚一看的时候，并不特別引人注目；他描繪自然描繪得这样好，以致人們在看到他的繪画时，犹如看到实物，而并不覺得吃惊，因为实物是不会引起任何惊訝的。但是較差的一个画家的一种特殊表現方式，一种較强烈的色調，一种怪誕的姿势在刚刚看到的时候却能抓住我們的注意力，因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不习慣于看到这类事物的。我們可以拿拉斐尔同味吉尔相比，可以拿威尼斯的画家以及他們习慣的那种造作的姿态同魯坎相比：味吉尔比較自然，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給人以特别深刻的印

象，但后来印象却反而越来越深了。鲁坎在开始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这一印象往后却日趋淡漠了。

圣彼得大伽藍这一著名建筑物的适切比例也可以說明問題。在剛剛看到它的时候，它幷不象它实际那样地大，因为我們一时不知道以什么为根据来判断它的大小。如果它窄一些，我們就会因它的高度而吃惊，如果它低一些，我們又会因它的寬度而吃惊了。我們越是細看，就越是覚得它大，于是我們就增加了惊訝的程度。我們还可以拿圣保罗大伽藍同庇里牛斯山相比，在我們想测量一下庇里牛斯山时，会发現山外有山，因而总是会更加感到茫然自失的。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我們的精神本身不能識別自己的一种感覚，幷且在我們看到一种同我們所想象的截然不同的事物时，我們感到愉快；这会产生一种我們无法摆脱的惊訝的感覚。这里有一个例子。圣彼得大伽藍的圓頂是巨大的。大家知道，当米凱兰哲罗在看到罗馬最大的神殿——万神殿的时候，他說他也要修建这样大的一座神殿，而且他想把它放到空气里去。于是根据这个样式，他建造了圣彼得大伽藍的圓頂。但是他使下面的柱子这样的粗重，以致圓頂虽然象一座山那样地聳立在人們头上，看起来却仍然好象是很輕似的。我們于是在我們的精神所看到的和所知道的中間犹豫不定了，而在看到如此巨大同时又如此輕快的建筑物的时候，我們的精神感到惊訝了。

美是精神的某种錯乱的結果

当我們不能把我們当前看到的和已經看到的事物协調起来的时候，我們常常会感到惊訝。在意大利，有一个叫做瑪教列的大湖（il lago Maggiore）；这是一个小型的海，它的沿岸都是荒蕪的。从

湖岸向中心走十五哩的地方有两个島，四周大約有四分之一哩长，人們称它們为波尔罗美島（les Borromées）。这两个島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适合詩人住居的場所了。对于这种傳奇性的对比，我們感到惊訝，我們还带着愉快的心情回想起小說中令人感到惊訝的事件，在那里，人們在經历了岩石和不毛之地以后，却来到了象仙境一样美丽的地方。

一切对比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对立的两件事物，每一件都能表現得更为突出：比方說，如果一个高个子旁边站着一个小矮子，小矮子就把高个子衬托得更高，反之高个子也把小矮子衬托得更矮了。

我們在一切对立的美丽中，在一切对照和这一类的比喻中所找到的愉快，是由这类的惊訝所造成的。当佛洛露斯說："索勒和阿尔吉德（誰会想到它？）在我們看来是森严可怕的城寨；撒特里克和科尼庫勒是行省；我們害怕波里利安人和維儒里安人，然而我們还是打敗了他們；最后，梯伯河是我們的市郊；普列涅斯特（在那里有我們的別墅）則是我們要送到卡庇托留姆去的誓言的原因"的时候，我說，这位作者就在同时向我們指出罗馬的偉大和它初起时的微小，而这两个事实都引起了我們的惊訝。

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思想的对照和言語的对照之間有着多么大的区别。言語的对照不是隐蔽的，思想的对照却是这样：一个是永远保持同样的外形，另一个却是随心所欲地改变；一个是多种多样的，另一个則否。

还是那个佛洛露斯在提到撒姆尼特人的时候說，他們的城市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目前已难于找到二十四次胜利的痕迹了。而且，用同样的話，作者指出了这一民族的毁灭，又使人們看到他們是何等的英勇和坚持。

当我們想忍住而不笑的时候，由于我們所处的情况和我們应

处的情况之間的对比，我們却更加要笑起来。同样，当我們在某人的臉上看到一个巨大的缺点，比方說，一个十分巨大的鼻子，我們就会笑起来，因为我們看到，它同臉上其他部分的对比不应当是这样的。这样看来，对比是缺点、又是优点的原因。当我們看到对比得沒有道理，看到对比反而突出或是指明另一个缺点的时候，它們就更大地增加了丑态。而当我們突然看到丑态的时候，它会引起我們精神上的一种愉快并使我們发笑。如果我們把它看成是人的一种不幸的話，它就会引起我們的怜悯。如果我們看到它的时候，有一种它可能会伤害我們的想法，或是想到把它拿来同那通常会使我們感到激动或激起我們的願望的事物相比的話，这时我們对它就会有一种嫌恶之感。

同样，我們的思想如果其中包含着不合于常情的对立，如果这种对立是平凡的和容易发現的，那它們就不会使人感到愉快并且是一个缺点，因为它們根本不能引起惊訝；相反的，如果是过分的穿凿，它們也会是这样的。应当使人們在一个作品中感到对立，因为对立本来是存在的，而不是因为作者想把它表現出来；在后面的一种情况下，使人們感到惊訝的只不过是作者的愚蠢罢了。

使我們最感愉快的事物之一就是天眞，但是要取得这种風格却决非易事。理由是它恰好在崇高和鄙俗之間，并且又同鄙俗如此地相近，以致在經常同鄙俗接近的时候而又不成为鄙俗，那眞是难乎其难了。

音乐家們都承认，最容易演唱的音乐是最难創作的：这一点可以确切地証明，我們的快乐和我們引起快乐的办法都是受制于一定的限度的。

讀一讀柯乃意的如此壮丽的詩句和拉辛的如此不事雕飾的詩句，我們就难于推想得到，柯乃意是輕易地創作的，而拉辛是艰苦地創作的。

通俗的事物在人民看来是崇高的事物，人民喜欢为他們創作并且是他們所理解的事物。

很有教养和很有智慧的人物所发表的思想或者是天眞的，或者是高貴的，或者是崇高的。

当我們看到一件事物的周圍有环境衬托着，或者有一些使它格外突出的附屬物在它旁边，則这一事物在我們看来就覚得高貴；这一点在比較当中特别可以感覚到，因为在比較的时候，智慧必然是永远得到胜利而决不会失算的；原来比較必然永远会加上一些东西，使人把事物看得更偉大或者(如果談到不是偉大的問題的話)使人覚得它更雅致、更精美。然而必須注意防止作任何低級的比較，因为精神要是发現了这种情况的話，它还是会把它隐蔽起来的。

在談到文艺的时候，我們都比較喜欢用一种手法和一种手法比較，用一种行动和一种行动比較，却不大喜欢用一种事物和一种事物比較。一般地，把一个勇敢的男人比做一只獅子，把一个女人比做一顆星，把一个活潑的人比做一只鹿这是容易的。但是拉封登在他的一篇寓言里开头是这样的話：

仓促离穴的老鼠，
落到了獅子的爪下。
众兽之王这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身分，
饒了老鼠的生命。

这时拉封登是把众兽之王的精神动机同一个眞正国王的精神动机相比較了。

米凱兰哲罗有巨大的才能使他所創造的一切主題具有高貴的气象。在他的著名的酒神象中，他同佛兰德尔的艺术家們所創造的酒神象完全不同，佛兰德尔的艺术家們表現給我們的是一种正在擅到什么上面，也可以說是一种正要跌下去的形象：这是同一位神的尊严不相称的。米凱兰哲罗画的酒神是稳稳站在那里的；但

是他使酒神具有一种醉时的欢乐气氛，使酒神看到自己倒在杯里的酒时喜气洋洋，因而沒有比它更出色的作品了。

在《基督的受难》这幅画里(現保存在佛罗棱薩画廊)，他描繪着圣母沒有痛苦、沒有怜悯、沒有悔恨、沒有眼泪地站在那里望着遭受磔刑的儿子。作者認为圣母洞悉这一偉大的秘密，因而使她能以庄严偉大的心情对待这一死亡的場面。

在米凱兰哲罗的任何一个作品里都可以找到高貴的东西；甚至在他的草稿里，人們都可以找到偉大的东西。就好象味吉尔的那些未完成的詩篇一样。

在芒都地方由玉尔·罗曼①作画的巨人厅里，描繪着用雷电打击巨人們的朱比特和惊惶失措的諸神：但朱諾就在朱比特的身旁；她以一种有把握的神气把一个应当受到雷击的巨人指給朱比特；这样他就給这个神以一种其他諸神所沒有的偉大气氛：他們越是接近朱比特，他們也就越是鎮靜；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在一次战斗当中，恐惧是不会接近占优势的一方的。

論 規 則

一切艺术作品都有一般的規則，这些規則有指导的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記的。但是，既然法律在一般的情况下才永远是公正的，而在实际运用时又几乎永远是不公正的，則規則也是这样，它們在理論上永远是正确的，可是在用到假設上去时却又是謬誤的了。画家和雕刻家确定了人体上应当遵循的比例，并且以头部的长度作为測量的單位；可是他們又不得不时时刻刻破坏这种比例，因为他們所要表現的人体姿态是不同的：比方說，伸开的

① 玉尔·罗曼(1499－1546)，著名意大利艺术家，拉斐尔的門徒。

胳膊比沒有伸开的要长得多。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比米凱兰哲罗更通曉艺术了；也沒有人能象他这样自由地运用艺术。从他留下的很少的一些建筑物看来，比例是十分准确地被遵守着的；可是，他虽然精通一切可以使人愉快的事物，看来在創造每一个作品时他还另有一种专門的办法。

尽管每一种效果都有賴于一个总的原因，但在这总的原因上又搀杂了这样多其他的特殊原因，以致每一后果就某种意义而論都有一个个别的原因。这样看来，艺术产生規則，而趣味产生例外；趣味告訴給我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艺术应当服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服从艺术。

以理性为基础的快乐

我常常說，使我們感到快乐的作品应当是建筑在理性上面的；有的作品在某些方面不是这样，而其他方面却仍然使我們感到快乐，那它必然是尽可能不違背理性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艺术家的显而易見的愚蠢使得我們不再能欣賞他的作品。因为，在趣味的作品中，为了使它們能給人以快乐，就必須对艺术家有某种信任，不过在我們刚刚一看到他犯了違反常識的过錯的时候，这种信任立刻就垮台了。

因此，当我在披薩的时候，我絲毫覚不到快乐，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人們把阿尔諾河和它的滚滚河水画到天上去。在热那亚我看到天上受难的那些圣者时，我也感覚不到任何愉快。这些作品粗糙非常，簡直使人看不下去。

当我們在塞内加的《提埃斯特》(Thyeste)第二幕中听到，阿尔哥斯的老人們怎样象塞内加时代罗馬公民那样談到帕尔提亚人和奎里特人，怎样把元老和平民区分开来，怎样瞧不起利比亚的小

麦、封鎖了里海的撒尔瑪特人和征服了达奇人的国王們的时候，一部題材严肃的作品里的这种无知是会引人发笑的。这就好象是人們要馬利烏斯出現在倫敦的舞台上，并且要他說，正是由于下院的好意，他才不怕上院对他的敌視，或者要他說，他喜爱德行甚于罗馬显貴家族从波托茲带来的全部財富。

如果事物在某些方面同理性相矛盾，却在另一些方面給我們以快乐，則我們的快乐的习慣、甚至利益也使得我們把它看成是合理的，譬如我們的歌剧，我們应当做到使它尽可能地不同理性相違背。在意大利，看到加图和凱撒在舞台上唱小調的那种样子，我实在是忍受不住；从历史上采取歌剧題材的意大利人，論趣味是不如我們的，因为我們的歌剧題材都来自神話或小說。由于有了奇妙的事物，唱起来就不会那么不自然，因为非常的事物看来是更适于用比較不自然的方式表現出来的。而且，大家認为，在魔法和諸神的交往中，歌唱可以有一种言語所沒有的力量。因此，它在这里就比較合理，而我們也正好在这里运用它。

关于更有利的地位的考察

在大多数有趣的游戏中，我們的快乐的最普通的源泉来自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某些小的意外事件，我們看到某一个人，但不是我們在发窘，比方說，这个人跌了跤，他不能逃脫，他追不上等等……喜剧里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們看到一个人犯了我們沒有犯的錯誤，因而感到高兴。

当我們看到一个人跌跤的时候，我們相信他会吓一跳到超过应有的程度，因而我們覚得有意思。同样，在喜剧里，看到一个人发慌得超过了应有的程度，我們是会覚得有趣的。当一个严肃的人做一件可笑的事情，或是处于一种我們覚得同他的严肃不相协調

的地位，我們也覚得高兴。在喜剧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一个老年人受騙的时候，我們覚得有意思，因为他的愼重和他的經驗成了他的爱着和他的吝啬的牺牲品。

但是，当一个婴儿跌倒的时候，我們不但不笑，反而可怜他，因为老实說这不是他的过錯，而是由于他的軟弱。同样，当一个年輕人由于盲目的恋爱，魯莽地同他所爱的一个女孩子結婚并因此而受到他父亲的懲罰的时候，我們因他的不幸遭遇感到痛苦，因为他不过是追随了自然的傾向并且屈从于人世間的一般弱点罢了。

最后，当一个女人跌倒的时候，使她增加慌乱情緒的一切情况只会使我們覚得更加有趣。同样的，在喜剧里，凡是能增加某些登場人物的慌乱情緒的事物都会使我們感到愉快。

所有这一切的快乐，或是建立在我們生来的幸灾乐禍的心理上，或是建立在我們由于对另一些人的好感而引起的对某些人的反感上。

因此，喜剧的偉大手法就在于善于調度这种同情和这种反感，从而使我們在一出戏里不应有相互矛盾的感覚，而我們也不应当有憎恶或悔恨的心情去爱或是憎。因为人們根本不能容忍一个可恶的角色会成为引人的人物，除非在这个角色本身里具有这样的理由，或者所涉及的是一件使我們吃惊并可以帮助促成全剧的最后結束的行动。

游戏、終場、对比所引起的快乐

在一种紙牌游戏(piquet)里，我們用我們所知道的去猜我們所不知道的东西，从而得到快乐；而这种游戏的有趣之处就在于，看起来我們都清楚了，但实际上我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这就激起了我們的好奇心。在戏剧方面也是这样。我們的精神所以受到

好奇心的刺激，是因为我們在戏剧中看到一些东西，却又有其他的东西隐藏起来不給我們看。我們看到剧情的发展同我們原来所設想的不一样，因而知道我們所作的預測錯了，这一点也会引起我們的惊訝。

骨牌游戏給人的快乐在于一种因为不可預知的三种結果而产生的好奇心，这三种結果是胜、和、負。在戏剧中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我們的心情是这样地紧張和不安定，因为我們无法知道它的結局是什么样子；而且我們又有这样的想象力，那就是如果戏是好戏的話，即使我們看一千遍，我們的紧張和我們对于剧情的无知（如果我可以这样說的話）仍然存在；因为在那时，我們为当时我們听到的一切感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們只感觉到人們在台上讲着的东西，只感觉到按剧情发展应当感觉到的一切；至于我們已經知道的东西，則只是保存在我們的記忆里，它們对我們已不再能造成任何印象了。

沙利·路易·孟德斯鳩

巴士金

孟德斯鳩是杰出的法国活动家。他是十八世紀法国早期启蒙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在思想上准备了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先驅者。在法国文学史上，孟德斯鳩也占有了一个牢固的地位。他的名作《波斯人信札》是散文艺术的光輝典范，几乎可以同方斯华·拉伯雷不朽的諷刺性的长篇小說《卡岡都亚和龐大固埃》这样的文学杰作并駕齐驅。孟德斯鳩在社会学方面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虽然象所有的資产阶級启蒙学派一样也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但是他比其他許多启蒙学派更深刻地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規律性和动力的問題。孟德斯鳩曾經坚决地进行了保卫和平，主張民族合作的斗爭。直到現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力量在爭取和平与民主的斗爭中还經常引証他在这方面的卓越的言論。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定，1955 年广泛地开展了紀念孟德斯鳩逝世两百周年的活动。

孟德斯鳩是一个眞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許多哲学問題上以淵博的学識著称；他是屈指可数的历史学、政治經济学和法律学的专家。孟德斯鳩深刻地研究了当代的自然科学，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論重力》、《論海水的来潮和退潮》、《論相对运动》等等。因此，把恩格斯評論文艺复兴时代活动家的話放在孟德斯鳩这位有全面修养的典型思想家身上是毫不夸大的。恩格斯說：“給近代資产阶級統治打下基础的人物，什么人都有，惟沒有受資产阶

級局限的人。"①

沙利·路易·孟德斯鳩誕生在1689年1月18日，卽在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开始前的一百年。他死在1755年。孟德斯鳩的家庭出身是地方上的貴族。他的父亲在波尔多附近有一笔地产；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部吉倫特省的主要城市。他的伯父是一个富有的貴族，承襲了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作为唯一的继承人，孟德斯鳩后来自己也得到了这个主要从事审判活动的職位。但是他更加注意科学活动，曾經当选过波尔多科学院的院士。

孟德斯鳩虽然属于特权等級，但他在早年就发表过对国王政权的不滿言論。这些言論部分地說明了地方貴族反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傳統斗爭。孟德斯鳩的家庭一向就是王朝当局的反对派。但是沙利·孟德斯鳩懂得：不应該从仅仅热中于地方分权的国家制度的貴族立場同专制制度进行斗爭，而应該在当时更加先进的阶級的旗帜下，卽在年輕的法国資产阶級的旗帜下同专制制度进行斗爭。

十八世紀末期資产阶級革命前夜的法国共有二千四百万人口，其中僧侶和貴族这两个特权等級的人数不过四十五万。孟德斯鳩坚决不参加对法国人民实行血腥統治的微不足道的一小帮人的陣营，宁願站在无权的第三等級这一边。他成了一位年輕的法国資产阶級利益的早期捍卫者。

孟德斯鳩时代的法国已經有很大的手工工場企业。仅里昂一个絲織厂就有一万三千台紡織机。在鉄制品、銅器、鏡子、花边以及其他許多奢侈品生产方面也有相当可观的手工工場。国內貿易和国际貿易急剧地发展起来了。西印度貿易公司、东印度貿易公司、东方貿易公司、北方貿易公司以及其他貿易公司都成立了，法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頁。

国資产阶級就通过这些貿易公司在北美、西印度、馬达加斯加以及其他国家站稳了脚跟。資产阶級的經济力量壮大了，开始同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制度产生了矛盾。封建专制制度阻碍了生产和貿易的发展，窒息了自由竞爭，对資产阶級征收高額的賦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內閣权臣科尔伯虽然公开支持过資本主义企业，但是处处限制商人和工业家的活动。他曾經命令政府官吏"对商人严加管制：这些人絕对不会为公共利益奔走，他們只是追求个人的蝇头小利"。

当时有个著名的法国工程师沃班向路易十四呈递了一份"誠惶誠恐的"报告书，清楚地反映了法国資产阶級对国王政府的賦稅政策的不滿情緒。在这份报告书中他直接指出：由于不均等的賦稅，法国全体居民中有十分之一都成了赤貧者；其余的十分之九中，有一半人的生活非常貧困，仅可飽腹、糊口，他們連施舍乞丐的錢也沒有，有十分之三的人債务累累，只有十分之一的貴族、官僚、金融資本家和包稅人才享受到幸福美滿的生活。

資本主义經济要最后取得胜利，不可能沒有国內市場；但是当时国內市場的进一步繁荣受到了法国广大人民群众低下的购买力的限制。有一个法国主教对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是这样描写的，他說：

"我国农村人民的生活极端貧困，家徒四壁，沒有床鋪和桌子；大多数人的唯一食物都是稞麦粉和燕麦，甚至有半年吃不飽肚子的；为了納稅，他們不得不省吃儉用，甚至連孩子也不得溫飽。我国海島上的黑奴也比他們幸运，因为只要肯干活，他們和家屬都能丰衣足食，但是我們全国最辛勤的农民呢，尽管劳动异常繁重，却无糊口之資……。"

号称自由的农民继續向自己的領主繳納租賦，維持封建主的司法机构，捐助修桥筑路的各种費用。法律規定法国农民应当把

谷物送到领主的磨坊里去磨，应当在地主的面包房里烘烤面包，这也是要繳一大笔使用費的。此外，法国还有一种佃农，他們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因此得繳出大部分的收成。

手工业者、工人、城市貧民的处境是困苦的。他們受到了年輕的資产阶級和封建专制政权的双重压迫。

国王政府不顾法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了許多次的冒險战爭，給法国經济造成了空前的損失。著名的奧国王位继承战爭（1740—1748 年）和七年战爭（1756—1763 年）所得到的战果是，法国把自己在美洲和印度的一大片屬地让給了英国，法国的海外貿易一落千丈。英国商品甚至在法国內地也排挤了法国商品。在路易十五时期，法国經历了严重的財政危机，在这次危机中許多有影响的貿易公司和金融公司都破产了。資产阶級公开地散布对現存社会秩序的不滿情緒。他們要求取消等級特权，降低工业税和商业税，改革司法工作。

孟德斯鳩主張資产阶級和貴族妥协，他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这些要求。他虽沒有正面号召用强力推翻腐敗透頂的封建专制制度，然而他那些卓越的著作对于后来这种制度的垮台是曾經起过推动作用的。

吉倫特省，这个孟德斯鳩度过他的幼年时代的地方，在中世紀时期，特别是在 1548 年和 1650 年，乃是人民起义的一个中心地区；这两次起义在整个法国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十八世紀吉倫特省的老百姓对这些起义都还記忆犹新。孟德斯鳩故乡的革命傳統在他的著作中是有反映的，不过这种傳統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揮。

孟德斯鳩在他的作品《波斯人信札》中之所以无情地批判专制的法国，首要原因是法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得很坏。孟德斯鳩痛恨統治阶級的寄生生活。他声称：“巴黎也許是世上最重嗜欲

的城市，那里人們最考究享乐；然而这也許同时是生活最艰苦的城市。为了一个人生活得十分舒服，必須有一百人为他不停地劳动。”①

孟德斯鳩的这些思想是十七世紀平民运动的口号的再現。但是他本人并沒有从自己对封建制度的批評中直接做出革命的結論。他和其他的法国資产阶級启蒙运动者一样，一点也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只要限制一下国王的权力，按照英国的榜样在法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就可以解决問題。但是孟德斯鳩这些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最早的爭取在法国实現資产阶級民主制度的思想战士。引証他的著作的不仅有吉倫特党人，而且也有以馬拉和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人。馬拉談到《波斯人信札》中的一封信时写道:“多么深邃的思想……，在这里，孟德斯鳩好象附带规定出一些偉大的原則，这个世界的不稳固的繁荣应当建立在这些原則的基础上。他闡明的眞理是无知的人想不到的，也是当代的哲学家所忘記的。”

并不是所有孟德斯鳩的著作都对革命的法国发生过同样大的影响。不过他的三部主要作品却享有盛名，这三部著作是:《波斯人信札》(1721年)、《罗馬盛衰原因論》(1734年)和《論法的精神》(1748年)。

《波斯人信札》是用清晰的形式写成的。在这部机智焕发的作品中，孟德斯鳩假借一个漫游欧洲的波斯人的名义来批評法国的生活，这个波斯人虽然过慣了东方专制政体的生活方式，却在法国看到了更加专制的制度。

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是資产阶級和貴族的沙龙中的讀物，也是小书攤上的讀物，甚至在巴黎的街头也有人在讀它。这部

---

① 参閱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頁。

书是第三等級的代表們在建立新制度、破坏封建习俗和封建傳統、反对君主政体和国王个人的斗爭中的一柄銳利的思想武器。不过孟德斯鳩本人并沒有在他的著作中力图把自己表現为一个革命的斗士，而是力求成为一个溫和的改革者。

孟德斯鳩的著作《罗馬盛衰原因論》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在这部书里，作者企图根据罗馬的史实証明只有在公民得到自由和独立的地方，在共和的風俗习慣盛行的地方，社会才能順利地发展。凡是公民沒有自由思想并且受人奴役的国家，就一定会衰落下去，最后，終于会在內外敌人的夹攻下一敗塗地。从孟德斯鳩論罗馬的著作中可以直接得出一条政治結論：如果法国人民十分热愛自己的祖国，他們就应当徹底消灭国王的专制統治和封建的等級关系。虽然孟德斯鳩并沒有直接做出过这样的結論，但是充滿着革命的情緒的讀者看过他的著作以后正是这样思考的。孟德斯鳩的《罗馬盛衰原因論》一书是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思想泉源之一。

在《談談欣賞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經驗》一书中，孟德斯鳩分析了美学、认識論和心理学的各种問題。他承认实物世界在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力图証明，自然界給我們的享受比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大得多，不过他的論証是模糊的和矛盾的。由此可見，孟德斯鳩是唯心主义艺术观的反对者。在唯心主义艺术观看来，艺术是同物质現实界对立的一种美的观念世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鳩存在着一切艺术家必須共同遵守的客观的艺术規律的思想。《談談欣賞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經驗》是十八世紀一篇光輝的哲学著作和美学著作。

孟德斯鳩的全部科学活动和文学活动的最高成就是《論法的精神》。他在这上面花了二十年的劳动。在这部著作里，他把自己的哲学、社会学、法学、經济学和历史学的观点总結成了一个体系。

在这里，孟德斯鳩用早期資产阶級启蒙运动的精神来批評对社会及其規律性的封建宗教观点，揭露封建等級制的君主政体，反对各种反动的王朝战爭。

法国的启蒙哲学对于无神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献。列宁在《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鮮明地指出过十八世紀老无神論者所写的那些笔調遒勁生动，天才独到，詼諧而公开攻击流行僧侣主义的作品。孟德斯鳩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論者，但是他对天主教所作的批評，和后来发展成对一般宗教的批評，有时同霍尔巴赫最好的无神論小册子并无軒輊。

孟德斯鳩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論的言論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主張議会制度，主張資产阶級式的法制。他的思想尽管有阶級局限性，不彻底，也不急进，但是当帝国主义資产阶級抛弃了資产阶級的民主自由的时候，这些思想对我們今天就有了新的积极的意义。

孟德斯鳩是大革命以前法国杰出的儿子。他从理論上概括了年輕的法国資产阶級阶級斗爭的經驗，他广泛地鉆研了古代、中世紀和近代許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总結了自己的思想。孟德斯鳩早在中学讀书的时代，就研究了古代的典籍。后来他的成就使他有权算作古代哲学和历史編纂学的优秀的专家。他特别精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有关这两位作家的全部文献。但是孟德斯鳩主要是一个社会学家，所以他特别注意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同中世紀的傳統相反，他不是把亚里士多德看作“基督在自然事务中的最初代言人”，而是看作同神学完全无关的世俗思想家。他从資产阶級启蒙学派的立場批評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駁斥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的原理。孟德斯鳩根据資产阶級民主主义者人們生来都是平等的論点，証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关于自然本身仿佛使一些人成

为奴隶、而使另一些人成为自由人的根本原理是站不住脚的。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鳩直接宣称：亚里士多德虽然主張奴隶制度是合理的，不过他提不出任何稍微有說服力的理由。孟德斯鳩引証普卢塔克时說，事实上，曾經有一个时候社会上幷沒有奴隶主和奴隶，但是在奴隶占有制时期起作用的那些自然規律在这个社会里仍然存在。

最受孟德斯鳩賞識的罗馬社会活动家是西塞罗。他对西塞罗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估价很高。

孟德斯鳩詳細地研究了培尔的各种著作，包括他的处处仇視中世紀經院哲学的《历史批判辞典》在內。孟德斯鳩完全同意培尔对天主教会的信条采取怀疑的态度。他支持培尔关于規定信仰自由的要求。孟德斯鳩一方面批評培尔对基督教的指責过于激烈，幷且表面上不同意他的意見，說他是一切宗教的"誣蔑者"，但是他同时又公开称培尔是一个"偉大的人"，应当受到高度的尊敬。

孟德斯鳩对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哲学表現了同样大的兴趣。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霍布斯关于人的自然状态以及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說上。他坚决地駁斥了霍布斯所謂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似乎是原始公社制度的特征的原理。在一般哲学問題上孟德斯鳩大大落后于霍布斯，但是对于許多社会学問題的提法和解决却比霍布斯高明些。

孟德斯鳩很熟悉意大利早期資产阶級思想家馬基雅弗利的著作。他对馬基雅弗利批評教会、試图理解历史的客观規律估价很高。同时孟德斯鳩根本上反对馬基雅弗利主义，因为这种主义奉行支持諸侯和国王的专制政体、不讲原則、不顧信义的政策。

孟德斯鳩也象所有其他的法国启蒙学派一样。不仅研究了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而且对艺术理論和艺术史也有热烈的兴趣。1726年，他辞去了国家的官职，开始浏覽自己祖国的全部卓越的

古代艺术作品；1728年，他启程游历欧洲，以便仔細地研究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其他各国的文化。

孟德斯鳩敌視封建教权主义的文化，为了批判专制制度，他力图彻底掌握各种科学知識，运用这些知識来揭穿这种过时的制度。就文采和机智来說，孟德斯鳩比不上伏尔泰，其次，他也和他的这位偉大的同胞不同，孟德斯鳩的保守性更大一些，妥协性更强一些；然而在学識的淵博以及批判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时所引用的論据的高度的严謹性和邏輯性方面，孟德斯鳩对伏尔泰是毫无逊色的。从这个意义讲，我們可以把孟德斯鳩同伏尔泰放在一起，算作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 * *

按孟德斯鳩的哲学世界观来說，他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論者。他是法国早期自然神論的代表之一；这种学說虽然认为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但同时又肯定上帝并不干涉自然界的事务。这些自然神論者都保卫了启蒙运动，否定了教会对奇迹的信仰。不少卓越的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象伏尔泰和卢梭这样一些人，就采取了自然神論的立場。

馬克思写道："自然神論——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說——不过是擺脫宗教的一种簡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 在孟德斯鳩看来，自然神論就是同經院哲学作斗爭的簡便的方法，是宣傳自由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識的一种手段。他在《論法的精神》中，一开头就宣布上帝是自然界的創造者和保养者，同时坚决强調：上帝是依据客观的、永恒的、而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必然規律进行活动的。孟德斯鳩的这种表述几乎完全符合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諾莎的意見。斯宾諾莎在他的《倫理学》第4部分序言中写道："……我們称之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5頁。

上帝或自然的那个永恒而无限的实体，依照它据以存在的那个必然性进行活动……"①。

孟德斯鳩断然反对神学关于"奇迹"的概念，认为"奇迹"是对事物的自然过程的破坏。他认为，卽使上帝願意，它也不可能撇开世界所固有的客观規律而統制世界。孟德斯鳩推論說，虽則自然界是上帝所創造的，但是現在上帝就是用强力也不能把它消灭掉。他說到世界的存在沒有終点，并且不仅批評认为实在物体是上帝理性的表現的神学家，而且也批評把上帝同自然界混为一談，把自然界看作上帝的体現的泛神論者。孟德斯鳩坚定不移地宣称，世界沒有理性，并根据这点駁斥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学，因为在阿奎那看来，現实的物质世界中每一个对象和現象都是上帝自覚活动的結果。孟德斯鳩的上帝和大多数自然神論者的上帝一样，很象立宪君主：他虽进行統治，但并不管理。

孟德斯鳩的自然神論同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然神論一样，說明这一部分启蒙学派的哲学世界观落后于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代表們的世界观。

尽管孟德斯鳩沒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他大大地推动了对宗教的批判，特别是推动了对天主教的批判。孟德斯鳩在这方面的主要功績就是：他沒有停止在反教权主义的宣傳工作上面，这就是說，不限于批判僧侶和教会組織，更进一步企图从根本上批判宗教世界观。孟德斯鳩証明，宗教問題同科学是毫不相干的事情。从这里他作出結論說，科学不应当成为宗教的婢女，因为宗教只能相信上帝和教会的信条。在这位偉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应当帮助人认識客观的物质世界，使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孟德斯鳩把宗教仅仅看作管理国家的手段。他跟伏尔泰一样，认为如

① 斯宾諾莎：《倫理学》，参看《斯宾諾莎著作选集》上卷，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522頁。

果沒有上帝，也得想出一个，因为对上帝的信仰有助于資产阶級制度的建立。

从孟德斯鳩的观点看来，主要問題是宗教限制了和減輕了专制統治，改善了臣民及其統治者的道德。孟德斯鳩也有在当时一般异教徒所共有的思想：每种宗教都同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相适应，因此不应当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去干涉人們的信教。如果我們懂得，在天主教会独占統治的国家里，在对一切异教徒，尤其是对无神論者实行暴力鎭压，同时实际上继續进行宗教裁判的国家里，这种鼓吹信教自由、主張一切宗教平等的言論是受到禁止的，那就很容易了解孟德斯鳩論宗教的意見的进步作用。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貫串着这样一种思想：伊斯兰教是最适合东方国家的宗教。他认为天主教是法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眞正的宗教。孟德斯鳩的推論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宗教自身不可能使人产生正确的世界观；先进人士不要面向宗教，而要面向科学；但是，为了資产阶級的利益，不要消灭宗教，而要用資产阶級的宗教来代替封建的宗教；宗教应当为第三等級服务，而不要为封建社会的两个特权等級服务。

孟德斯鳩勇敢地駁斥宗教信条，他宣称，最眞实最神圣的信条归根到底会产生极端恶劣的后果。孟德斯鳩特别坚决地反对宗教关于灵魂不死的学說。在他看来，相信灵魂不死会給社会造成巨大的損害，因为这种信仰使人們失掉履行公民义务的兴趣。人們都只想到灵魂住到"来世"去，毫不关心他們的現实生活，也不考虑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 24 章第 14 节中表示怀疑宗教所謂地獄和天堂的学說。他所注意的只是这种学說的政治意义。孟德斯鳩认为，信仰来世受懲罰，对于犯罪分子是一种抑制性的刺激物。因此，凡是宗教承认天堂和地獄的地方就可以減輕刑事立法。

在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不应允正直的人来世享受天堂的幸福，也不約定作恶的和犯罪的人要受到地獄的苦难的那些国家里，情形就不同了。孟德斯鳩认为，在后一种場合下，沒有抑制人的情欲的最严峻的专制法律是不行的。

在同一节中，孟德斯鳩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批判批評了奥古斯丁的定命論；根据这种学說的說法，上帝早就注定了誰应当是正直的人，誰应当是作恶的人。孟德斯鳩作了一个深刻的評語說：定命論使人們消极无为，它是"灵魂懶惰"的产物。

在"論灵魂轉世"的一节中，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灵魂不死的基督教信条同印度人关于灵魂轉世的学說作了一番比較。孟德斯鳩对待基督教的宗教信条和印度人的宗教信条，本质上都是毫无区别的。这两种宗教的信条都沒有經过理性法庭的任何批判。在回答两种信条中哪一种对国家比較有利的問題时，他得出結論說，印度人的观点有許多胜过基督教的地方。

孟德斯鳩不承认宗教世界观是客观眞理，他作出結論說，在宗教問題上絕对不准許强迫命令的作風。他教导說，人类的法律以理智为基础，所以法律在邏輯上应当是可靠的，并且带有强制性。宗教制定的法律就不一样。那些法律不是以理性为根据，而是以心灵为根据，因此它們只起訓誡和劝告的作用。

孟德斯鳩同主張宗教和道德不能并存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同，他承认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意义。但是他在这个問題上有一点保留：并不是任何宗教都会产生道德。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肯定地认为，宗教信条甚至能够鼓励象淫蕩这样的不道德行为。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24章第12节要求基督徒的苦行同劳动的思想結合起来，而反对同怠惰的思想相結合。他得出一个深刻的結論：基督教宣布彼岸生活比尘世生活重要，这就等于否定任何劳动活动的意义，这种活动即所謂純粹的世俗关系。在《节

日》一节中，孟德斯鸠公开地抗議教会节日的层出不穷，这种情况是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的特色。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針对着宗教要求停止工作的命令，指出宗教应当考虑人們的需要，而不要替它所尊敬的存在物讲排場。孟德斯鸠在引証古代雅典的历史經驗的时候断言，雅典宗教节日的数目太多，妨碍了雅典人民妥善地处理自己的政治事务。在孟德斯鸠看来，甚至各个基督教国家星期天的休假也不应当妨碍紧張的农业劳动。

孟德斯鸠很注意宗教的起源問題。他和一切資产阶級启蒙运动者一样根据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断言說，宗教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于立法者的活动的影响，宗教直接依賴于这种或那种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深信，天主教最适合于君主政体，新教最适合于共和政体。至于伊斯兰教，他认为那是专制政体的直接結果。孟德斯鸠根据这点推論說，教会沒有权利覬覦世俗政权。如果宗教不違犯国家法律，不妨碍公民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一切宗教都可以容許存在。每一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有权否定任何宗教信条，国家政权不应当因为人們的世界观而懲罰他們。在这个問題上，孟德斯鸠表現出他是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思想先驅，是要求信教自由的启蒙运动者。

孟德斯鸠在《宗教自由》一节中申明說，他不是以神学家的身分，而是以政治家的身分要求信教自由。孟德斯鸠不願意同天主教彻底破裂，甚至情願承认原則上的优先地位是屬于天主教的。但是他又常常强調：即使天主教是“眞正的宗教”，也不应当用火和劍来巩固它。孟德斯鸠教导說，强迫命令和暴力威胁最后只会造成損失，决不会使任何人信服什么。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写道：狂信的波斯伊斯兰教徒对拜火教徒进行迫害，使他們不得不成群結队地离开波斯，結果波斯国丧失了許多热爱劳动的农民。由此可見，宗教狂信使国家受到了巨大的損害。孟德斯鸠叙述說：波斯王

手下的某些大臣企图强迫波斯境內所有的亚美尼亚人或者信奉伊斯兰教，或者离开波斯。如果这个野蛮的决定被接受了，那末按照《波斯人信札》作者的意見，波斯的偉大就会被断送。

天主教徒的狂信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它使得某些天主教国家把許多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驅逐出境。孟德斯鳩暗示說，某些信奉路德主义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們收容了从宗教裁判的魔掌下逃脫出来的那些流亡分子。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談論这些国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的。

在《論法的精神》第25章中，孟德斯鳩憤怒地譴責宗教法庭在里斯本燒死一个不信基督的十八岁的姑娘。孟德斯鳩向宗教法庭的法官們声称，你們生活的世紀是启蒙运动和先进哲学的光芒已經照亮了人們的心智的世紀。你們死抱着陈腐丑恶的偏見，这只能說明你們野蛮殘暴，愚昧无知，毫无道德。宗教法庭力图拿死刑强迫人們接受天主教，这只是証明它的軟弱无力。孟德斯鳩英勇地宣告，宗教法庭的活动使欧洲蒙受了耻辱。

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鳩反对教会干涉家庭和婚姻問題的专門議論。他論証說，基督教一方面談論婚姻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把独身生活标榜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因此它就抬举了天主教神甫和僧侣那些伪善的洁白君子。于是，教会視为神圣的不幸的婚姻数目不断增加，儿童出生率不断下降，形成着一大帮一大帮把独身生活当作謀生之道的集团。

孟德斯鳩通过伊斯兰教徒的口批評了基督教徒，他說：

“我覚得他們的神学博士，显然自相矛盾：他們說婚姻是神圣的，而与此相对立的独身，更其神圣，且不說按照教条和教則，好的事情必定是絕对地好。

“故意实行独身生活的人，为数奇多。往昔父亲們将子女从搖籃时代起就断送于独身生活；今天，子女們自己从十四岁起，献身

此道；其結果几乎一样。

"这禁欲的职业，摧殘了許多人，即使瘟疫和最慘烈的战争，也从来不至于如此。"①

孟德斯鳩把不容許有独身的僧侶的新教同天主教对立起来，他断言，在这个意义上，同天主教徒比較起来，新教給予新教徒一个极大的优点。孟德斯鳩不象伏尔泰那样对待盛行于法国的天主教教会，他沒有提出象"消灭敗类！"之类的口号，但是他同样令人信服地論証了梵蒂岡崩潰的历史必然性。不过作为一个批判一切宗教迷信的眞正的启蒙运动者，孟德斯鳩絕对沒有奉承新教。他认为，新教徒們可以順利地进行貿易，发展手工业，然而他們的教义也同天主教一样地違反科学和启蒙的利益。

孟德斯鳩把宗教留給"心灵"，留給"道德"，使它同科学对立起来，并且认为科学是正确认識世界的强大工具。他象机械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一样，把按照机械規律运动着的物质宣布为眞正科学的对象。孟德斯鳩有时也說运动是变化，但是他所謂的变化永远是逐漸地、沒有飞跃地、永远是在某种质的范圍內发生的。

孟德斯鳩写道："……世界决不是万古长存的，就連天体本身，亦非永远不坏。天体变化，天文学家是目睹的証人；而这些变化，是宇宙中物质运动之极自然的結果。

"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受运动規律支配……'自然'的作用，总是很緩慢的，并且可以說是很节約的。'自然'的动作从不是暴烈的；甚至在生产方面，'自然'要求节制；它总是按照規矩和分寸行事的；人如强迫'自然'，使它加速进行，它不久就会落入衰弱不振的境地；它用全部剩余的力量保全自己，同时完全丧失了它的生产机能和生殖力量。"②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01 頁。

②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93、196 頁。

孟德斯鳩认为科学的基本任务在于研究物质現实界的客观因果联系。他承认經驗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証明了，沒有理性，沒有对感性知識的理性改造，就不可能认識現实界。他批評經院哲学家，責备他們主要有两个基本缺点：輕視經驗和輕視健全的思想。

談到当代詩人的时候，孟德斯鳩用諷刺的口吻称呼他們，說他們的职业在于阻碍健全的思想，以及用各式各样的裝飾来压制理性，就象当年人們将妇女掩埋在各式各样的濃妝重飾之下一样。

孟德斯鳩特别坚决地反对把神学也叫做科学。任何学者都清楚地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神学家研究上帝，但对上帝毫无所知，他所研究的不过是强加在上帝身上的人类自己固有的特性罢了。

孟德斯鳩写道："最明达的哲人，关于上帝的性质加以思考之后，說上帝是至高无上地完善；但是他們极度濫用了这一意念，因为他們列举人間一切可能的和意想得到的完善之点，加在'神'这个观念上，却沒有想到这些特点，常常互相抵触，并且它們不能存在于同一对象上而不互相破坏。"①

从这里显然可以得出一条結論：科学不可能也不应該研究任何"超自然的东西"；所謂认識只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在人类头腦中的反映。

但是孟德斯鳩不可能把唯物主义的认識論彻底加以发揮。他同洛克一样认为认識有两种来源，一种来自外部世界，一种来自人的內心活动。在他的著作《談談欣賞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經驗》中，孟德斯鳩的基本思想是心灵有双重的能力：既可以反映在人以外存在的对象，又可以反映仅仅在人类"大我"本身中存在的观念。孟德斯鳩不懂得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是說，他不懂得：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意識是存在的反映；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3 頁。

因此人的精神活动沒有两个来源，而只有一个来源，即物质的来源。

孟德斯鳩有时也对宗教表示尊敬，还提出精神活动的第三种来源是上帝的說法。他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附和着傳統的經院哲学的意見，硬說上帝經常通过宗教戒令使人們想到自己。作者的进步性就在于，他并不认为必須論証这种思想，他自己实际上就不承认这种思想，因为他証明了宗教信条是以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为轉移的。一般哲学观点上的不彻底性不只是孟德斯鳩的特色，就連卢梭和伏尔泰那样的启蒙巨匠一方面批判宗教和經院哲学，另一方面又有一套反动的計划，妄图建立精巧的新式宗教，即伏尔泰所謂的理性宗教和卢梭所謂的情感宗教。这样看来，孟德斯鳩甚至有一定的高明之处：他同伏尔泰和卢梭不同，絕对沒有討論过"真正宗教"的問題。孟德斯鳩的主要意图是証明当时两大宗教即以天主教为首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虛妄的。同时在批判宗教的时候，他的基本路綫不是同神甫們进行斗争，而是对这两种神学本身进行批判。

同卢梭一样，孟德斯鳩只是附带地探討了认識論問題。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社会学問題上面。他首先是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載入史册的。在这方面，孟德斯鳩同法国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爱尔維修和狄德罗——有很大的差别；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分析认識論方面揭开了新的一頁。

* * *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孟德斯鳩力图从世俗的观点来看社会。他坚决地駁斥了奥古斯丁认为历史是两种原則的斗爭即世俗的原則和宗教的原則的斗爭的看法。孟德斯鳩同样坚决地反对托馬斯·阿奎那从"神的意志"中引伸出国王的权力，反对他硬說社会生活归根到底由"神的法律"来决定。孟德斯鳩本着自然神論的精

神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但是认为在社会現象中去寻找神的定命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注重現实的关系，根据許許多多的历史事实对社会进行分析。

孟德斯鳩比十八世紀先进社会思想的其他代表高明的地方，是他具有博大的历史眼光。他的《罗馬盛衰原因論》和《論法的精神》包含着有关民事史、国家和法的历史、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史等方面的丰富知識。

社会学家孟德斯鳩的主要功績之一是他对經济問題的专門研究。孟德斯鳩保卫重商主义的某些原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这种經济理論是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次理論分析。象重商主义者一样，孟德斯鳩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商业問題上，放在流通問題上，而不是放在生产問題上。在孟德斯鳩看来，資本主义的利潤不是从剝削无产阶級得来的，而是由于商品的出售价格較高。因此孟德斯鳩很重視对外貿易的飞跃发展和对外貿易的順差。孟德斯鳩发揮了关于商业的决定作用的原理，并且根据这种原理得出了一条結論說：如果法国卖出的商品比买进的商品多，它就会变成一个最富庶的資本主义国家。孟德斯鳩在研究了罗馬帝国的历史以后得出結論說，过去强大的罗馬衰亡的最悲慘的結果就是国內貿易和国际貿易的破坏。在貿易中只看到掠夺的对象的野蛮人，这使人类远远落后了。孟德斯鳩同样完全从商业利益的观点出发来考察美洲的发現，因此他批評西班牙人，說他們把新大陆只看做是侵占的对象。他提出这样一个論点：攫取殖民地的目的不应当是为了得到这些或那些政治特权，攫取殖民地主要是为了扩大貿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論法的精神》中专門討論了貨币問題的第22章。在这一章中貨币被确定为一种表示一切商品的价格的符号。孟德斯鳩企图在貨币問題上超过重商主义的观点。他是所謂貨币数量說的創始人之一，由这种理論看来，貨币价值的大小决定

于它們在流通領域內的数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批判貨币数量說的时候写道，这种理論是根据一个荒謬的前提的，这个前提是："在加入流通过程之际，商品是沒有价格，貨币也沒有价值；然后在流通过程之內，商品总和一个整除的部分，会与貴金屬总和一个整除的部分相交換。"① 孟德斯鳩的貨币数量說虽然犯了許多錯誤，但是比重商主义者把黃金看做財富的唯一体現者的傳統观点是有一定的进步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鳩試图闡明貨币流通的历史。他特別指出，古代雅典人并沒有使用金屬貨币，他們当作貨币的是公牛，而罗馬人則用綿羊作貨币。孟德斯鳩认为文明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地增加黃金和白銀的数量。因此他贊揚英国的貿易精神，并且指出，英国的全部政策最后是由它的对外貿易的利益决定的。孟德斯鳩說过，英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加会做生意，它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財富。

孟德斯鳩在鼓吹对外貿易的作用的时候，认为这种貿易是联系各个民族的最强大的因素。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宣称，貿易往来自然而然使人們向往和平，因为两个民族互相进行貿易就会产生相互的依賴性、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友誼。

孟德斯鳩象其他所有的資产阶級經济学者一样把商品貨币关系奉为神圣，并且进而得出一个錯誤的論断："要是有錢人不揮霍的話，穷人便要餓死。"② 孟德斯鳩就用这种道理替統治阶級的寄生生活辯护。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不仅說明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站在資产阶級立場上，同时还說明他接受了中世紀貴族的观点的影响。

在承认商业作用的同时，孟德斯鳩也非常重視工业的发展。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8頁。

②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館1961年版第99頁。

他对許多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发明都有兴趣。他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专門写了一章来論述奖励工业的方式。他建議把奖金发給有出色的劳动成績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孟德斯鳩认为这些措施适合于任何国家。

通过对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和工业家的收入的比較，孟德斯鳩力图証明工业有一些特殊的优点。他写道："你必須十分注意工业的收入能有多大。一笔資金每年只能給它的主人产生原数二十分之一的利息；可是，用一个比斯多尔的顏色，画家画一幅图画，可以值五十比斯多尔。金銀手飾匠、毛織工匠、絲織工匠以及各种各类的手工艺匠人，可以說情况都与此相同。"① 但是，为了表示尊敬重商主义，孟德斯鳩錯誤地认定商业比工业重要。

不論孟德斯鳩的經济学观点多么偏狹，这些观点毕竟打击了封建的閉关自守思想，它們的目的在于发展工商业。

在他的社会学著作中，孟德斯鳩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法律学問題上。他的著作《論法的精神》是独具一格的法学百科全书。在这本书里，孟德斯鳩表現出启蒙学派的特征，即相信进步法制的万能。爱尔維修当时曾写道："法律創造一切"②。象爱尔維修及其他資产阶級启蒙学派領袖一样，孟德斯鳩充滿了对法律的迷信。他錯誤地认为經济基础依賴于国家制度。但是那种以为理想的法律能够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思想，在十八世紀則是十分进步的，它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当时的情况是要廢除封建的国家和法律，而代之以資产阶級的国家和法律。

为了論証年輕的法国資产阶級的政治要求，孟德斯鳩认为必須全面地考察国家制度的各种形式，說明各种立法制度和司法制

---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83 頁。

② 爱尔維修：《論人及其智力和教育》，苏联国家社会經济书籍出版社，1938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355—356 頁。

度的历史。在这方面，他的《論法的精神》一书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全部文献中是无可倫比的。

孟德斯鳩跟霍布斯不同，霍布斯主要是根据不顾历史事实的邏輯前提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学說的，孟德斯鳩則企图走另一条比較正确的道路：他力求根据那些历史事实作出理論性的結論和概括。尽管孟德斯鳩的概括往往总不正确，但是希望从本质上分析法律問題，研究过去的和現在的事实眞象，而不是根据抽象的理論家的空洞綱領研究应該是什么，这样一种意图本身，就揭开了先进社会学思想发展史上新的一頁。

孟德斯鳩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很快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他的思想成了进步的資产阶級反对中世紀宗教社会理論和国家理論的斗爭的一面旗帜。

孟德斯鳩在他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中提出了哪些一般理論問題呢？

首先使他感到兴趣的問題是：人类社会是不是上帝所創造的，历史是不是一团混乱的、偶然的个別事件，換句話說，人类社会中有沒有既不以上帝为轉移，也不以人为轉移的客观規律的作用。

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主要功績就在于肯定了社会生活是一个有規律的过程，同时社会規律不是从外部强迫社会接受的，而是作为許多个別社会現象的內在本质存在于社会自身中。

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鳩深刻地闡明了作为事物本性固有的必然关系的規律的客观基础。但是，同其他的启蒙运动者一样，孟德斯鳩也认为社会規律是立法者任意活动的产物。他把作为法律学范疇的法規同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識为轉移的社会規律混为一談。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論的关于規律的說法。比方在《論法的精神》第1章第3节中，孟德斯鳩就断言：法規是支配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人类理性的，而政治

法規和民事法規則应該只是适合这种人类理性的个别情况的。在《論法的精神》第19章第19节中，对規律的主观主义解释表現得更加突出。在那里，孟德斯鳩把規律說成是經过立法者詳細制定的特殊的規章制度。在《波斯人信札》中，他认为社会上的一切灾禍的原因是："大半的立法者，均系見解狹窄的人，由于偶然的原因，他們位居众人之上，他們所参考的，只是他們的成見和幻想。"①

由此可見，虽然孟德斯鳩提出了社会的客观規律問題，但是他同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者一样，不能始終一貫地坚持自己的立場。社会規律在他看来时而是客观的，时而是主观的，并且一到考察具体事件的时候，主观主义是照例压倒客观主义的。

孟德斯鳩在强調社会发展若干根本規律的客观性的时候，实质上是把这些規律看作經常在社会中起作用的自然規律。他是社会发展的地理論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也就是說，在他看来，地理环境是产生和存在不同形式的国家政权和法制的根本原因。

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以《人怎样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为題的一节专論中，孟德斯鳩企图根据一些事例来証明："人民的精神"是許多自然因素所派生的，因之任何明智的立法者的活动归根到底是和周圍的自然环境一致的。孟德斯鳩說，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則象青年人一样勇敢。在寒带的气候里，人們比較坚强些，有道德些，沉着些。热带各国的那些民族都偏重感性；他們追求尽情的享受。在热带的气候里，人体覺得受到压抑，从而产生一种沮丧的心理。因此南方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們沒有好奇心，既不能做出怎样高尚的举动，也不会有什么寬大的胸怀。他的一切性情都具有消极的性质。南方的居民宁願忍受懲罰，而不能强制自己从事心灵的活动，同时在他們看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221頁。

来，奴隶制度比自治所必需的心智的勤劳更加方便些。孟德斯鳩深信，气候溫和的各国情形是根本不同的。孟德斯鳩千方百計地把英国君主政体理想化，他根据不列顛群島的气候来說明它有許多优点。

但是孟德斯鳩的观点和現代資产阶級社会学者的所謂“理論”截然是两回事；这些社会学者根据种族主义的精神硬說生活在南方各国的民族似乎沒有能力发展文化。

孟德斯鳩决沒有想証明一些民族比另一些民族优越。他引証气候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只是想要証明历史进程并不依賴于上帝的意志，而是依賴于純粹自然的原因，因此不是宗教而是科学才可能揭示社会生活的規律性。所以，不应当把孟德斯鳩的地理理論同帝国主义时代反动的地理說混为一談。

但是，不能不指出孟德斯鳩关于气候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原因的論断是根本錯誤的。事实上，气候、土壤、地形，总之，一切属于地理环境的东西虽然也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虽然也影响到社会的生活，却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存在着极不相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地理环境的发展比社会生活的发展慢得多。我們知道，国民党統治下的中国事实上是帝国主义强盜們的半殖民地，而現在人民民主的中国則永远摆脫了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气候条件相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同国民党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則是根本对立的。气候沒有变化，然而取得胜利的人民革命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通过具有革命意义的土地改革以及大工业和銀行的国有化，中国的經济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此可見，事实显然說明孟德斯鳩的地理說是錯誤的。然而甚至从錯誤地引証地理环境中，孟德斯鳩力图作出在当时是进步的結論。例如他肯定說，在許多国家里，共和制度是必然的产物，

因此誰也沒有权利怀疑共和制度的合法性。

孟德斯鳩几乎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充滿着人道主义的感情，他的这些值得贊同的言論今天还严重地打击着企图玷汚一切民族的現代資产阶級种族主义社会学者的言行。

孟德斯鳩把地理环境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企图回答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国家起源的各种具体原因的問題。在这里，他完全根据自然权利理論的精神(荷兰的格劳修斯和斯宾諾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証明，人們最初生活在沒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中，只是随着时間的推移才出現了組織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孟德斯鳩是这样一派自然权利的拥护者之一，他不象霍布斯那样认为过着原始生活的人群是普遍敌对的和互相屠杀的，在他看来，原始生活是一种友好和和平的状态。把原始人理想化对孟德斯鳩說来是批評当代封建文化的一种形式。

孟德斯鳩証明說，原始人群沒有互相攻夺的必要。相反，他們同和平共处是休戚相关的。他們也不可能产生統治另一群人的願望，因为这种願望是由比較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引起的。因此，孟德斯鳩断定，要和平不要战争，这就是人类的第一条自然規律。孟德斯鳩的这个論断打中了主張发动帝国主义战爭，硬說战争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屬性的現代思想家們的要害。

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宣称，求食的意願是人的第二条自然規律。唯心主义的社会观点使孟德斯鳩不可能根据这个原理得出物质財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正确的結論。他只是把生产看作影响社会生活的許多因素之一。孟德斯鳩认为，人們的經济活动是人体的生理現象所派生的。这就是說，他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說明社会过程。孟德斯鳩断言，产生社会的原因之一是每一个动物机体都有一种純粹的生物本能和同种动物的接近。他把这种本能叫做人的第三条自然規律。

孟德斯鳩用社会契約論的精神从第三条自然規律中引伸出第四条規律，这条規律就是：人认識到必須建立社会和国家。他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議論說，希望过社会生活是由于人們能够理智地进行思考和作出决定。

孟德斯鳩关于在原始社会中沒有私有制的天才猜測具有特别巨大的吸引力。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鳩宣称：人們放弃了自然的独立性，在国家法的控制下生活，然后他們放弃了自然的財产公有制，在民事法的控制下生活。由此可見，他认为私有制是在历史发展的后期产生的。不过孟德斯鳩是一个資产阶級思想家和唯心主义者，他从这个事实中做出了錯誤的結論。在他看来，私有制似乎是社会契約的产物，这就是說，是以法律規范为轉移的。在他看来，似乎私有制是文明的最高表現。孟德斯鳩力图証明，即使承认公有財产比私有財产先进，任何人也沒有权利剝夺个人的財产，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宣称，如果国家政权想要在私有土地上建造公共房屋或者修筑新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私有者的利益，并且賠償业主的損失。

大家知道，孟德斯鳩崇拜私有財产权并不是特殊的情况。这种崇拜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大多数法国启蒙运动者所共有的。

孟德斯鳩认为国家政权和私有制是社会"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他規定国家政权有三种基本形式。按照他的意見，这些形式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現有益的社会职能。这三种形式是：共和制度、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孟德斯鳩所理解的共和制度是指最高权力全部或部分操在人民手中的一种政体。他把君主制度說成是通过固定的法律来实現的寡头政权。至于专制制度，它是完全由一个人专横独断、藐視任何法律的一种国家制度。

孟德斯鳩教导說，每一种国家制度都取决于一定的客观原因，如气候、土壤、領土的大小等等。孟德斯鳩就是用这些論点来駁斥

基督教所謂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的著名論断。他論証說，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則上是可能的。

孟德斯鳩关于共和国的合理性并不比君主政体差的思想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虽然他本人同情开明的君主政体，但是他在世界通史中发現許多事实証明共和制度比君主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駁斥了那些不重視共和政体的封建的历史編纂学者。为了說明这个問題，他不仅以古希腊、古罗馬或迦太基的历史为根据，并且指出，无論在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德意志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都存在过共和政体。他把古希腊史看作是希腊居民逐漸摆脫君主制政权而获得解放的历史。孟德斯鳩总結說，只有在共和国中，希腊人民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大大地发展了經济和文化事业。

虽然孟德斯鳩反对通过革命来推翻法国的君主制度，但是他毕竟不能不承认革命斗爭在古代世界中的作用。他不得不断定，古代的共和制度是通过同君主政体的拥护者进行无情斗爭的道路才实現的。

虽然孟德斯鳩本人并沒有把这些原理推广运用于法国，甚至主張同國王政权妥协，但是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活动家却用另一种眼光对待他的言論。他們引証孟德斯鳩的著作論証法国必須建立共和制度。

在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中包含着关于共和制度在經济上的优越性的卓越思想。孟德斯鳩公开宣称，公民平等促进居民的福利，而专制政体却使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貧穷困苦。在共和国中，国家的財富引起人口的增长。孟德斯鳩写道：

"政府溫和，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人口蕃衍，所有的共和国，卽为經常的例証。其中尤其是瑞士与荷兰，如果从它們的土地性質考慮，可以說都屬于欧洲最坏的地区，但是人口最为旺盛。

“最吸引外国人的，莫过于自由与富裕；富裕永远随自由而来；自由本身，为人所追求，而我們則为需要所引导到那些富裕的国度中去。

“在这样的地方，人口可以倍增。在这里，物产丰富，足供孩子們的需要，同时毫不減少对父亲們的供应。

“从公民間的平等，通常可以产生財产的平等，并且将富庶和生命带到政治机体的各部分，从而散播到全国。

“在那些屈服于专制政权之下的国家，情形就和这不同。那里君主、廷臣以及若干个别人士，占有全部財富，同时別的人却全体呻吟在极度貧困中。

“假若有人，生活并不舒适，而且自己覺得他生了儿女一定会比他更貧苦，他就不結婚了；或則他虽結婚，却怕有为数过多的儿女，他們可能把他的財产整个打乱，他們的生活处境，可能比他們父亲更为下降。”①

孟德斯鳩的这些話打中了現代馬尔薩斯主义者的要害，那些人硬說在各个資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的貧困是由于他們繁殖过度引起的。孟德斯鳩早已懂得貧穷的原因根本不在这里。他弄不明白的只是这样一点，即无論在封建制度下或者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劳动群众都不可能得到幸福。

孟德斯鳩反对法国专制制度的思想斗爭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发揮了一种思想：法国国王的那种殘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反动政权，却胜过东方的苏丹和巴迪沙赫的暴政。孟德斯鳩深信，如果波斯人絕对服从他們的君主，这是因为他們沒有經过思索。法国人甚至使自己的思想也服从于国王政权。他們自覺地替专制者服务，这就是說，他們是国王的死心塌地的奴仆。但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頁。

是，按照孟德斯鳩的意見，人民群众对待自己的君主本質上是沒有区别的。无論"好"君主和"坏"君主同样都是第三等級所不需要的。"卽使有十个国王，一个接一个，先后互相杀死，人民只知道他們的名字，所以对于他們生死，并不感覚任何区别，就象先后統治过人民的只是一些鬼魂。"①

孟德斯鳩在《波斯人信札》中議論說，法国国王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他并不同西班牙国王一样拥有金矿，但是他比其他所有的国王更加富裕得多。因为他丧尽天良地剝削自己的臣民，进行掠夺其他民族的非正义战爭，采取欺騙性的財政措施。他諷刺地写道，法国国王用同样的天才治理他的家庭和国家。他賞賜那些替法国服务的人，也賞賜那些最会向他拍馬奉承的人，不过他認为后者比前者还要好些。

如果說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援引古代和当代的具体历史事实并特例批評专制制度，那末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他就力求从理論上揭露专制制度是腐敗透頂的恶劣的制度，至于某个专制君主的个人品質的好坏則是不关重要的。他宣称，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无所謂法律。这些国家同样也无所謂保障法律的制度。至高无上的君主总是把政权轉托給阿諛者和坏蛋，这些人所想的不是祖国的幸福，而是个人如何发財致富。至于专制君主本人，則习慣于阿諛、奉承和愚昧无知，以致丧失一切高尙的品質，变成一个卑鄙无耻的、为兽欲所推动的人。孟德斯鳩宣称，在专制国家中，人的五官經常告訴他說，他就是一切，而其他的人則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形下，人自然会好吃懶做和愚昧无知。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証明說，专制制度是一种恐怖的制度，它所奉行的唯一政策就是对公民进行威胁。因此孟德斯鳩得出結論說专制制度是

---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76 頁。

不巩固的。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5章第13节中拿专制政体同路易斯安納的野蛮人的习惯相提并論。路易斯安納的野蛮人想从树上摘下果子，竟把树干連根砍倒。专制政体的行为正好比自己砍倒支持它的統治的树干一样。

孟德斯鳩把君主立宪制度或共和制度同封建专制制度对立起来。他象洛克一样发揮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妥协理論。孟德斯鳩深信，如果君主不干涉司法事务，立法机关只頒布法律，不管理国家，那末封建社会的一切主要等級都会滿意，特別是資产阶級就不再是貴族的敌人了。和洛克一样，孟德斯鳩在这个問題上的理想是英国1688年的所謂光荣革命，这次革命的基础是資产阶級和封建貴族政权之間的阶級妥协。孟德斯鳩幻想在法国实行同样的妥协。

孟德斯鳩企图从原則上划分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也是一种保守的和妥协的看法。孟德斯鳩坚信，共和国中盛行的原則是德行，君主政体的原則是荣誉，而专制制度的特殊原則就是恐怖。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一篇通訊中尖銳地批評了孟德斯鳩的这种說法。馬克思写道："君主政体的原則总的說来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孟德斯鳩認为君主政体的原則是荣誉，他完全錯了。他竭力在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間找区别，力图逃出困境；但是这一切都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說法，它們至多只能指出在同一原則下习惯上有所不同罢了。哪里君主制的原則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則是天經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沒有人了。"①

孟德斯鳩保卫君主制原則的时候和卢梭不同，他是从資产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頁。

級上层的利益出发的。他自己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就公开写道，如果沒有少数特权分子，沒有富商和大企业主，沒有世襲貴族，就无法設想君主政体的存在。但是，卽使孟德斯鳩有許多阶級局限性，在这个問題上毕竟比現代資产阶級思想家高出万万倍。他主張資产阶級的民主自由，並且要求君主政权以应有的尊敬对待人民。孟德斯鳩断言，只要国家的重要职位被不受人民尊敬的大臣們所窃占，只要卑鄙的小人認为向国王效忠高于向自己的祖国效忠，君主制的原則就会瓦解。君主制度应当保証每个公民都享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君主沒有权利使自己的臣民受到侮辱，沒有权利破坏法律。如果君主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他就要变成暴君。

孟德斯鳩在叙述对政治自由問題的各种不同观点的时候指出，有些人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可以推翻他們曾授以暴政的那个人和有权选举他們应該服从的那些人。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活动家們从孟德斯鳩的这些話里找到了推翻法国国王的暴政的思想基础。

孟德斯鳩的国家学說是同他关于战爭的学說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主要功績就在于他認为战爭是一种社会現象。虽然孟德斯鳩喜欢用生物学的观点說明历史，但是他同那些認为战爭是一种“自然規律”的社会学者不同。在这方面，孟德斯鳩无疑要比霍布斯强。在孟德斯鳩看来，只是在有了国家的存在以后才产生了战爭。战爭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国家想征服另一些国家。在孟德斯鳩的著作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合理的思想，卽战爭的性質取决于各个交战国家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他特別有力地揭露专制国家的侵略性，並且强調指出，敌視本国人民的专制者不可能用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待别国的人民。

孟德斯鳩生活和活动的年代正是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彼此进行連綿不断的战爭的年代，这些战爭带来了灾害，而首当其冲的則

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由于非正义的封建战爭，热中于国际貿易，亟亟于寻求自己商品的国外銷售市場的資产阶級也受到了損失。所以，孟德斯鳩坚决地进行了保卫和平和爭取民族合作的斗爭。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詳細地說明了各种战爭的具体原因，并且表示出对那样一些战爭的憤慨情緒：这些战爭的目的在于掠夺別国的財富，霸占他人的領土，奴役被征服的民族等等。有时，君主們由于个人的爭吵而开启战端。孟德斯鳩憤怒地宣称：如果这样，这些君主就应当处以死刑。他写道："只有两类战爭是正义的战爭：一类是为了抗拒敌人的侵襲而进行的战爭；另一类，为了援救被侵襲的同盟者。"①

孟德斯鳩詳細地談到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态度。他公开地宣称，凡是杀害战败者或者把他們变为奴隶的人，自己最后也会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場。孟德斯鳩根据历史經驗指出，由于法国人粗暴的对待妇女，曾經几次被赶出意大利。他写道，被傲慢的胜利者所压迫的人民，不可能忍受他們恣意放縱和暴虐无耻的行为，不可能忍受他們的无穷的侮辱。孟德斯鳩証明了人民群众憎恨干涉者的爱国主义感情是一支能够創造奇迹的偉大力量。他具有关于爱好和平的"穴居者"的原始民族的有趣空想，这种民族尽管沒有軍事經驗，却善于沉重地打击侵犯他們的掠夺者。"穴居者"的力量在于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于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妻室不受殘暴的敌人的侵害的坚强决心。孟德斯鳩把"穴居者"同掠夺者的战爭称做善良和非正义之間的战爭。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在保卫和平思想的时候，决沒有站到和平主义的道路上。这位偉大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教导說，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民应当受到高度的贊揚。

---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頁。

孟德斯鸠在自己的許多著作中非常重視軍事技术問題。他称賛火藥的发現，認为这是使人不受强盗們攻击的有力的防卫工具；同时他也指出，火藥的使用本身也包藏着严重的危險。在发明火藥以后，就不再有非正义和暴力攻克不下的防身洞了。因此必須設法不让火藥落在罪犯手里。孟德斯鸠問道，如果人們发明出更加殘酷的杀人工具，結果会怎样呢？这样的发明不会給人們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嗎？他立刻声明說："不然。这样万恶的发明一朝出現，它将迅速遭受人权的禁止，由于全国一致同意，这发明将被埋葬。"①

这位十八世紀先进的法国思想家的这个声明在我們今天具有特別的意义。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进行着爭取普遍裁减軍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斗爭。資本主义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民族屬性和政治信念，正在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准备新战爭的犯罪政策的斗爭。对于从思想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說来，孟德斯鸠的进步观点，正如过去許多其他先进活动家的观点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須特別注意孟德斯鸠試图揭露形形色色的覬覦世界霸权的人。他特別談到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远征，并且指出，这些远征照例带有冒險的性质，因为它們違反了历史的客观規律。瑞典人对俄罗斯国家的进攻是特別輕率的，因为俄国的潛力比瑞典国王的力量大得不可比拟。孟德斯鸠否认查理的失敗是由于偶然的情况。他肯定說：不是波尔塔瓦断送了查理，瑞典統帅必然要敗亡，如果不在这里，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命运的偶然性可以改变，这不困难，但是不可能保証使自己避开事物的內在本性經常引起的事件。与其說卡尔的主要敌人是自然条件或时运不济，不如說是他自己。孟德斯鸠証明，人們不应当凭一时之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①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81 頁。

而要使自己的活动符合事物的現状。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妨碍了孟德斯鳩正确地理解象“事物的本性”、“事物的現状”这样的概念。但是关于統帅們的活动不能改变历史事件的方向和进程的这一思想則是有卓著成果的，它严重地打击了社会学和历史編纂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論。孟德斯鳩是那些硬說上帝創造历史的人的死敌，他也是那些認为国王或天才統帅的侵略活动可以决定社会生活的人的死敌。他对封建制度的教会辯护者和世俗辯护者也抱着同样的敌視态度。

为了同封建思想体系进行斗争，孟德斯鳩非常注意文化問題。他的启蒙主义思想在这些問題上表現得最为明显。孟德斯鳩把文化理解为人們的風尙、他們的家庭关系、他們对公民义务的履行以及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利用。孟德斯鳩断言，人們的風尙一方面决定于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依賴于現存的政治制度。在这两种場合下，他都駁斥了宗教的定命論。人們的風尙归根到底是从周圍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社会环境的概念在他那里等于政治制度的概念和占統治地位的法制概念。

孟德斯鳩在断定風尙的区别决定于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区别时忽視了阶級的区别。不了解当时社会的阶級結构是孟德斯鳩的社会学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在这方面，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远远落后于象英国經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些企图揭示社会划分为阶級的經济基础的資产阶級学者；另一方面也远远落后于象法国的梯也里、米涅和基佐这样一些企图根据阶級斗爭的观点分析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孟德斯鳩用政治原則的斗爭代替了社会阶級的斗爭。他宁願說明貴族制度原則的崩潰，而不是說明貴族制度的崩潰，他宁願批判专制制度的思想，而不是批判专制制度。但是就是在这里，孟德斯鳩也不能不承认，在“思想”和“原則”的斗爭后面隐藏着实在的

社会力量的斗爭。在指出民主制的原則不同于貴族政体的原則以后，他立卽提出了問題：民主制的原則以人民为后盾，貴族政体的原則以一小撮奴役人民的人为后盾。

在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书中有一节叫做《貴族如何傾向于拥护王室》。这一节里面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思想：卽王权可以得到貴族的支持；英国貴族和查理一世共同被埋葬在王室的廢墟下。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虽然和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一样把支配社会的現实关系和阶級斗爭归結为思想斗爭，但是同时在若干場合下，他天才地猜測到生活本身必然产生出思想。他承认，在各种思想背后隐藏着特定等級的利益，把这种猜測运用于法国，孟德斯鳩理解到，这就是說无权的第三等級进行反对封建社会两个特权等級——卽貴族和僧侶的斗爭。

在闡明社会風尙和习慣的时候，孟德斯鳩在个别地方把农民、手工业者和資产阶級同貴族对立起来。他表揚第三等級的代表对劳动的热爱，而批評世俗的和教会的封建主的寄生生活。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駁斥了这样一种武断：好象法国人是輕浮的、懶惰的人民，他們只想到吃喝玩乐。实际上絕大多数的法国人都在忠誠地和热情地劳动着。孟德斯鳩写道，法国人民生来就有工作热忱，沒有劳动就不会有法国的文化、不会有法国的城市和乡村、不会有古代的建筑和手工工厂，沒有劳动就不会有巴黎。

但是，作为資产阶級思想家，孟德斯鳩不可能揭露第三等級自身所固有的阶級对抗。他无法理解劳动人民和資本家之間、手工工厂的工人和厂主之間的根本区别。孟德斯鳩把普通法国人的劳动活动同商人和工业家的追求財富混为一談。他深信，"这种发財的狂热，从这一社会阶层发展到另一阶层，从手艺工匠直到大人先生。"①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82 頁。

孟德斯鸠衷心地相信，只有法国国王及其近臣才过着寄生的生活方式，只有他們才有无穷的財富。他完全承认罗馬教皇本人和他的大主教們都是些寄生虫。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封建貴族和教会貴族上层特权人物的寄生生活，把他們的風尙和习慣，批判得体无完肤。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再三再四地宣称，国王的部长和他們周圍的人都是些极不道德的人，这些人所考虑的不是法国的幸福，而是卑鄙的低級趣味。孟德斯鸠用諷刺的口吻写道："所謂大貴人，乃是一个能見到王上的人，他可以和大臣們說話，他有显貴的祖先，有債权与年俸。如果他能借此用忙碌的神气，或假装寻欢作乐，来掩飾閑散的生活，他就認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①

孟德斯鸠悲痛地承认，盛行于封建社会上层的非道德主义对第三等級的代表也发生着有害的影响。他談到工业家和銀行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道德堕落的情形。

孟德斯鸠提議用什么方法同这一切罪恶作斗爭呢？

孟德斯鸠不敢从自己对封建文化的批評中直接作出革命的結論，就用資产阶級启蒙运动的精神将重点放到对年輕一代的正当教育上。他認为自己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宣傳合理的道德。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拿人同植物来比較：如果植物得不到很好的照料，它决不会順利地生长。因此法国人需要能够同时成为教育学家和立法者的、灵巧的园丁。在《論法的精神》第7章第8节中，孟德斯鸠写道，最好的立法者不仅善于从共和国中除去不道德的行为，甚至能够把同不道德行为相近的东西也除掉。孟德斯鸠認为法国人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忠于自己，忠于家庭，而主要是忠于祖国的眞誠正直和謙逊朴素的人。孟德斯鸠教导說，先进的、

---

①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頁。

道德高尚的人都願意使自己的祖国得到荣誉，同时“在各国，对于光荣的追求，和人民的自由同增，亦与之同减；光荣决不是奴役的伴侶，这是可以立为格言的”。①

孟德斯鳩宣布了爱国主义的原則，并把这些原則同資产阶級的民主自由联系起来，同时他也反对唆使一些民族侵犯另一些民族的反动行为。孟德斯鳩指出中国人、印度人、非洲各个民族的功績，对他們的評价并不低于对英国人、法国人和西欧其他国家的人民。孟德斯鳩教导說，任何一个人，无論他的社会出身怎样，都应当受到重視和尊敬。

孟德斯鳩是資产阶級人道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人道主义尽管有許多阶級局限性，却是一封反对主要把人看作剝削对象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的起訴书。过着寄生生活的現代資产阶級对待劳动人民并不是采取仁慈的态度的。它的唯一的生活动力就是追逐最大限度的資本主义利潤。

作为刚要建立政权的年輕阶級利益的代表，孟德斯鳩忠誠地相信他所保卫的是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弗·依·列宁关于当时的法国資产阶級写道：“法国 1789 年的問題是推翻专制制度和貴族的問題。資产阶級在当时經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上，相信它的利益同农民的利益协调一致，不耽心自己統治的巩固性，而同农民結成了联盟。这个联盟保証了革命的彻底胜利。”②

在腐朽的資本主义时期，資产阶級采取了相反的立場。帝国主义者执行着反人民和反民族的政策。他們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幟，把民族主权的原則宣布为过时的东西。

孟德斯鳩的社会学是他的社会政治綱領的理論导言，这个綱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4 頁。

② 列宁：《論革命的两条路綫》，載《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95 頁。

領主張用資产阶級民主制度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

《論法的精神》的第 15 章是专門批評奴隶制度的，不过孟德斯鳩的奴隶制的概念也包括农奴制关系。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把民事奴隶制规定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財产的絕对統治；除了民事奴隶制以外，孟德斯鳩还談到政治奴隶制，卽公民在国家面前的无权地位。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反对奴隶制的言論就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經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言論。

孟德斯鳩断言，民事奴隶制按其本性是不道德的。它給整个社会造成損害，它不仅摧殘奴隶，而且也不利于奴隶主。政治奴隶制剝夺人民基本的人权。孟德斯鳩反对允許欠債的人卖身为奴隶的罗馬民法。孟德斯鳩从形式的法律观点出发，机智地指出：好象自由人可以卖身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出卖以支付为前提。但是既然被購买的奴隶連同自己的財产一起变成自己主人的所有物，那就是說，主人沒有付出任何东西，奴隶沒有得到任何东西。

孟德斯鳩同样坚决地反对父亲有权把自己的子女出卖为奴隶。他宣称，如果一个人无权出卖自己，他就更加不能把自己的后代出卖为奴隶。

保卫奴隶制和农奴制的人們是这样証明这些制度的"慈善"性质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有义务养活靠他为生的人們。孟德斯鳩批評这个論据，并且机智地宣称：如果这样，奴隶制或农奴制就只能适用于沒有劳动力的人。但是，无論奴隶主和农奴主都只关心有劳动力的奴隶。由此可見，替奴隶制作辯护的論据是站不住脚的。

孟德斯鳩駁斥那些从經济学的观点支持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关系的謬論，这些謬論的根本內容是自由人决不会去完成某些特别繁重的工作。孟德斯鳩引証历史，并且回忆只有奴隶或罪犯在矿山工作的时代。他宣称，在我們今天，自由的公民自願在矿山工

作，他們甚至热爱自己的职业。孟德斯鳩不仅表示了他对农奴制度的否定态度，而且也闡述了自己的、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形式上平等的积极綱領。他把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給資本家以維持生活的自由人同奴隶和农奴对立起来。

此外，孟德斯鳩提出另一个更加可信的理由来反对强迫劳动。他断言，沒有哪一种繁重的工作不能用机器来代替。只要人操縱着完善的生产工具，全体人民就会得到愉快的、幸福的和富裕的生活。

作为資产阶級思想家的孟德斯鳩沒有根据这个論点作出急进的結論。他停留在一般的思想上面，这种思想是：技术和科学应当替历史的进步服务，并且帮助人类从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甚至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孟德斯鳩的卓越思想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

在《論法的精神》第 19 章第 27 节中，孟德斯鳩闡明了他認为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各种基本原則。在自由的国家中，每一个公民应当具有自己的意志，应当是独立的人。全体公民都有权对法律的明文規定沒有禁止的一切东西用口头或书面发表意見。大臣們必須在人民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这种国家的領导人物在对外关系上，要保持正直的态度和坦率的精神。人們都有信仰的自由。在这种国家里，任何宗教派别都是允許的。孟德斯鳩用一种比較謹愼的說法同意无神論者应得到合法的存在。教会要和国家分离，它不可能强迫命令，而力求通过說服进行活动。孟德斯鳩用資产阶級同貴族妥协的精神肯定說，貴族人士所继承的优点不仅要保存下来，而且还要巩固下去。但同时，貴族将比从前更加接近人民得多。孟德斯鳩在影射专制的法国的时候断言，在他所理想的国家里，治理国家的人們所喜欢的不会是阿諛諂媚和拍馬奉承的人，而是老老实实和眞正有用的助手。最后，孟德斯鳩宣

称，在眞正的国家里，人們尊敬公民不是因为他們有华而不实的才能和特性，而是由于他們的眞正的品质，他所謂眞正的品质是指財产和个人的特长。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的政治理想沒有越出資本主义的范圍，沒有越出生产資料私有制的范圍。在思想上准备資产阶級革命的时期，孟德斯鳩的著作有助于彻底破坏封建旧制度的威信。孟德斯鳩的历史功績使他有权在法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占居显著的地位。

* * *

如果不专門考察一下孟德斯鳩关于俄国的言論，就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他的思想。孟德斯鳩同伏尔泰、狄德罗和其他許多法国启蒙派一样，对俄国人民和俄罗斯文化始終是特別同情的。因此，俄国的进步活动家們也高度地評价了孟德斯鳩的著作。孟德斯鳩同那些千方百計对俄国的一切大肆誣蔑的法国反动分子不同，他詳細地研究了俄国的历史，广泛地考察了沙皇政府的經济政策，对于俄国人民的未来发表了极端乐观的見解。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通过一个捏造的、駐莫斯科的波斯使臣的口談到俄国。沙皇俄国的政治制度沒有得到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的同情。他把俄国君主描写成自己臣民的生命財产的絕对主人。他写道：甚至是波斯的統治者，“众先知的全权大臣，众王之王，他以天为梯阶，而对权力的执行，情况并不比这更可怕。”①

但是孟德斯鳩并沒有把沙皇专制制度同俄国人民混为一談。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鳩强調指出，俄国人民在同瑞典人作战时表現了爱国主义的感情、坚忍頑强的精神，他們在失敗的时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頁。

候决不垂头丧气，而且善于争取最后的胜利。

孟德斯鳩賦予气候条件以巨大的意义，并且认为俄国寒冷的气候和广闊的幅員是产生沙皇专制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他同时指出，地理环境并不能防止俄国人同自己的君主們进行政治斗爭。

特别值得指出孟德斯鳩关于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和俄国經济向前发展的利益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論断。他說，俄国首先需要貿易，而稳固的貿易則必須有金錢交易。但是这些交易同禁止与外国建立金錢关系的专制法律发生冲突。孟德斯鳩感慨地說，俄国人民由两种人組成，一种人是农奴，他們实际上是奴隶，另一种人是教会人士和貴族人士，他們是俄国皇帝的政治奴隶。俄国最突出的現象是沒有手工业者和商人，这就是說，沒有第三等級。

由此可見，孟德斯鳩通过一种謹愼而且婉轉的說法，主張必須要根本改造俄国的經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取消农奴制度，廢除不公正的法律和鼓励第三等級的活动。他的俄国社会政治綱領在許多关鍵問題上是同改革法国政治的綱領一致的。

孟德斯鳩在談到最重要的俄国历史事件的时候，特别仔細地分析了彼得大帝的活动，并且說明了彼得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他看来，彼得大帝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大胆的措施遭到了俄国最反动的社会力量的抵抗。

孟德斯鳩宣称："俄罗斯人絕不能离开国境，即使为了旅行。因此，由于本国的法律使他們与别的国家隔絕，所以他們保存了古旧的風俗习慣；尤其因为他們不信有其他風俗习慣之可能，所以对自己的風俗更坚持。

"然而当朝君主，却想要把一切都加以改变。关于鬍鬚問題，他和国人曾經大起糾紛；教会与僧侶为了坚持他們的无知，进行斗

爭也不比别人少。

"这君主一意設法使工艺昌盛，并且不遺余力，欲令本国的荣誉，远揚于欧亚二洲；直到目前，那是一个被遺忘的国度，知道它的，几乎仅仅是它自己。

"君主心神不宁，并且經常坐立不安；他在他的辽闊的領域之內徬徨，到处留下他的天性严厉的烙印。

"他离别自己的国土，仿佛国內容不下他，而到欧洲去寻求别的行省，新的王国。"①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书中評述了彼得大帝頒布的一些法律，并且着重贊揚了在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看来或多或少可以改善农奴的地位的那些法律。他写道，彼得大帝下了一道目前仍在俄国执行的极端明智的命令：貴族向农民征收捐稅，然后繳納給沙皇。如果农民人数减少，他得照旧支付。如果农民的人数加多，貴族仍然只支付同样的数額。孟德斯鳩推論說，这样一来，就有一种經济利益使得农奴主不排挤他的农民。

然而孟德斯鳩不是一味地贊揚彼得。他也批評彼得过分专制的表現，批評他在許多場合下忽視了人民的习慣和傳統。他引証培里 1717 年在巴黎出版的《大俄罗斯的現状》一书来批評彼得的一項命令，这項命令規定，他的臣民只有在他們預先把两份以上的申訴书遞給他的官吏以后，才能把申訴书呈交沙皇。孟德斯鳩說，从那时起，誰也不敢向俄国沙皇呈遞申訴书。孟德斯鳩委婉地責备俄国沙皇不願意同人民群众建立比較緊密的联盟。同时他力图証明，可能有一种民主主义的君主制度：它的基础是一切阶級和社会集团，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資产阶級在內。

孟德斯鳩对俄国的友善态度、他所发揮的思想，在俄国不同的

① 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6 頁。

社会阶层中間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占統治地位的貴族思想体系的代表們，包括女皇叶卡德琳娜第二在內，力图利用孟德斯鳩的不徹底性、他的君主主义思想，以进一步巩固农奴制国家。俄国人民的进步活动家，从拉吉舍夫、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到偉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則保卫了孟德斯鳩的先进的启蒙思想、他反对专制制度的英勇斗爭以及他对教会經院哲学世界观的批評。在对待孟德斯鳩的著作遺产的态度問題上展开了斗爭。这一斗爭的結果，反动派想歪曲这位卓越的法国启蒙运动者进步活动的真正意义的企图遭受了破产。在俄国讀者的心目中，孟德斯鳩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的天才揭发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是一个在社会学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篇章的杰出学者。

孟德斯鳩的主要著作，早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就譯成了俄文在俄国出版。比如《罗馬盛衰原因論》是1769年譯成俄文的。《波斯人信札》是在1789年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爆发的头一年在俄国出版的。至于孟德斯鳩的基本著作《論法的精神》，則于1809—1814年在俄国刊行。

叶卡德琳娜第二追求开明女皇的荣誉，因此保持着同伏尔泰和狄德罗这样一些法国大思想家的通訊往来。她大声地宣布自己是孟德斯鳩的崇拜者。1767年，叶卡德琳娜第二向俄罗斯国家新法典起草委員会委員們发布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直接地援引孟德斯鳩的地理主义，特别是孟德斯鳩关于辽闊的幅員似乎宜于建立专制制度的主張。叶卡德琳娜第二在《指示》中宣称，专制政权在俄国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任何其他的政权在这样的国土上都无法动作，那些政权不仅有害，而且还直接使公民遭到慘重的损失"。同时，为了达到收买民心的目的，叶卡德琳娜在自己的《指示》中叙述了孟德斯鳩关于支持工业和商业、关于寬容异教以及关

于发展教育的积极的启蒙思想。

非常明显：叶卡德琳娜决不会想实现反映在她的《指示》中的孟德斯鸠的进步思想。并且，她曾授意她的元老院頒布1767年9月24日的特别命令；这个命令甚至禁止沙皇官吏閱讀《指示》，并以57份来限制它的流傳。

赫尔岑在1852年出版的名著《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十分恰当地刻画出叶卡德琳娜第二对待孟德斯鸠和其他启蒙运动者的态度。赫尔岑写道："1789年以前，女皇的宝座得意洋洋地披上启蒙运动和哲学的庄丽的飾物。人們曾經用紙札的农舍和彩色木板做的宫殿来哄騙叶卡德琳娜第二，这是理所应得的……誰也不会象她一样善于用豪华的布景迷惑住观众。在爱尔米塔什，一片談論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培卡里的声音。諸位，你們知道，实际情况完全相反。"①

赫尔岑公开地譴責了叶卡德琳娜第二对孟德斯鸠的阳奉阴違的态度。他懂得：要拥护孟德斯鸠就不能同时迫害拉吉舍夫和俄国人民其他先进的儿子。

叶卡德琳娜第二的拥护者之一波尔金比較忠誠、比較公正地对待孟德斯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肯定地評价了孟德斯鸠在社会发展中寻找客观規律性的意图。波尔金通过溫和愼重的方式支持了孟德斯鸠和其他法国启蒙运动者的理性主义以及他們对經院哲学的蒙昧主义的否定态度。

拉吉舍夫对孟德斯鸠的态度就不一样。他一开始就认为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是反对可恶的专制制度的斗士。拉吉舍夫在自己卓越的革命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中引証了孟德斯鸠的言論。

---

① 赫尔岑：《著作和通信全集》（萊姆克編輯）第6卷，彼得格勒1919年版第455頁。

孟德斯鳩从普希金那里得到了眞正的推崇。在自己未完成的关于維克多·雨果的論文中，他把孟德斯鳩和蒙台涅、伏尔泰、卢梭等人同等地看成是法国最好的作家，是机智而且优秀的法国人民的最光荣的代表。普希金深刻地研究了孟德斯鳩的著作，他特別贊賞《波斯人信札》和《論法的精神》。在《洛巴諾夫对外国和祖国民間文学的精神的見解》一文中，普希金称孟德斯鳩是法兰西民族的驕傲。在同一时期(1836 年)所写的关于伏尔泰的論文中，普希金談到这位天才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时写道："这位偉大作家的每一行字都将成为后世的珍品。"①

十二月党人很好地理解了孟德斯鳩作为一个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和杰出的社会学家的意义。除了卢梭、霍尔巴赫和爱尔維修的著作以外，伯斯特尔还研究了孟德斯鳩的著作《論法的精神》。

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薩列夫指出了孟德斯鳩的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自然研究通信》中，赫尔岑把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称做特别勇敢的书籍，并且拿它同好象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这样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著作相提并論。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記》中談到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鳩的时候写道："十八世紀的哲学建立了多么巍峨的建筑物……"②。

革命民主主义者們对孟德斯鳩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們公正地駁斥了他的观点中的不徹底性，駁斥了他对君主制度的妥协态度。在《亨利·海涅》一文中，皮薩列夫尖銳地批評了孟德斯鳩和其他法国启蒙运动者所謂立法者万能的信条。

皮薩列夫写道："十八世紀先进的思想家們深信：好人政府能够在最短期間使任何人民跃升到最文明最幸福的阶段。他們认

① 《普希金全集》第 12 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75 頁。

② 《赫尔岑全集》(30 卷本)第 2 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08 頁。

为，英明的立法者和黃金时代是好象原因和結果一样互相衔接的两个概念。人类的任务用最粗淺的說法来讲就是：推翻暴君，让賢人主持国务院，然后乐享太平。假使你想永远增进自己的幸福，那只要监督这些賢人不干蠢事和不耍狡猾。一旦发觉失职或作弊的行为，就馬上撤換賢人的职务，用另一个正人君子来代替他，并且要深信，你的幸福是无法估量的。信仰宪法是万应灵药的那些人正是这样議論的，因为一切可能的立宪保証和平衡措施都只能归結为：把已經腐朽无能的賢人免职，并且遴选另一些賢人来继承他們的职位。”①

同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皮薩列夫也反对孟德斯鳩所謂“立宪保証”和資产阶級改革的信条；他深信，只有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斗爭才能眞正沉重地打击旧制度。

1900 年出版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书的新譯本。著名的俄国資产阶級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替这个譯本写了一篇洋洋大观的序言。从对孟德斯鳩观点的总的估价方面来看，柯瓦列夫斯基的研究还赶不上革命民主主义者們对这位法国启蒙运动者所作的評价。柯瓦列夫斯基在自己活动的初期阶段写了一些有价値的著作，曾經得到馬克思肯定的評价。但是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平庸的自由主义者。列宁曾經称他为革命无产阶級的敌人。在《論法的精神》一书新版序言中，柯瓦列夫斯基从孟德斯鳩社会学思想中閹割掉一切可以利用来进行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革命斗爭的东西。但是如果从材料方面着眼，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却有很大的用处。特别是其中引用了許多事实証明孟德斯鳩对于象伏尔泰、爱尔維修和狄德罗这样的活动家的影响。柯瓦列夫斯基关于孟德斯鳩影响过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各派政治活动家的論断同样

① 皮薩列夫：《哲学和社会政治論文选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602－603 頁。

也是非常有用的。

由此可見，在評价孟德斯鳩的社会学方面，革命民主主义者們和資产阶級自由派所持的立場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客观眞理完全落在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一边。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孟德斯鳩的社会学观点作了經典式的闡述。在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学說史》、《法兰西內战》中，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論》中，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以及在其他許多論著中，孟德斯鳩都被看成是一位杰出的启蒙运动者、一位反对中世紀經院哲学的斗士。

同时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們也再三指出了孟德斯鳩的观点的历史局限性。他們进行了两条战綫的斗爭，旣反对替孟德斯鳩搽脂抹粉的做法，又反对縮小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尽管孟德斯鳩有不少的缺点，他仍然是自己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正因为这样，抛弃人类思想史上一切进步东西的現代反动的資产阶級科学也抛弃了孟德斯鳩的启蒙主义思想。

苏联人民怀着眞誠的敬意对待孟德斯鳩的卓越的著作遺产。1936年，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在苏联重新再版以后，立即受到苏联讀者的热烈欢迎。这一版的孟德斯鳩著作选集收进了他的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即：《論法的精神》、《罗馬盛衰原因論》、《欣賞自然作品和艺术作品的經驗》。这些著作全面地叙述了这位法国思想家的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点。

（王承植譯）

譯名对照表

本表按第一字的画数和起笔次序(丶一丨丿)排列，先画数，后起笔。其中部作二画，廾、之(辶)作三画。

三　画

大流士　Darius

四　画

火諾利烏斯　Honorius
扎瑪　Zama
比提尼亚　Bithynie
戈尔地亚努司　Gordien
不列顛　Bretagne
巴比倫　Babylone
巴巴里　Barbarie
巴尔兰　Barlaam
巴吉尔　Basile
巴列亚尔　Baléares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巴雅吉特　Bajazet
巴尔比諾司　Balbin
孔莫都斯　Commode
以扫里安人　Isaurien

五　画

汉尼拔　Annibal
圣山　Mont-Sacre
圣·埃弗勒芒　Saint-Évremond
瓦罗,鉄倫求斯　Varron, Térentius
瓦列里安　Valérien
瓦連图斯　Valens
瓦連提尼安　Valentinien
布艮第人　Bourguignons
布鲁图斯,戴奇謨斯　Brutus, Décimus
布尔戈涅家　Bourgogne
弗利斯兰　Frise
尼祿　Néron
尼格尔,佩斯肯紐司　Niger, Pescennius
尼凱亚　Nicée
尼西比司　Nisibe
尼科美德　Nicoméde
尼塞达斯　Nicétas
加图　Caton
卡普阿　Capoue
卡尔西敦　Chalcédoine
卡西烏斯　Cassius
卡里古拉,盖約　Caligula, Caïus
卡里尼柯　Callinique
卡拉卡拉　Caracalla
卡普阿人　Capouans
卡庇托留姆　Capitole
卡帕多齐亚　Cappadoce
包杜安　Baudouin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

六　画

安娜　Anne
安东尼　Antoine
安求姆　Àntium
安提岡　Antigone
安条庫斯　Antiochus

安托尼諾斯 Antonin
安多洛尼克 Andronic
安多洛瑪克 Andromaque
安提帕特尔 Antipater
齐諾 Zeno
米西亚 Mysie
米凯尔,圣 Michel, Saint
米凯尔,口吃者 Michel-le-Bègue
米特利达特 Mithridate
米凯兰哲罗 Michel-Ange
西西里 Sicile
西塞罗，馬尔庫斯·图留斯 Cicéron, Marcus Tullius
西徐亚 Scythie
西徐亚人 Scythes
西布利人 Cimbres
西拉庫賽 Syracuse
西哥特人 Wisigoths
芒都 Mantoue
亚速海 Palus-Méotides
亚历山大 Alexandre
亚历山大·塞維洛司 Alexandre-Sévère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e
亚列克賽 Alexis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
托勒密 Ptolomée
托斯卡尼人 Toscans
列昂 Léon
列昂,以扫里安 Léon l' Isaurien
列昂，阿尔明尼亚人 Léon l'Arménien
列吉拉 Régille
列古魯斯 Régulus
列庇都斯 Lépidus
列姆諾斯 Lemnos
达奇人 Daces
那波里 Naples
朱諾 Junon
朱比特 Jupiter
多米先 Domitien
多瑙河 Danube
色雷斯 Thrace
匈奴人 Huns
优古儿塔 Jugurtha
优美涅司 Euménès
优蒂希斯 Eutichès
伊列娜 Irène
伊里利亚 Illyrie
伊奥尼亚 Ionie
伊奥尼亚海 Ionienne
伊璧鳩魯 Épicure
伊特魯里亚人 Étrusques

七 画

汪达尔人 Vandales
沃尔斯克人 Volsques
亨利第七 Henri VII
庇魯斯 Pyrrbus
庇里牛斯山 Pyrénées
麦鉄路斯 Métellus
苏拉 Sylla
苏汇維人 Suèves
苏格拉底 Sokrates
苏埃多尼烏斯 Suétone
坎奈 Cannes
坎佩尼亚 Campanie
坎塔庫吉 Cantacuzene
克里特 Crétois
克拉苏 Crassus
克里米亚 Crimée
克洛路司，康士坦司 Chlore, Constance
克倫威尔 Cromwell
克列欧美尼 Cléomènes
克列奥帕特拉 Cléopatre

杜洛紐司 Duronius, M.
杜伊里烏斯 Duillius
李維,狄特 Live, Tite
李西瑪克 Lysimaque
君士坦 Constant
君士坦丁 Constantin
君士坦丁,科普洛尼姆 Constantine, Copronyme
君士坦丁,留有胡須的 Constantin-le-Barbu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阿兰人 Alain
阿尔巴 Albe
阿尔諾 Arno
阿吉斯 Agis
阿庇安 Appian
阿庇昂 Appion
阿波罗 Apollon
阿拉里 Alaric
阿披修 Apicius
阿特拉 Atra
阿提拉 Attila
阿凱安 Achaïe
阿瓦里人 Avares
阿卡奈人 Acarnaniens
阿尔及尔 Alger
阿尔吉德 Algide
阿尔哥斯 Argos
阿克求姆 Actium
阿里烏斯 Arius
阿利安人 Ariens
阿伽美农 Agamemnon
阿拉克斯 Araxe
阿金杜涅 Acindyne
阿格里帕 Agrippa
阿塔路斯 Attalus
阿蒂庫斯 Atticus
阿德里安 Adrien
阿凱安人 Achaïens
阿加底烏斯 Arcadius
阿尔比諾司 Albin
阿尔明尼亚 Arménie
阿尔卑斯山 Alpes
阿尔莫利克 Armorique
阿尔賽紐斯 Arsène
阿利安教派 Arienne
阿拉曼尼人 Allemands
阿塔瑪尼人 Athamanes
阿瑪拉松特 Amalasonte
阿伽托克利斯 Agathocles
阿那斯塔西烏斯 Anastase
吕底亚 Lydie
貝利撒留 Bélisaire
貝奧西亚人 Béotiens
里海 Caspienne
里米尼 Rimini
希瑪柯 Symmaque
希尔求司 Hirtus
希罗多德 Hérodote
希罗狄安 Hérodien
利比亚 Libye
条頓人 Teutons
佛兰德尔 Flandre
佛罗棱薩 Florence
佛洛露斯 Florus
伽尔巴 Galba
伽利安 Gallien
伽路司 Gallus
伽比紐司 Gabinius
伽列留司 Galère
狄亚娜 Diane
狄奥根尼,罗曼 Diogène, Romain
狄米特留斯 *Démétrius*
努瑪 Numa
努米地亚 Numidie
努曼齐亚 Numance

努曼齐亚人 Numantins

八 画

法列拉 Phalère
法兰克人 Francs
法尔那克 Pharnace
法尔撒勒 Pharsale
法比烏司 Fabius
波卡司 Phocas
波托兹 Potose
波尔罗美島 Borromées
波里利安人 Boriliens
波利比烏斯 Polybe
波利克賽努 Polixène
底格里斯河 Tigre
青春神 Jeunesse
若望 Jean
拉辛 Racine
拉吉人 Laziens
拉封登 La Fontaine
拉溫那 Ravenne
拉斐尔 Raphaël
拉丁努司·西尔維烏斯 Latinus Sylvius
拉栖代孟 Lacédémone
拉栖代孟人 Lacédémoniens
拉姆普里狄烏斯 Lampridius
披薩 Pise
披洛斯托尔戈 Philostorgue
奇列涅 Cyrène
奇姆美利亚 Cimmérien
奇諾賽法里 Cynocéphales
居魯士 Cyrus
欧普斯 Ops
欧洛修司 Oroze
欧迪那托司 Odenat
欧斯洛伊尼安人 Osroéniens
味吉尔 Virgile
图拉眞 Trajan
图司庫路姆 Tusculum
帖撒利亚 Thessalie
帖撒利亚人 Thessaliens
帕拉司 Pallas
帕尔米拉 Palmyre
帕希米拉 Pachymère
帕尔提亚人 Parthes
帕列欧洛格，米凱尔 Paléologue, Michel
帕列欧洛格，安多洛尼克 Poléologue, Andronic
罗曼 Romain
罗曼，玉尔 Romain, Jules
罗慕露斯 Romulus
罗德斯人 Rhodiens
迦太基 Carthage
迦太基人 Carthaginois
佩尔賽 Persée
佩尔提納克司 Pertinax
庞培，塞克司图斯 Pompée Sextus
庞撒 Pansa

九 画

洛瑪尼亚 Romagne
美地亚 Medie
美米烏斯 Memmius
美安德尔河 Méandre
美索布达米亚 Mesopotamie
茹利安，狄迪烏司 Julien, Didius
柯乃意 Corneille
柯尔列奇奥 Corrège
柏拉图 Platon
查士丁尼 Justinien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奎里特人 Quirites
屋大維 Octave
哈里卡尔拿苏斯的狄奥尼西烏斯

Denys d'Halicarnasse
叙利亚 Syrie
威尼斯 Venise
威伊城 Véies
威努西亚 Venouse
科尼庫勒 Cornicule
科利奥兰奴斯 Coriolan
約瑟夫 Joseph

十 画

海拉克留斯 Heraclius
海里欧伽巴尔 Héliogabale
高卢 Gaule
高卢人 Gaulois
高加索 Caucase
庫力汗 Koulikan
馬其頓 Macédoine
馬其頓人 Macédoniens
馬利烏斯 Marius
埃克人 Èques
埃瓦格尔 Évagre
埃托利亚 Étolie
埃托利亚人 Étoliens
埃路勒人 Hérules
埃尔尼克人 Herniques
索勒 Sore
热那亚 Génois
荷馬 Homère
荷尔米司达斯 Hormisdas
莫迭那 Modène
哥特人 Goths
根賽里克 Gensèric
格拉古,提貝留司 Gracchus, Tibérius
格拉古,蓋約 Gracchus, Gaius
格拉古兄弟 Gracches
格拉蒂安 Gratien
格老狄烏斯,阿庇烏斯 Claudius, Appius
桑伽里河 Sangare
陶洛司 Taurus
陶洛美尼亚 Tauroménie
特尔姆 Terme
特列比司 Trébies
特拉西孟 Trasimene
倫巴底人 Lombards
納尔塞斯 Narsès

十一画

康姆尼努,若望 Comnène, Jean
康姆尼努,亚列克賽 Comnène, Alexis
康姆尼努,瑪努埃尔 Comnène, Manuel
康姆尼努,安多洛尼克 Comnène, Andronic
蓋塔 Géta
蓋尔瑪尼科司 Germanicus
培尔伽姆 Pergame
菲利普 Philippe
菲利普五世 Philippe V
菲力披柯 Philippicus
萊茵河 Rhin
萊喀古士 Lycurgue
勒諾特 Le Nostre
梯伯河 Tibre
梭倫 Solon
曼利烏司 Manlius

十二画

涅尔瓦 Nerva
涅卡尔河 Necker
普利尼 Pline
普卢塔克 Plutarque
普劳提安 Plautien
普里吉亚 Phrygie

十 三 画

十 四 画

十五画

潘恩　Pan
潘諾尼亚　Pannonie
諾曼人　Normands
諾立克人　Noriques
撒尔維安　Salvien
撒特里克　Satrique
撒路斯特　Salluste
撒巴提安人　Sabatiens
撒尔瑪特人　Sarmates
撒姆尼特人　Samnites
撒瑪利亚人　Samaritains
撒姆布拉埃尔　Sambraël
撒图尔尼洛司　Saturnilus
韃靼人　Tartares
魯坎　Lucain
魯比康河　Rubicon
德路西拉　Drusille
德謨克利特　Demokritos
德漠斯提尼斯　Démosthène

十六画

薩比尼人　Sabins
薩地尼亚　Sardaigne
薩拉森人　Sarrasins
穆罕默德　Mahomet
穆罕默德二世　Mahomet II

十七画

賽尔托留斯　Sertorius
謝桑納　Césène
謝雅努司　Séjan
戴求司　Dèce
戴克利先　Dioclétien

十八画

聶斯托留斯　Nestorius